

朱自清 呂叔湘 葉聖陶 合編

開明
新編

高級國文讀本

第一冊

開明書店印行

朱自清·呂叔湘·葉聖陶合編

開明
新編
高級國文讀本
第一冊

開明書店印行

本讀文國級高編新明開

〔册一第〕

版初月八年七十三國民
版三月一十年七十三國民
分五角七圓金價定册每

印 發 編
刷 行 者
者 者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開 明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呂 朱 葉 聖 陶
叔 自 清 湘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合(127 P.) K (2.50)

編輯例言

我們繼續開明新編國文讀本來編這部讀本。這部讀本叫做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高級」是就文篇裏思想情感的性質和表現說的。這部讀本裏的文篇一般的較比頭部裏的複雜些，在了解和欣賞上需要的經驗和修養多些。如果頭一部的對象是初中的青年，這一部的對象就是高中的青年。但是這兩部讀本是銜接着的。這部讀本還是預備給自修國文的人應用。如果教師認為可採，取作學生的補充讀物，或者選作講讀的材料，也可以。

白話文言混合教學的辦法，是十一年編訂新學制課程標準的時候開的頭。到如今二十多年了，沒有改變。有些人關心這件事情，以為混合教學雖有比較與過渡的好處，也有弊病。與兩俱難精的毛病。二十年來國文教學沒有好成績，混合教學也許是原因之一。他主張分開來教學，讀物要分開來編。我們覺得這個話有道理，這部讀本六冊就專選白話，另外編一部開明文言讀本，專選文言。

我們編這部讀本，第一，希望切合讀者的生活與程度。就積極方面說，足以表現現代精神的，與現代生活有關涉的，為現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那些文篇纔入選。第二，希望讀

者讀了這部讀本，自己去讀成本的書，所以一部分的材料是從成本的書中節錄出來的。自修國文不能單靠一種讀本，要多看成本的書纔容易見功效。第三，既稱讀本，文字方面不得不特別注意，所選文篇如有疏漏之處，我們都加上修潤的工夫。這是要請各位作者原諒的，爲着讀者的利益起見，想來一定能蒙各位作者原諒。

每篇的後面分列「篇題」「音義」「討論」「練習」四欄。「篇題」說明本篇的體裁，用意，性質，和作者的經歷與作風。如果是從成本的書中節錄的，並且說明那全書的性質以及跟本篇相關的前後節目。「音義」就是頭一部讀本的「注釋」，還是用白話。注的詞語大概限於人名地名，專門術語，翻譯的詞語，文言成分，方言，舊白話。人名地名，專門術語，翻譯的詞語，和舊白話，容易見出，方言也大都特別提明，剩下的就差不多全是文言成分。這些文言成分和舊白話，一部分會上我們的口成功現代的白話，更多的一部分卻正在淘汰的過程中。讀者如果有上口的合用的詞語，寫作的時候最好不必再用這些。「音義」欄裏我們用了少數符號來替代普通的解釋的詞語，這裏略加說明。(一)丨，代表方括號裏的字，如【半响】丨戶尤。(二)||，意義相同。如【筋斗】||跟頭。(三)⊥，意義不同，如【愣】⊥公，副詞，硬，不能通融，⊥發獸。(四)|||，等於另外一個字，從前說「同」或「通」，如【銜學】誇耀學問。銜||眩。(五)⊥⊥，字形相近，注意辨別。如【和藹】丨劣，和氣一團。藹⊥鷲，劣，雲氣，煙氣。至於注音，全照國音常用字彙，字彙裏沒有的

字，照說話的音注出。

「討論」全用發問的方式。讀者從這些問題裏可以學習分析文篇的方法，知道怎樣把握要點，貫穿脈絡，怎樣看字面，怎樣看字裏行間。這裏其實要分析和綜合並用纔成。這樣纔能了解和欣賞，也纔能學習怎樣表現。「練習」除了背誦或默寫以及指出某一類特別的表現法外，也都用發問的方式。這裏提出結構的分析，詞語的講解，句式和比喻的運用等。句式屬於文法，比喻屬於修辭，結構屬於文章作法。這部讀本裏並不系統的講到這些，但是我們在「音義」和「練習」裏常常提出具體的文法問題，如詞語的形聲、結構、意義等。偶然用到文法術語，大多採用一般通用的。關於文法的說明，我們希望教師和讀者用王了一先生的中國語法綱要（開明）和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商務）做參考。在「練習」裏我們也常提出具體的修辭問題和作法問題，如隱喻和篇幅的結構等。我們注重的是應用，不是理論，所以採取這樣一點一滴的辦法。「討論」和「練習」兩欄裏的問題有時候並沒有嚴格的分界，要看文篇的性質而定。總之，我們希望讀者能夠得到實際的益處。

這部讀本的分冊是由淺入深的。每冊裏文篇的排列大致也如此，但是還參照着體裁和內容，讓讀者比較學習，有個清楚的路線。就體裁而論，大致一二冊記敘文描寫文佔得多些，說明文議論文少些，以後說明文和議論文逐漸加多，五六冊記敘文描寫文就比較少了。這部讀本裏

選的詩比別種讀本多些，爲的是新詩不但已經有了獨立的地位，並且有了多方面的發展，想來讀者也樂意多讀些的。每冊裏的文章長短不拘，因此每冊的篇數也不劃一，不過總在二十篇到二十五篇之間。我們不避長文，爲的是免得讀者感到單調，並且希望培養讀書的耐性。再說學習寫作，一方面固然要求簡鍊，另一方面也得要求發揮——雙方並進，纔能培養自由表現的能力。

三十七年七月，編者

目錄

鄰舍吳老先生	葉聖陶
我的學生	男 士 七
華威先生	張天翼
一封沒寫完的信	康白情
在贛江上	馮 至
年畫	孫福熙
山水畫	承名世
動物的大小	海爾丹
地球！我的母親！	郭沫若
居里夫人小傳	陳衡哲
文人宅	朱自清

社戲	魯迅二七
活在謊話裏的人們	李廣田二五
我童年時的王國	蘇夫二五
離家	蘇金傘二五
希望	北原一六
政黨是幹什麼的	費孝通二六
海德公園	費孝通二六
蛻變	曹禺二七
生辰綱	水滸傳二六
讀書雜談	魯迅三六
城市	艾青二六
生活	艾漠二九
多一些	田間二〇
泥土	魯黎二四

鄰舍吳老先生

葉聖陶

一天早晨，太陽很好，可沒見同院住的鄰舍吳老先生出來曬他的手提皮箱。一打聽知道他病倒了。說是病倒其實不大貼切，既不發燒，又沒什麼痛楚，不過頭腦有些兒脹，胸口有些兒悶，就懶得起來。他那兒子任夫先生，一個公務員，給他解釋道，「只爲昨天表兄來了，隨隨便便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呢？」

「家父問他家鄉情形怎麼樣，他說秩序還不錯，地方上跟日本人處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說，你們這兒的人才是最出色的中國人。就是這麼一句話。」

「他老先生聽了怎麼說？」

「他聽了閉上眼睛皺着眉，不說什麼。半晌才看定了我，『我決意做遷川第一世祖了，』他說。『最出色的中國人，日本人口裏評定的，咱們不能跟他們一夥兒住。我是老了，無所謂，可是你還年輕，還有小林兒，我希望你們的骨頭有些斤兩。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後有人問你貴處哪兒，你就說敝籍四川。千萬不要把家

鄉的名兒說出來。打這會子起，我對家鄉的名兒感到羞慚，我不好意思再說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說了這麼些話，到夜就沒有吃晚飯。」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聽說成渝鐵路又將動工他高興，聽說盟國在計劃發展民航事業他高興，今兒勝利等不到明兒動身似的。」

「你看他見着太陽總不忘曬他的手提皮箱，只怕動身日子一到，爲此耽擱。」

「他老先生真的就橫了心，不想回去了嗎？」

「我想也不過說說罷了。昨天他說了，我當然順着他說，做四川人也好。到一天把日本人趕了出去，我們還不是鑽頭覓縫想辦法，最好擠上頭一班下水船？我們爲什麼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動也沒動一動，死守在本鄉本土，當順民，當小漢奸，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哪兒還說得嘴響？我們可完全不一樣，我們是吃盡辛苦，跑了幾千里路，跟住政府內遷來的，我們是義民——誰說的，一下子想不起來了，總之沒有錯，我們是義民。地方上有什麼事啊務的，還不該由我們來承當？就是說兩句公衆話，我們的也當然特別有力量。我們爲什麼不回去？」

我雖然跟他們吳氏父子一樣，家鄉還在淪陷之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沒有

想到將來回去可以享受一種特殊權益，像任夫先生說的。我想這個想頭有些妙，一時說不下去，只見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夠高似的，狠狠的挺了一挺。

兩天過去，吳老先生好了。可是從此之後，太陽雖好，再沒見他曬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種着兩盆石斛，以前幾乎見我一回說一回，石斛這東西滋陰，清內熱，煎湯吃是最妙的飲料，回去的時候一定要帶着走，哪怕多花些腳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貴了，這些話現在也不再說了。

他改變了不出門的習慣。正月初七遊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宮趕花會，四月初八望江樓看放生，有什麼應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來就氣吁吁的躺在廊下那張竹榻上，見着我或是他的兒子，往往說，「成都確也不錯，成都確也不錯……」有時還加上說，「只是菜吃不慣，吃了足足六個年頭還沒有慣，樣樣要加些花椒麵跟辣子，還有葱蒜，簡直是跟舌頭鼻子爲難。」

門前有挑着樹苗賣的，隨便講價講成了，他老先生買了兩株橘樹苗。他教他兒子種在院子裏，他在一旁相度，兩株該離多少遠將來才可以各自發展。種停當了，他坐下來，自言自語道，「開花，總得七八年，結果，總得十來年吧。不過沒關係，反

正有人聞他的香，吃他的果，就是了。」

打橘子談到了四川省的果子。他說除了橘子廣柑蘋果龍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尤其是枇杷，一層厚皮包着幾顆核兒，單單忘了長肉。他說他們家裏有兩株大枇杷樹，每年結上五六擔，紅毛白沙，個兒有核桃大，甜得勝過冰糖，冰糖沒有他那股鮮味。他說現在是採枇杷的時令了。

他沈默了一會兒，突然朝我說，「葉先生，古人說到處爲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比樹木，樹木生根在地裏，移動不得，人當然可以到哪兒住哪兒，」我迎合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這兒四川這麼多的人，打聽他們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來的。他們來了，住下了，一樣在這兒成立了家業，長養了子孫。」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時擦掉他手掌心的土。

吳老先生低下頭，喃喃的念着不知道哪兒來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輕節義……」

篇題 本篇是記人的速寫，屬於記敘文類。作者葉紹鈞，號聖陶，江蘇省吳縣人，曾任小學中學大學的國文教師，現任開明書店編輯。他的作品以小說為主，作風是寫實的。他的雜文有西川集。本篇收在集內，作者在序文裏說這種「小記」是他的「試作」。篇中記述吳老先生父子對於家鄉的不同的態度。

晉義 【家父】「我的父親」的謙稱。下文「貴處」是「你的籍貫」的尊稱，「敝籍」是「我的籍貫」的謙稱。

【半晌】—尸尤，一些時候。 【咱】Pz。又寫成「嗒」「偌」，這兩個詞原是「咱們」的合音。

北平方言，「咱們」和「我們」不同，前者包括說話的和聽話的人，後者不包括聽話的人，說「咱們」口氣親切些。「咱」「嗒」「偌」也獨用，都和「咱們」一樣，有時卻相當於「我」。舊小說裏的「咱家」和獨用的「咱」等相同。——北平話現在定為國語。 【年輕】年少，現在也寫作「年青」。 【骨頭有些斤兩】骨頭重，自尊，有人格。骨頭輕，自賤，人格差。隱喻。

【民航】「民用航空」的簡稱。

【橫了心】關上了心，決了心，隱喻。

【鑽頭覓縫】找門路，隱喻。 【哪】zy，疑問指稱詞，和確定指稱詞「那zy」不同。 【說

得嘴響】高聲，理直氣壯，隱喻。 【什麼事啊務的】「事務」原是一個詞。這種句式表示輕鬆

和不在乎的口氣。

【石斛】—— \sqrt{x} ，藥用植物，屬於蘭科。

【草堂寺】在成都西郊，傳說是唐朝杜甫的「草堂」的遺址。【青羊宮趕花會】青羊宮是一所

道觀，在成都西郊，每年春天在那區域舉行「花會」，各縣的人都來擺攤兒賣東西，是大規模的臨時市場，時期大約一個半月。逛花會叫做「趕花會」。【四月初八】相傳是佛的生日。望

江樓在成都東郊錦江邊。

【紅毛白沙】這是枇杷的一種好品種，紅皮上生細毛，裏而肉是白色的。

討論 「一」吳老先生為什麼改變了主意不想回家鄉？ 「二」他喜歡成都嗎？為什麼他改變

了不出門的習慣，有什麼應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為什麼他要買橘樹苗種在院子裏？為什麼他要說四川人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來的？ 「三」吳任夫想着什麼要回家鄉？ 「四」文

中屢次提到「曬手提皮箱」，有什麼作用？

練習 「一」吳任夫說出「我們是義民，」又說「誰說的，一下子想不起來了，」是什麼用意？

「二」作者說吳任夫的「想頭有些妙」，自己卻又「一時說不下去」，怎樣講？ 「三」吳任夫

「挺了一挺」，是什麼用意？ 「四」用你自己的話寫一段吳任夫的速寫。

我的學生

男士

S是在澳洲長大的——她的父親是駐澳的外交官——十七歲那年纔回到祖國來。她的祖父和我的父親同學，在她考上大學的第二天，她祖父就帶她來看我，託我照應。她考的很好，只國文一科是援海外學生之例，要入學以後另行補習的。

那時正是一個初秋的下午，我留她的祖父和她在我們家裏吃茶點。我陪着她的祖父談天，她也一點不拘束的和我們隨便談笑。我覺得她除了黑髮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像一個歐洲的少女。她用極其流利的英語和我談到國文，她說：「我曾經讀過國文，但是是一位廣東教師教的，口音不正確……」說到這裏，她極其淘氣的擠着眼睛笑了，「比如說，他說：『系的，系的，薩天常常薩雨。』你猜是什麼意思？他是說：『是的，是的，夏天常常下雨，』你看！」她說着大笑起來，她的祖父也笑了。

我說：「大學裏的國文又不比國語，學國語容易，只要你不怕說話就行。至於國文，要能直接聽講，最好你的國文教授能用英語替你解說國文，你在班裏再一用

心，就行了。」她的祖父就說：「在國文系裏，恐怕只有你能用英語解說國文，就把她分在你的組裏罷，一切拜託了！」我只得答應了。

上了一星期的課，她來看我，說別的功課都非常容易，同學們也都和她好，只是國文仍是聽不懂。我說：「當然我不能爲你的緣故，特別的慢說慢講，但你下課以後，不妨到我的辦公室裏，我再替你細講一遍。」她也答應了。從此她每星期來四次，要我替她講解。真沒看見過這樣聰明的孩子，進步像風一樣的快。一個月以後，她每星期只消來兩次，而且每次都是用純粹的流利的官話和我交談。等到第二學期，她竟能以中文寫文章，她在我班裏寫的「自傳」長至九千字，不但字句通順，而且描寫得非常生動。這時她已成了全校師生嘴裏所常提到的人物了。

她學的是理科，第二年就沒有我的功課，但因爲世交的關係，她還常常來看我。現在她已完全換了中服，一句英語不說，但還是同歐美的小女孩兒一樣的活潑淘氣。她常常對我學他們化學教授的湖南腔，物理教授的山東話，常常使全客廳的人們笑得喘不過氣來。她有時忽然說：「×叔叔，我祖父說你在美國一定有位女朋友，否則爲什麼在北平總不看見你同女友出去？」或說：「衆位教授聽着！我的

×叔叔昨天黃昏在校園裏同某女教授散步，你們猜那位女教授是誰？「她的笑話起初還有人肯信，後來大家都知道她的淘氣，也就不理她。同時，她的朋友越來越多，課餘忙於開會，賽球，騎車，散步，溜冰，演講，排戲，也沒有功夫來吃茶點了。」

以後的三年裏，她如同獅子滾繡球一般，無一時不活動，無一時不是使出渾身解數的在活動。在她，工作就是遊戲，遊戲就是工作。早晨看見她穿着藍布衫，平底皮鞋，挾着書去上課；忽然又在球場上看見她用紅絲巾包起頭，穿着白襯衣，黑短褲，同三個男同學打網球；一轉眼，又看見她騎着車飛也似的掠過去，身上已換了短袖的淺藍絨衣和藍布長褲；下午她又穿着實驗白衣服，在化學樓前出現；到了晚上，更摸不定了，只要大禮堂燈火輝煌，進去一看，臺上總有她，不是唱歌，就是演戲；在週末的晚上，會遇見她在城裏北京飯店或六國飯店，穿着曳地的長衣，踏着高跟鞋，戴着長耳墜，畫眉，塗指甲，和外交界或使館界的人們吃飯，跳舞。

她的一切活動似乎沒有影響到她的功課，她以很高的榮譽畢了業。她的祖父非常高興，並邀了我的父親來赴畢業會，會後就在我們樓裏午餐。他們祖孫走後，我的父親笑着說：「你看S像不像一隻小貓，沒有一刻消停安靜。她也像貓一樣

的機警聰明，雖然跳盪，卻一點不討厭。我想她將來一定會嫁給外交人員，你知道她在校裏有愛人罷？」我說：「她的男朋友很多，卻沒聽說過有哪一個特別好的，您說的對，她不會在同學中選對象，她一定會嫁給外交人員。但無論如何不會嫁給一個書蟲子！」

出乎意外的，在暑期中，她和一位P先生宣佈訂婚，P就是她的同班，學地質土壤的。我根本沒聽說過這個人，問起P的業師們，他們都稱他是個絕好的學生，很用功，性情也沈靜，除讀書外很少活動。但如何會同S戀愛訂婚，大家都沒看出，也絕對想不到。

一年以後，他們結了婚，住在S祖父的隔壁，我的父親有時帶我們幾個弟兄去拜訪他們。他們家裏簡直是「全盤西化」，家人僕婦都會聽英語，飲食服用更不必說。S是地道的歐美主婦，忙裏偷閒，花枝招展。我的父親常常笑對S說：「到了你家，就如同到澳洲中國公使館一般！」

但是住在「澳洲中國公使館」的P先生卻如同古寺裏的老僧似的，外面狂舞酣歌，他卻是不聞不問，下了班就躲在他自己的書室裏，到了吃飯時候纔出來，同客

人略一招呼，就低頭舉箸。倒是S常來招他說話，歡笑承迎。飯後我常常同他進入書室，在那裏，他的話就比較的多。雖然我是外行，他也不憚煩的告訴我許多關於地質土壤的最近發現，給我看了許多圖畫，照片和標本。父親也有時捧了煙袋踱了進來，參加我們的談話。他對P的印象非常之好，常常對我說：「P就是地質本身，他是一塊最堅固的磐石。S和一般愛玩漂亮的人玩膩了，她知道終身之託只有這塊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個聰明人！」

我離開北平的時候，到她祖父那裏辭行，順便也到P家走走。那時S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院子裏又添上了沙土池子，秋千架之類。家裏人口添了不少，有保姆，漿洗縫做的女僕，廚子，園丁，司機，以及打雜的工人等等。所以當S笑着說「後方見」的時候，我也只笑着說：「我這單身漢是拿起腳來就走，你這一個『公使館』如何搬法？」P也只笑了笑，說：「×先生，你到那邊若見有地質方面新奇的材料，在可能的範圍內，寄一點來我看看。」

從此又是三年——

忽然有一天，我在雲南一個偏僻的縣治旅行，騎馬迷路。那時已近黃昏，左右

皆山，順着一道溪水行來，逢人便問，一個牧童指給我說：「水邊山後有一家人家，也是你們下江人，你到那邊問問看，也許可以找個住處。」我牽着馬走了過去，斜陽裏一個女人低着頭在溪邊洗衣裳，我叫了一聲，她猛然擡起頭來，我幾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用她的圓潤的手腕遮着太陽，一對黑大的眼睛向我注視的，不是S是誰？

我趕了過去，她喜歡的跳了起來，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裏，嘴裏說：「你不嫌我手溼，就同我拉手！你一直走上去，山邊茅屋就是我們的家。P在家裏，他會給你一杯水喝，我把衣裳洗起就來。」

三個孩子在門口草地上玩，P在一邊擠着羊奶，看見我，呆了一會，纔歡呼了起來。四個人把我圍擁到屋裏，推我坐下，遞煙獻茶，問長問短。那最大的九歲的孩子卻溜了出去，替我餵馬。

S提着一桶溼衣服回來，有一個小腳的女工從廚房裏出來，接過，晾在繩子上。S一邊擦着手笑着走了進來，我們就開始了興奮而雜亂的談話，彼此互說着近況，從談話裏知道他們是兩年前來的，我問起她的祖父，她也問起我的父親。S是一刻

不停的做這個那個，她走到哪裏，我們就跟到哪裏談着。直到吃過晚飯，孩子們都睡下了，纔大家安靜的在一盞菜油燈周圍坐了下來。S補着襪子，P同我抽着柳州煙，喝着「勝利紅茶」談話。

S笑着說：「這是『公使館』的『山站』，我們做什麼就得像什麼！×叔叔！這座茅屋就是P指點着工人蓋的，門都向外開，窗戶一扇都關不上！拆了又安，安了又拆，折騰了幾十回。這書桌、書架，『沙發』椅子都是P同我自己釘的，我們用了七十八個裝煤油桶的木箱。還有我們的牀，那是傑作，牀下還有放鞋的矮櫃子。好玩的很，就同我們小時玩『過家家』似的，蓋房子，造傢具，抱娃娃，做飯，洗衣服，養雞，種菜，一天忙個不停，但是，真好玩，孩子們都長了能耐，連P也會做些家務事。我們一家子過着露營的生活，笑話甚多，但是，我們也時常讚歎自己的聰明，凡事都能應付得開。明天再帶你去看我們的雞柵，羊圈，蜂房，還有廁所……總而言之，真好玩！」

我凝視着她，「真好玩」三個字就是她的人生觀，她的處世態度，別的女人覺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舉重若輕」的應付了過去。她忙忙的

自己工作，自己試驗，自己讚歎，真好玩！她不覺得她是在做着大後方抗戰的工作，她就是蕭伯納所說的「在抗戰時代，除了抗戰工作之外，什麼都可以做」的大藝術家！

當夜他們支了一張行軍牀——也是他們自己用牛皮釘的——把我安放在P的書室裏，這是三間屋子裏最大的一間，兼做了客室，儲藏室等等。牆上仍是滿釘着照片圖畫，書架上堆着滿滿的書，牆角還立着許多鋤頭，鐵鎚，鋸子，扁擔之類。滅燈後月色滿窗，我許久睡不着，我想起北平的「澳洲公使館」，想起我的父親，不知父親若看了這個「山站」要如何想法。

陽光射在我的臉上，一陣煎茶香味侵入鼻管。我一睜眼，窗外是典型的雲南的海藍的天，門外悄無聲息。我輕輕的穿起衣服走了出來，看見S捏手捏腳的在擺着早飯，擡頭看見我，便笑說：「睡得好罷？你騎了一天馬，一定累了，我們沒有叫你。P上班去了，孩子們也都上學了，我等着你一塊兒吃粥。」說着忙忙的又到廚房裏去了。

我在外間屋裏，一面漱洗，一面在充滿陽光的屋子裏四周審視。「公使館」的

物質方面都已降低，而「公使館」的整潔美觀的精神盡還存在，還添上一些野趣。飯桌上蒙着一塊白地紅花土布，一隻大肚的陶罐裏亂插着紅白的野花。桌上是一盤黃果——四川人叫做廣柑——對面擺着兩隻白盤子，旁邊是兩把紅柄的刀子，兩隻紅筷子，兩個紅的電木的洗手碗，兩塊白地紅花的飯巾……正看着，S端了一盤雞蛋炸饅頭片進來，讓我坐下，她自己坐在對面。我們一面剝黃果，一面談話。

白天看S，覺得她比三年前瘦了許多，但精神仍舊很好，身上穿着藍地印白花的土布衫子，短襪子，布鞋；臉上薄施脂粉，指甲也染得很紅。我笑說：「你的化妝品都帶來了罷？」她也笑說：「都帶來了，可是我現在用的是鵝蛋粉和胭脂棉。鳳仙花瓣和白礬搗了也可以染指甲。」

我們吃着S自製的鹹鴨蛋和泡菜，吃過稀飯，又喝了煎茶。坐了一會，S就邀我去參觀她的環境。出到門外，菜園裏紅的是辣椒，西红柿，綠的是豆子，黃的是黃瓜，紫的是茄子，周圍是一片一片的花畦，陽光下光豔奪目，蜂喧蝶鬧。菜園的後面簡直像個動物園！十幾隻意大利的大白雞在沙地上吃食，三隻黑羊，兩隻狼犬——我的那匹馬也拴在旁邊——還有小孩子養的松鼠和白兔。一隻極胖的藍睛的暹羅

貓在籬隙出入跳躍。

傳到山後，便看見許多人家，S說這便是市中心，有菜場，有郵政代辦所，有中心小學校。P的地質調查所是全市最漂亮高大的房子，磚牆瓦頂，警察崗亭就設在門邊。我們穿過這條「大街」的時候，男女老幼，村的俏的，都向S招呼，說長道短。有個婦人還把一個病孩子從門洞裏抱出來給S看。當我們離開這人家的時候，我笑說：「S，如今你不是公使夫人，而是牧師太太了！」她笑了一笑。

大街盡頭，便是五六幢和S的相似的房子，那是地質調查所同人的住宅。S也帶我進去訪問。那些太太們大都是外省人，看見我去都很親熱，讓坐讓茶。她們的房間和S的一樣，而陳設就很亂很俗，自己是亂頭粗服，孩子們也啼哭喧鬧。這些太太們不住的向我道歉，說是房間又小，用人又笨，什麼都不稱手，哪能像北平、上海那樣的可以待客呢？我無聊的坐了一會，也就告辭了出來。

回來的路上，S請我先走，說她還要到小學裏去教一堂課。我也便不回來，卻走到地質調查所去找P，參觀了他們的工作。等到P下班，我們一同走出來，三個孩子十分高興的在門口等着，說是「媽媽燉了雞，烤了肉，蒸了蛋羹，請客人回去吃

大饅頭去！」

午後我睡了一大覺，醒起便要走路，S和P一定不肯，說今晚要約幾個朋友來和我談談。S笑說還有幾位漂亮的太太。我說：「假如你們可憐我，就免了這一套罷，我實在怕見生人；還有，你也搬演不出『公使館』那一齣！」P說：「也好，你再住一天，我們不請客人好了。」S想了一會，笑了，說：「晚飯以前，我還有事，你們帶這幾個孩子到對山去玩去，六時左右，帶些紅杜鵑花回來。」我們答應了，孩子們歡呼着都跑在前面去了。

我和P對躺在山頭草地上，曬着太陽。我說：「你們這一對兒真好，你從前是那樣穩靜，現在也是那樣穩靜。S從前是那樣活潑，現在也是那樣活潑，不過比從前更老練能幹了，真是難得。」P沈默了一會，說：「×先生，你只知道S活潑的一方面，還沒有看見她嚴肅的一方面。她處處求全，事事好勝，這二二年來，身體也大不如從前了！她一個人做着六七個人的事，卻從不肯承認自己的軟弱。你知道她歡喜引用中文成語——英文究竟是她的方言，她睡夢中常說英語——有時文不對題的使人發笑。有一天，我下班回來，發現她躺在牀上，看見我就要起來。我按住

她，問她怎麼了，她說沒有什麼，只覺得有一點頭暈。我在牀邊坐了一會，她忽然說：『P，我這個人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我心裏忽然一陣難過，勉強笑說：『別胡說了，你知道「薄命」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她卻流下淚來，轉身向裏躺着去了。×先生，你覺得……』

P說不下去了，我也不覺愣住，便說：「我自然看出S嚴肅的一方面，她如果不嚴肅，她不會認得你，她如果不嚴肅，她不會到內地來。她的身體是不如從前了，你要時時防護着她！至於她所說的那兩句話你倒不必存在心裏，她對於漢文是半懂不懂的。」P不言語，眼圈卻紅了。

這時候孩子們已抱着滿懷的紅杜鵑花跑了上來，說：「我們該回去了，晚飯以前，我們還要換衣服呢。」

一進家門，那「幫工」的李嫂穿着一身黑綢的衣褲，繫着雪白的圍裙，迎了出來，嘴裏笑着說：「客人們請客廳坐。」我們進到中間屋裏，看見餐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布，點着輝煌的四支紅燭，中間一大盤的紅杜鵑花，桌上一色的銀盤銀箸，雪白的飯巾。我們正在詫愕，李嫂笑着打起臥房的布簾子，說：「太太！客人來了。」

S從屋裏笑盈盈的走了出來，身上穿着紅絲絨的長衣，大紅寶石的耳墜子，腳上是絲襪，金色高跟鞋，畫着長長的眉，塗上紅紅的嘴唇，眼圈邊也抹上淡淡的黃粉，更顯得那一雙水汪汪的俊眼——這一雙俊眼裏充滿着得意的淘氣的笑——她伸出手來和我把握，笑說：「×先生晚安！到敝地多久了？對於敝處一切還看得慣罷？」我們都大笑起來。孩子們卻跑過去抱着S的腿，歡呼着說：「媽媽，真好看！」回頭又拍手笑說：「看！李嫂也打扮起來了！」李嫂忍着笑，走到廚房裏去了。

我們連忙洗手就坐。因為沒有別的客人，孩子們便也上席，大家都興高采烈。飯後，孩子們吃過果點，陸續的都去睡了。S又煮咖啡，我們就在廊上看月閒談。看着S的高跟鞋在月下閃閃發光，我就說：「你現在沒有機會跳舞玩牌了罷？」S笑說：「纔怪！P的跳舞和玩牌都是到了這裏以後纔學會的。晚飯後沒事，我就教給P打『蜜月』紙牌，也拉他跳舞。他一天工作怪累的，應當換一換腦筋。」P笑說：「我倒不在乎這些個，我在北平的時候，就不換腦筋。我寧可你在一天忙累之後早點休息睡覺，我自己再看一點輕鬆的書。」我說：「S，你會開汽車罷？」S說：「會的，但到這裏以後，沒有機會開了。」我笑說：「你既會開車，就知道無論

多好多結實的車子也不能一天開到二十四小時，尤其在這個崎嶇的山路上。物力還應當愛惜，何況人力？你如今不是過着『電氣冰箱，抽水馬桶』的生活了，一切以保存元氣爲主，不能一天到晚的把自己當做一架機器，不停的開着……」S連忙說：「正是這話！人家以爲我只過『電氣冰箱，抽水馬桶』的生活……」我攔住她，「你又來，總是好勝要強的脾氣！你如果把我當做叔叔，就應當聽我的話。」S笑了一笑，擡頭向月，再不言語。

第二天一早，我就騎着馬離開這小小的鎮市。P和S和三個小孩子都送我到大路上，我回望這一羣可愛的影子，心中忽然感激，難過。

回到我住處的第三天，忽然決定到重慶來。在上飛機之前，匆匆的給他們寫一封短信，謝謝他們的招待，報告了我的行蹤。並說等我到了重慶以後，安定下來，再給他們寫信——誰知我一到陪都，就患了一個月的重傷風，此後東遷西移，沒有一定的住址。直到兩月以後，纔給他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許久沒有得到回音。又在兩月以後，我在一個大學裏單身教授的宿舍窗前，拆開了P的一封信：

「X先生：

我何等的不幸，S已於昨天早晨棄我而逝！原因是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腸炎。S發現了，立刻借了一部車子，自己開着，送她到省城。等到我下班，看見了她的字條，立刻也騎馬趕了去……那位太太已入了醫院，患處已經潰爛，幸而開刀經過良好，只是失血太多，需要輸血。那時買血很貴，那位太太因為經濟關係，堅持不肯。S又發現她們的血是同一類型，她就輸給那太太兩百c c的血……我要她同我回來，她說那太太需要人照料，而又請不起特別護士，她必須留在那裏，等到她的先生來了再走。我拗她不過，所中公務又忙，只得自己先走……三星期之後，S回來了，瘦得不成樣子。原來在三星期之內，她輸給那太太四百c c的血。從此便騙了下去，有時還掙扎着起來，以後就走不動了。醫生發現她是得了黍形結核症，那是周身血管都有了結核細菌，是結核症中最猛烈最無可救藥的一種！病源是失血太多，操勞過度，營養不足……這三個月中，急壞了S，苦壞了孩子，累壞了我，然而這一切苦痛都不曾挽回我們悲慘的命運！……她生在上海，長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雲南，享年三十二歲……」

如同雷轟電掣一般，我呆住了，眼前湧現了S的冷靜而含着悲哀的擡頭望月的臉！想到她那美麗整潔的家，她的安詳靜默的丈夫，她的聰明活潑的孩子……

忽然廣場上一聲降旗的號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裏的信，筆直的站了起來。我垂着兩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飄揚的國旗，從高桿上慢慢的降落了下來。在號角的餘音裏，我無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淚，不知從哪裏來的，流滿了我的臉上了！

篇題 本篇是記人的散文。散文和小說不同的地方，在乎散文比較「散」些，不需要怎樣嚴密的結構，便於紀實。本文記述一個特殊的女性，她的片段，她的一生。作者謝婉瑩女士，福建省閩侯縣人，筆名冰心，留學美國，學文學，和社會學家吳文藻結婚，曾任燕京大學教授。她是一位女作家，寫小說，寫哲理詩，寫散文，主題多半是母愛、兒童和海。後來又用「男士」這筆名寫出各樣的女人，集成關於女人一本書，風行一時。本篇就在這本書裏。作者在書裏是以「男士」的身分和口氣出現的。

音義 【渾身解數】解數，武術名詞，指技藝。渾身解數，周身本領，隱喻。【週末】(week)

(one)從星期五晚或星期六午到星期一早晨的休假期。【曳地】——，拖到地上。

【您】原是「你老」的合音，現在北平話常用作「你」的尊稱。但是複數不說「您們」，只說「您

×位」。湖北雲南這些地方，「你」的尊稱說「你家」，複數說「你家們」。【書蟲子】

(hook-worm)只知道讀書的人，書獃子。

【全盤西化】討論中西文化的術語，整個兒洋化。【花枝招展】隱喻，指主婦的美麗。

【不憚煩】一カマ一，不怕麻煩。

【折騰】出さー，搞(々々)來搞去，北平話。【過家家】兒童遊戲，用玩具來做做各種家事。

有些地方叫「辦家家」。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英國戲劇家。

【鵝蛋粉和胭脂棉】都是土產的便宜的化妝品。

【光豔奪目】光彩照得人眼花。【意大利的大白雞】意大利來亨(Leghorn)地方的雞種，叫

做來亨雞，白色，生蛋多。

【村的俏的】一く一か一，醜的美的，老實的漂亮的。【教師太太】基督教的牧師因為傳教，接

近民衆，教師太太也如此。這裏是隱喻，指S親近民衆，人緣好。

【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心比天高」見紅樓夢第五回，指晴雯。

【愣住】カカ一，獸住，北平話。

【興高采烈】興高，興致熱烈。采，同彩，辭彩。采烈，說話興奮。【纔怪】否定上文的問話，

是說「沒有機會纔怪」，北平話。 【「蜜月」紙牌】(honey-moon bridge)西洋有一種「橋

牌」，平常四個人玩，新婚夫婦在蜜月裏也可以兩個人玩，玩法略有不同。這種兩個人玩的橋牌其實也不限於新婚夫婦，卻通稱為「蜜月橋牌」。

【輸血】注射鮮血。人血有四種型，A型，B型，AB型，O型，輸血必須同型的血。

討論 【一】S怎樣做大學生？怎樣做主婦？ 【二】她的性格和人生觀。 【三】P的性格。

【四】別人怎樣看S？ 【五】S怎樣對待別人？ 【六】S為什麼說「命比紙薄」？作者勸

她「保存元氣」，她為什麼擡頭望月再不言語？ 【七】P的同事的太太們和S有什麼不同？

【八】S是怎樣死的？你怎樣批評這個人？ 【九】本文敘述S的一生，分幾大片段？比較每

一大片段所佔的時間。說明哪些描寫是直接的？哪些是間接的？ 【十】篇末敘述降旗禮，

有些什麼用意？

練習 【一】背誦或默寫「以後的三年裏」一段和「我凝視着她」一段。 【二】解釋「我幾

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和「我的眼淚，不知從哪裏來的」兩句話的作用。 【三】舉出本文裏

的比喻。 【四】摘鈔你喜歡的句子。 【五】用你自己的話簡單的寫出S這個人。

華威先生

張天翼

轉彎抹角算起來——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我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

「噯，你真是！」他說。「爲什麼一定要個『先生』呢。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總是沒有時間。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餘工作方案，硬叫我參加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這裏他搖搖頭，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聲明他並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一點。不過——時間總要夠支配呀。

「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這裏全省文化界抗敵總會又成立了，一切救亡工作都要領導起來才行。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

左手無名指上戴着他的結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

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興跑，一脚一脚挺踏實地踱着，好像飯後千步似的。可是包車例外：叮噠，叮噠，叮噠——一下子就搶到了前面。黃包車立刻就得往左邊躲開，小推車馬上打斜，擔子很快地就讓到路邊，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鋪裏去。

包車踏鈴不斷地響着，鋼絲在閃着亮。還來不及看清楚——牠就跑得老遠老遠的了，像閃電一樣快。

而——據這裏有幾位救亡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

他的時間很要緊。他說過——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救亡工作實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錶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着，嘴唇

使勁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

照例——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他在門口下車的時候總得順便把踏鈴踏牠一下：叮！

同志們彼此看着：唔，華威先生到會了。有幾位透了一口氣，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瞧着會場門口。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抓着拳頭瞪着眼。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一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他先前那副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讓大家好把他看個清楚，彷彿要喚起同志們的一種信任心，彷彿要給同志們一種擔保——什麼困難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並不對着誰，祇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

會場裏很靜。會議就要開始。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窸窸窣窣的。

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個冷角落裏，離主席位子頂遠的一角。他不大肯當主席。

「我不能當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煙打手勢。「工人救亡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俗文藝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的時間不夠支配：祇容許我在這裏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

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輕輕地拍幾下手板。

主席報告的時候，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裏刮洋火點他的煙。把錶放在面前，時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牠。

「我提議！」他大聲說。「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我希望主席能夠在兩分鐘之內報告完。」

他刮了兩分鐘洋火之後，猛的站了起來，對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擺擺手：

「好了，好了。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我已經明白了。我現在還要赴別的會，讓我先發表一點意見。」

停了一停。抽兩口雪茄，掃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見很簡單，祇有兩點，」他舐舐嘴唇。「第一點，就是——每個工作人

員不能夠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們都能熱心工作。我很感謝你們。但是還有一點——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他又抽了兩口煙，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汽。這就又刮了「根洋火」。

「這第二點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祇有在這一個人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救亡工作纔能夠展開。青年是努力的，是熱心的，但是因為理解不夠，工作經驗不夠，常常容易犯錯誤。要是上面沒有一個領導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臉色，他臉上的肌肉聳動了一下——表示一種微笑。他往下說：

「你們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說得很坦白，很不客氣。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沒有什麼客氣可講。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我很感激你們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瞧着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他把當主席的同志捨開，小聲兒談了幾句：

「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

「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我們……」

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頂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以後——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邊那個長頭髮青年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裏去過三次，華先生不在家……」

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帶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別的事，」又對主席低聲說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她可以告訴你們。」

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他對第三者說起她來，總是這麼稱呼她的。

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裏開會，正有一個人在那裏發表意見。他坐了下來，點着了雪茄，不高興地

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爲今天另外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

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第一，他告訴大家——在座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應當加緊地做去。第二，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在文抗會的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五點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敵總會的會議室。

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每一個人點頭。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

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勢，就揀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

他帶着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小聲兒問那個小鬍子：

「昨晚你喝醉了沒有？」

「還好，不過頭有點子暈。你呢？」

「我啊 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他嚴肅地說。「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乾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去算賬呢：要質問他爲什麼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談了這些，他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張紙條——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

「請你稍爲等一等，」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現在他有點意見：要求先讓他發表。」

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起來。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彎。「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彎。「兄弟首先要請求各位原諒：我到會遲了點，而又要提前退席……」

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聲明——這文化界抗敵總會的常務理事會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領導機關，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

「羣衆是複雜的。工作又很多。我們要是不能起領導作用，那就很危險，很危險。事實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我們的擔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也要把這擔子擔起來。」

他反復地說明了領導中心作用的重要，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他每天都這麼忙着。要到劉主任那裏去聯絡，要到各學校去演講，要到各團體去開會。而且每天——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別人吃飯。

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替華威先生訴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我問。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呀。」

可是有一次，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婦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竟沒有去找他！

他開始打聽，調查。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

「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委員，由我們文化界抗敵總會派人來參加。」

他看見對方在那裏躊躇，他把下巴掛了下來：

「問題是在這一點：你們委員是不是能夠真正領導這工作？你能不能夠對我

擔保——你們會內沒有漢奸，沒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擔保——你們以後工作不至於錯誤，不至於怠工？你能不能擔保，你能不能？你能夠擔保的話，那我要請你寫個書面的東西，給我們文抗會常務理事會。以後萬一——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負責。」

接着他又聲明：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這裏他食指點點對方胸脯：

「如果我剛才說的那些你們辦不到，那不是就成非法團體了麼？」

這麼談判了兩次，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會的委員。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華威先生挾着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發表了一兩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

有一天他請我吃晚飯。他說因爲家鄉帶來了一塊臘肉。

我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正在那裏對兩個學生樣的人發脾氣。他們都掛着文化界抗敵總會的徽章。

「你昨天爲什麼不去，爲什麼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拉幾個人去的。但是我

我在臺上一開始演講，一看——連你都沒有去聽！我真不懂你們幹了些什麼？」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問題座談會的。」

華威先生猛地跳起來了：

「什麼！什麼！——日本問題座談會？怎麼我不知道，怎麼不告訴我？」

「我們那天部務會議決議了的。我來找過華先生，華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們祕密行動！」他瞪着眼。「你老實告訴我——這個座談會到底是什麼背景，你老實告訴我！」

對方似乎也動了火：

「什麼背景呢，都是中華民族！部務會議議決的，怎麼是祕密行動呢！……華先生又不到會去，開會也不終席，來找又找不到……我們總不能把部裏的工作停頓起來。」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顫抖着。「你們小心！你們，哼，你們！你們！……」他倒到了沙發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媽的！這個這個——你們青年！……」五分鐘之後他抬起頭來，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兩個客人已經走了。他歎一口長氣，對我說：

「唉，你看你看！現在的青年怎麼辦，現在的青年！」

這晚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嘴裏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他打碎了一隻茶杯。密司黃扶着上了牀，他忽然打個寒噤說：

「明天十點鐘有個集會……」

篇題 本篇是短篇小說，也屬於記敘文類，描寫的是職業的文化人華威先生。作者張天翼，湖

南省湘鄉縣人，小說作家，長於描寫小官僚的公務員。本文是抗戰初期的作品，曾經引起廣大的注意。抗戰雖然結束了，但是這種人還是存在的。本文收在作者的小說集速寫三篇裏。

音義 【無名指】第四個指頭。 【翹】 \langle ㄑ一ㄠ，語音。

【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興跑】這個城市指長沙。不作興，和「不通行」差不多，吳語；四川話說「不興」。 【飯後千步】消食的散步。 【小推車】手推的車子。 【打斜】斜過

去。打斜和「打橫」相像，都是由「打」跟一個形容詞合成的動詞。

【窸窸窣窣】 \langle ㄒ一，ㄘㄨ，摹聲詞。

【搯】 \langle ㄨㄢ，拉。這個詞說話裏有，這個字是新造的。

【食指】第二個指頭。

討論 「一」真好像華威先生這樣的一個人嗎？真有這樣一種人嗎？ 「二」什麼是華威先生的

的主要任務？他參加的團體，哪一個是主要的？他的靠山是誰？他領導的是哪種人？ 「三」

他是什麼樣子？喜歡用些什麼姿勢？ 「四」他怎樣表示他的「忙勁兒」？怎樣說？怎樣做？

——真這樣忙嗎？ 「五」他怎樣參加集會？說話的要點有些什麼？ 「六」他做了些什麼

工作？他的目的在哪裏？ 「七」他怎樣表示他的莊嚴？ 「八」他對青年是什麼態度？對

親近的人是什麼態度？ 「九」他喜歡什麼東西？ 「十」別人對他怎樣看法？他的太太怎

樣看法？——為什麼她這樣看法？ 「十一」全篇這樣開頭，這樣結尾，各是什麼用意？

練習 「一」摘出本文重複的項目，分別說明重複的作用。 「二」摘出本篇冷諷的反語。

「三」「他舐舐嘴唇」，他又抽了兩口煙，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汽」，各是什麼用意？

「四」為什麼他對戰時保嬰會的人說「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 「五」為什麼他罵了兩個青

年之後「害怕地四面看一看」？ 「六」為什麼「他忽然打個寒噤」，在被扶着上了牀之後？

一封沒寫完的信

康白情

四五個月沒有家裏的信了，

忽然接着她一封白紙的長信。

我本不忍讀他，

便安頓了一副熱淚去讀他。

字字的青椒，

字字的梅子，

——是一封沒寫完的信。

她說：

「七月十三日從九江的來信收到了。」

她說：

「你的婆老了。」

她又常常生病。

她成日家念着她的孫兒；

她成日家把淚兒洗着她的臉。

她好容易盼到你可以回來，

如今你卻不回來了！

她說，她會看不到你了！」

她說：

「你的媽頹白了。

她算着你今年要回來，

她天天總對我們說起你：

她說，你今天怕離了北京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漢口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重慶了；

她說，你今天怕要回家了。

她總把甚麼東西都給你留着！

如今卻盼到你的信回來了。」

她說：

「你的大姐衰了；

二姐還好；

弟弟已帶了小孩子了；

三妹的小孩子壞了；

四妹也嫁了一年多了；

五妹和六妹都長得這麼高了。

他們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回來。

他們盼不到你回來，卻倒來勸我不要惹氣！」

她說：

「你不要問我！」

你也不要念我！

我病了！

我的病重了！

你幾年來問我，

我總不敢提起我的病；

我只怕你惹氣。

如今——

誰能小別十年呢？

我往回念你，

只想接着你的信；

這回接着你的信，

卻又不像往回念你了。

我病了！

我的病重了！

我就有些好歹我也心甘。

你給我寄的東西，

我也並不望你的東西。

我也不要你給我買藥。

我的病也不愛給你寫得。」

篇題 本篇是五四時代的新詩。這一時代的新詩，我們選出康白情、郭沫若兩位來代表。新詩用白話，沒有固定的格律，也不一定要用韻。但是詩行不宜過長過短，大約四個音到十二個音之間，讀起來有節奏，也不至於吃力。各行乃至各段的長短也不宜過於參差，還該以勻整為主。節奏的單位是雙音節（兩個字一組）和單音節（一個字一組），這兩種音節得有適當的配合，在每行裏在各行各段間都如此。本詩記述太太寫來的信，發抒自己遠別的情感。作者康白情，四川省安岳縣人，國立北京大學文學士，曾留學美國。他是五四時代新詩人，也就是初期新詩人。有詩集草兒。本詩在草兒裏，民國九年九月作，那時候他正在上海候船上美國去。

音義 【安頓】豫備。

【青椒、梅子】隱喻，青椒指辣味，梅子指酸味，說來信讀起來字字辣，

字字酸，辣是憤，酸是怨。

【頹白】頹，同「班」。頹白，花白。

【帶了小孩子了】有了小孩子了，四川話。【小孩子壞了】小孩子死了。

【惡氣】惡，同「嘔」，惡氣，煩惱，四川話，和普通話的「嘔氣」作「生氣」解的略有不同。

討論 「一」作者對太太和她的這封信有些什麼情感？ 「二」她收到的他「從九江的來信」

大概說了些什麼事？ 「三」她怎樣表示盼望他回家？ 「四」她怎樣表示失望？ 哪些是怨

苦的話？ 哪些是氣憤的話？ 「五」爲什麼說「是一封沒寫完的信」？ 真是的嗎？ 引號裏的

話是直鈔她的信嗎？ 「六」全詩二段最短，末段最長，其餘長短差不多，這種配合有什麼作

用？

練習 「一」背誦全詩，默寫三段到末段裏的一段或兩段。 「二」指出詩裏的重疊，說明這些

重疊的作用。 「三」指出三段到末段各段裏共同的關鍵句。 「四」把全篇簡縮成短篇，有

辦法嗎？ 試試看。

在贛江上

馮至

在贛江上，從贛州到萬安，是一段艱難的水程。船一不小心，便會觸到礁石上。

多麼精明的船夫，到這裏也不敢信託自己，不能不捨掉幾元錢，請一位本地以領船爲業的人，把整個的船交在他的手裏。這人看這段江水好似他祖傳下來的一塊田，一所房屋，水裏塊塊的礁石無不熟識；他站在船尾，把住舵，讓船躲避着礁石，宛轉自如，像是蛇在草裏一般地靈活。等到危險的區域過去了，他便在一個適當的地方下了船，向你說聲「發財」。

我們從贛州上了船，正是十月底的小陽天氣，順水，又吹着南風，兩個半天的功夫，便走了不少的路程。但到下午三點多鐘，風向改變了，風勢也越來越緊，領船的人把船舵放下，說：「前面就是天柱灘，黃泉路；今天停在這裏吧。」從這話裏聽來，大半是前邊的灘過於險惡，他雖然精於這一帶的情形，也難保這隻風裏的船不觸在礁石上。尤其是顧名思義，天柱灘，黃泉路，這些名稱實在使人有些懍然。

纔四點鐘，太陽還高高的，船便泊了岸，船夫拋下了錨。四下一望，沒有村莊。大家在船裏蜷伏了多半天，跳下來，同往常一樣，總是深深地呼吸幾下，全身感到輕快。不過這次既看不見村莊，水上也沒有鄰船，一片沙地接連着沒有樹木的荒山，不管同船的孩子們怎樣在沙上跳躍，可是風勢更緊了，天空也變得不那樣晴朗，心

裏總有些無名的恐懼：水裏鱗鮪的礁石好像都無情地挺出水面一般。

我個人呢。妻在贛州病了兩個月，現在在這小小的船裏，她也只是躺着，不能坐起。當她病得最重，不省人事的那幾天，我坐在病榻旁，摸着她冰涼的手，好像被她牽引着，到陰影的國度裏旅行了一番。這時她的身體雖然一天天地健康起來，可是她的言談動作，有時還使我起一種渺茫的感覺。我在沙地上繞了兩個圈子，山河是這般沈靜，便沒精打彩地回到船上去了。

「這是什麼地方？」她問。

「沒有村莊，不知道這地方叫作什麼。」

.....

風吹着水，水激動着船，天空將圓未圓的月被浮雲遮去。同船的孩子們最先睡着。我也在些起伏不定的幻想裏忘卻這周圍的小世界。

睡了不久，好像自己迷失在一座森林裏，焦躁地尋不到出路，遠遠卻聽見有人在講話。等到我意識清明，覺得身在船上的時候，樹林化作風聲，而講話的聲音卻依然在耳，這一個荒涼的地方哪裏會有人聲呢？這時同船的K君輕輕咳嗽了一

下。

「我們鄰近停着小船嗎？」我小聲問。

「不遠的地方好像看見過一隻，」K君說。

「你聽，有人在講話，好像是在岸上。」

「現在已經是十二點半了——」K君擦着一枝火柴，看了看錶，說出這句話，更增加我的疑慮。

此外全船的人們還是沈沈地睡着。

我也懷着但願無事的僥倖心理又入了半睡狀態。不知過了多少分鐘，船上的狗大聲吠起來了；船上的人都被狗驚醒，而遠遠講話的聲音不但沒有停住，反倒越聽越近。我想，這真有些蹊蹺了。

船上的狗吠，船外的語聲，兩方面都不停息；又隔了一些時，勇敢的K君披起衣服悄悄地走出船艙。這時全船的人都驚醒着，屏息無聲，只有些悉索的動作；人儘其可能地把身邊一點重要的物件望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放；柴堆裏，爐灰裏，艙篷的隙縫裏……大家安排好了，靜候着一件非常的事。

前後都是灘，風把船拘在這裏，不能進也不能退，好像是在個魔術師的手裏。我守着大病初愈的妻，不知做些什麼事纔好。忽然黑暗的艙裏出現了一道光，是外邊河上從艙篷的一條縫裏射進來的；這光慢慢地移動，從艙前移動到艙後，分明是那河上放光的物體從我們的船後移到我們船頭了。這光在艙後消逝了不久，又有一道光射到艙前，仍然是那樣移動。

全船在靜默裏騷動着，妻的心房跳動得很快，只是小孩子們睡得沈沈地。

K君進來了，輕輕地說：遠遠兩隻划子，一隻在前，一隻在後，船頭都燃着一堆火，從我們的船旁划過。每隻划子上坐着兩個人，這不是窺探我們船上的虛實嗎？

我聽了K君的話，也走到艙外。暗銀色的月光照澈山川，兩團火光在急流的水上越走越遠了。這是他們在報告他們的伙伴呢，還是探明了船上人多，沒有敢下手呢？

我望着那兩團火光，儘在發呆。狗吠停止了，划子上的語聲也聽不見了。除去這滿船的疑猜和恐懼外，面前是個非人間的，廣漠的，原始般的世界。

最後船夫走到我身邊；他大半被這滿船客人的騷動攪得不能安靜地躺在被裏

了。他說，不要怕，這地方一向是平靖的。

「那麼半夜裏這兩隻划子是作什麼的呢？」

「那是捉魚的。白天江上來往的船隻多，不便捉魚。夜靜了，正是捉魚的好時候。魚見了火光，便都跟隨着火光聚攏來；你看，那兩隻划子的下邊不定有多少魚呢……」

我恍然大悟，頓時想到「漁火」那兩個字。

……………

第二天早晨，風住了，船剛要起錨，對岸划來一隻划子，上邊有兩個漁夫。他們好像是慰問我們昨夜的虛驚，賣給我們兩條又肥又美的鱖魚。

妻，幼年生長在海邊，慣於魚蝦，對着這歡蹦亂跳的魚，臉上浮現出病後第一次的健康的笑容。

篇題 本篇是記事文，敘述在贛江的船上的一個恐怖的夜。作者馮承植，號君培，河北省涿縣人，筆名馮至。他留學德國，研究德國文學，現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又是作家，寫詩和散文，詩集有十四行集等，散文集有山水等。本篇收在山水裏。

習義 【發財】祝你發財，生意人的客氣話，這裏是告別詞。

【小陽天氣】農曆十月，天氣還和暖，從前稱爲「小陽春」。本文裏的「十月底」指陽曆的十月。

【南風】萬安在贛州北，船向北行，南風是順風。 【黃泉】地底下，陰間。 【顧名思義】看到

名字，想到這名字的涵義。 【懷然】カニリ，害怕的樣子。

【蜷伏】クニソ，彎腰弓背的拘束着。 【嶙峋】カニリトビ，層疊的。

【不省人事】失去知覺。省，テニム（不讀アム）。 【沒精打彩】打，「同」或「賴」。沒精打

彩，沒有精和彩。「沒」又作「無」，「打」又寫成「搭」。

【僥倖】リニムテニム，希求非分的獲得。「僥」又寫成「傲」，「倖」同「幸」。

【屏息】ウニム（不讀タニム），限制着呼吸。

【發呆】「呆」又寫成「獸」，北平讀ウテ，別處有讀ウテ的。

【平靖】靖||靜。

【漁火】漁，打魚。漁火，漁船上的火光。詩裏常見這個仿語，表示靜夜。

討論 「一」爲什麼「太陽高高的」船就在「一個荒涼的地方」泊了岸呢？ 「二」「往常」

泊了船大人和孩子怎麼樣？這回怎麼樣？ 爲什麼這樣？ 「三」大家的「疑猜和恐懼」

怎樣起來？怎樣遞加？怎樣達到了頂點？什麼是「非常的事」？ 「四」K君做了些什麼事？

大家做了些什麼事？

〔五〕大家的「疑猜和恐懼」是怎樣解決的？

〔六〕「想到『漁火』

那兩個字」一句話是什麼用意？

〔七〕文裏屢次提到孩子們，有什麼作用？

〔八〕篇末

寫賣魚買魚，有些什麼用意？

練習 〔一〕摘出文裏「好似」「好像」的句子，並說明這些句子的不同的地方。

〔二〕「恐

懼」爲什麼叫做「無名的」？

〔三〕「樹林化作風聲」怎樣講？

〔四〕爲什麼「K君輕輕

咳嗽一下」？

〔五〕「發光的物體」既然從船後移到船頭，爲什麼那光倒「從艙前移到艙

後」呢？

〔六〕「原始般的世界」怎樣講？

〔七〕敘述自己的或別人的一件恐怖的經驗。

年 畫〔節錄〕

孫福熙

這幾天街上熱鬧極了，黑陣陣的人馬擠來擠去的跳動，好像在一隻有人打擊的大沙盤中滾轉的沙粒。人數比平日增多了，貨物尤其多。你到東四牌樓或西單牌樓去看看，假象牙似的麥糖，有方條的，有圓塊的，成堆成堆的攤着，羊肉鋪門口滿挂光油油的羊，南紙店門口滿挂大串的錠，粉條粉皮滿堆在雜貨鋪門口，匏瓜做的飯瓢，高粱桿做的水缸蓋，薄鐵片做的簸箕和爐子上的通氣管等等一大堆一大堆的

攤在我們叫不出名字的店門口。總之，不論是哪一種行業，大家各各盡量的用力，提高而且推廣他們的營業，即使是一個糞夫，也爲了「時代思潮所趨」，他們車上藤篾中比平日特別的裝得充滿。

這些事於我有什麼相干呢？我何必管他？我只看中了畫兒攤上隨風飄動的畫兒。畫兒取材於戲劇者最多，自然，尤其是武劇，其次是神怪事跡。武劇人馬衆多，不致冷落稀疏，佈局較易。而服裝面貌在戲劇中均已加重分量，有很顯明很鮮豔的表示，例如關雲長臉紅，諸葛亮穿八卦衣，人人早已看慣，畫者不必費大力已可使人知道所畫的是誰了，這是多畫武劇的第二原因。孫悟空有金箍棒，姜子牙有杏黃旗等等，在小說中不怕筆頭禿的描寫，讀者已夢寐不忘的記存着了，畫中表示了出來，閱者不必等待看這個拿武器者的身手與眉目，已很能想像他的神威了。自然，多畫武劇是因爲大多數人喜歡武劇，小孩子喜歡打仗的熱鬧，無知識者喜歡打仗以發洩他不能發展的「抓地毯」。畫兒攤上畫武戲者之多，並不因爲別種的畫銷路大，早被人買去了之故；這是賣畫兒者幾十年的經驗，知道劇畫銷數大，非多備不可的緣故。這種畫材，無疑的，與戲劇本身一樣，大多數是出於封神傳、三國志演義、西遊

記、水滸等幾部小說的。

劇畫以外要算是年畫最多了。這種年畫總是祝福的，卻又是藝術品。我所見的年畫以「連年有餘」爲最普通。請看前面插圖。畫上大多數畫一盤錢幣與金銀元寶，一個白胖的小孩捧着。這一幅裏，他手執蓮花，騎在魚上。因爲同音的關係，蓮與魚代表了「連」字與「餘」字。紹興用一隻蝙蝠、一個長或圓的壽字圖案與兩個銅錢半疊的花紋合起來，代表「福壽雙全」，又用一支筆、一座亭子與一個如意（靈芝的圖案）合起來代表「必定如意」。想必各地不同，各有自出心裁的象徵。至於在北京，種類並不很多，與「連年有餘」相差不多的有「芙蓉有餘」等，還有直截說「銀錢有餘」與「買賣發財」的。又有「官上加官」，畫中一個小孩正在戴帽，以「加冠」來表示加官。一個小孩地下爬着，上面騎了一個人，表示「上」與「加」，現在只用「帽」字「騎」字了，想必一般人不能懂了。將來廢去漢字，萬一這畫幅還在，大家看見這個老骨董，於是要猜什麼「貓」什麼「旗」；那時費盡國學專家的心思也如現在考據往事的考據不出了罷。

有一幅是比較的寫實的，畫上十個大字：「新年多吉慶，合家樂安然。」一大

間堂屋中，上面四盞外綠內白的磁罩洋燈放下光明，統治了全景。兩個大花窗下各有一炕。左邊炕上是一羣小孩在擲骰子。右邊炕上是一桌菜，男女老幼五人在聚食，五人以外，旁邊一個還不大會吃飯的小孩子爬着玩。兩邊炕上很整齊的疊着綢被，紅綠相間，上面是枕頭。室中方桌邊三個女子忙着做餃子，北京人除夕且做且吃聽說幾乎要吃一夜的餃子。怎麼知道她們忙碌呢？她們的神情是忙着的不必說了，她們不肯停手，餃子裝滿筐子了，不是自己搬開去，卻讓一個小孩頂在頭上送過去，看這一點很可以知道她們的忙了。也因爲忙的緣故，她們各讓自己的小孩自由，不加干涉。女孩子天生成的不惹禍，永遠是文雅的靠在母親袖邊，看桌上的忙亂。一個男孩見那個小孩用頭頂餃子筐，他妒忌了，伸起手趕過來說「讓我頂！」你想，給他一撞，桌角上的一盞洋燈與一支燭臺上的火光都抖抖的竄起來了。成筐成筐的餃子由一個女子在整理，一隻貓坐在桌上管餃子，十分的豐富與太平的景象。人家說，「哪個貓兒不偷腥？」然而這個貓兒聽話又聰明。你說他吃得太飽睡着了，我要爲他擔保，你不看見他旋轉着耳朵在留心嗎？每張炕的旁邊有一個竈。餃子已送到左邊竈上在煮了，一個婦人拿着勺子在攪動。右邊的，滿籠的饅頭也要

開蒸了。竈君在神龕中閉了眼睛看着這些事。左角四隻大筐，寫着「金銀滿囤」，每個筐中滿是錢幣珠玉與金銀元寶，火光騰騰的照在扶杖的白鬍子老年人與中年男子的旁邊。一個懷抱中的小孩，不知是什麼事，推開娘身，硬要近去玩一回，其實，此生遲早總要玩一回的。我似乎聽到鈴聲，一看是挂着小紅球的一隻叭兒狗向門口走去，兩個工人一個提壺，一個雙手捧火鍋進門來。門口紅底黑字的聯語是「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門上是「玉堂富貴」圖。一隻豬一隻腳跨進來了，我不知道他來做什麼的。大概是亥年刻板的，那末是辛亥，革命的一年刻的。還是更早，己亥年？看畫中男子着袍褂外，戴的是紅纓花翎，而且錢幣上畫有整個的「光」字與「通」字「寶」字，可以推知是光緒時代刻的板；看畫知木板已頗有損壞，證明不是近年物品。

除輪廓是木板印刷的以外，有紅與綠兩色的細線是印的，其餘所有顏色都是手染的。染工自然很粗，常見染出範圍的。然而顏色極其鮮豔，可不是嗎，這一點就是使人愛買的大原因呢。面貌上用白粉很多，因此能勝過強烈的衣服顏色而透現出來。不論男女，面頰上都塗一塊紅，個個好像是劇中的旦。要說這是討厭的嗎，

我倒不覺得，似乎反使面龐顯出了應有的起伏。木刻所印的眉目口鼻被白粉遮蓋了，所以須加畫一道。我買的一張上有一個小孩的眉目是忘記重畫的。面貌沒有正面的；有大半面的，加紅時也只一面，沒有雙頰都染的。器物的形體，人身的姿態都很可以了，只是因為要加強閱者注意力之故，過分放大了頭面。在這種畫上，不畫裸體，衣飾又不能畫得精密，身材決不是重要部分，頭面是可以放大的。然而畫中男子的頭竟有佔全身五分之一長的，小孩佔四分之一，女子身體畫得長顯出苗條秀色的，頭竟也幾乎佔四分之一，因此覺得個個人物都太笨了。同一畫中三處見魚。魚是「餘」的象徵，所以愛畫，也因為魚是整個的，比無論什麼別的都容易表示。可是畫三處總覺太多了。

有一張是畫有許多神祇的，上面寫着一首「詩」如下：「新正二月敬財神，一家五代頂榮身。拈香高舉朝天祝，祥雲四布吉星臨。招財童子來獻寶，利市仙官降德門。上方劉海金錢灑，虔心應發萬年春。」

此外有「新春大喜」「慶賞元宵」等幾種。其中有一幅寫「新春大喜萬象更新」的，畫的上邊有一個日曆，寫着大中華民國十五年。註明十二月的大小與二十

三節氣的日期（按這裏寫的都是舊曆，立春在十四年十二月底，所以少一個節氣）。兩旁有字：「喜神西南，貴神正西，財神西南，太歲東北。八龍治水，五牛耕田。九日得辛，十壬四丙。」可是他於「大中華民國十五年」底下接着「竈君之神位」。我想這張畫不一定就用來放在竈神龕中，不過畫的是竈神，所以這樣寫了。畫中一人捧了「春」字獻呈神座，後邊一個牧人牽一牛，當是春牛，這是司歲收的。另外一隻象，背上立了兩個小孩，一個題着「春信梅花報」，一個題着「秋香桂子登」。有這種日曆，能使人全年寶貴這張畫。窮苦人家沒有多錢多工夫，買畫只能在新年一次，一張爛紙的畫至少要用一年。倘有不專是年畫性質而長期適用者更好，於是有一次，「三陽開泰」「雞鳴富貴」「士農工商財發萬金」等等。更進一步能帶些日常生活の意味而穿插景物的，如「春風得意」「瑞雪豐年」「莊家人樂豐年」等，也還帶祝福性質。有少數如「漁家樂」，如「呼女窗前看刺鳳，課兒燈下學塗鴉」，並不是年畫了，不過這些也不是特創而是古典的。

還有一種可稱爲笑畫的，繪滑稽故事，如一個賣帽者經過樹林，帽子被一大羣猴子搶去戴了。又如一個賣西瓜的在柳蔭下睡着了，小孩們有的爬到樹上撒尿到

賣瓜者的頭上，有的捧着西瓜跑走了。

還有「門寒蟲」一幅，帶着風俗畫性質，也混入滑稽趣味，一個小孩因為他不讓他看蚰蚩，拿了蚰蚩罐子撒尿了。但這一類很少見。

只有一幅是特別的，專畫夫妻間的笑話八方，一方畫「帶氣歸家要換鞋，妻子跪下去脫靴」，一方畫「男子為人最不高，與妻修足洗裹腳」。

畫中有年份的為丙午、丁未，甚且早到癸卯，是光緒二十九年的。板有寬三尺，高二尺的，小的是寬二尺，高一尺餘。想來在初刻板時是印在竹紙上的，現在都印在有光紙上了。這種紙也夠簡單的。

據說這種畫是楊柳青來的。畫上出版多署「戴廉增敬記」，或者這是天津的發行者。有一種是印在瑞典紙上面的，寫「天津瑞昌彩印局」，這是木板套印而非手染的。

我自然又要說我的慚愧了。西洋畫輸入中國以來，大家非威納斯不談，非法蘭西藝術不談了，究竟於愛看畫兒的人們有過什麼益處呢？曼陀的「時裝美女」算是攻進民衆的心了的，因為他的魄力，我也就不願再說他的藝術之壞了。民衆有他

們自己的心腸，倒是粗陋的畫中嘴角的微笑能夠笑出他們心中的快活，倒是粗陋的畫中眼角的淚珠能夠哭出他們心中的悲哀。幸虧光緒年間有人給他們畫了，至今還能守着樂一樂。我不能用較好的去替代，何忍硬起臉兒到他們手中去奪下呢？想老爺們給他們福利靠不住，想老總們給他們安寧又靠不住，老天嗎，老天也是靠不住的。惟有畫中明白是「新年多吉慶，全家樂安然」的，於是畫餅充了飢了。可憐呵，然而更是可做的，畫餅充了飢了。

篇題 本篇是一種隨筆，屬於記敘文。文中描寫並說明北平在農曆的新年前沿街的攤兒上賣的各色各樣的畫兒，特別是年景的畫兒和祝賀新年的畫兒。作者孫福熙，號春臺，浙江省紹興縣人，留學法國學畫，是一位散文作家。他的山野掇拾記敘在法國的生活的片段，以「細磨細琢」的表現見長。又有北京乎等書，比較的是粗線條的描寫。本篇在北京乎裏，原題畫餅充飢的新年多吉慶。

音義 【人馬】原是打仗的人馬，這裏用作隱喻，指行人和車馬。

【錠】カニ，紙元寶，敬祖宗

神佛用的。 【時代思潮所趨】指過年的熱鬧的情緒。

【車上藤篋】北平有一種糞車，

在二把手的車子上左右各放着一個藤篋裝糞。

【關雲長、諸葛亮】關羽，號雲長，一般尊稱他爲「關公」。他和諸葛亮都是三國時代（公元二二〇——二六五）蜀漢的人。他們的故事見於三國志演義和許多戲劇裏，比正史的記載多了許多枝葉。在故事裏關羽是一位忠正的勇將，並且被尊爲武聖人，諸葛亮是一位足智多謀，能夠呼風喚雨的軍師。他們都是失敗的英雄，卻都成了一般人崇拜的偶像。【孫悟空】就是孫猴子，故事見西遊記。他自稱「齊天大聖」，能夠變化種種形狀；他用的金箍棒，也能夠變化種種形狀。

【姜子牙】就是姜尚，周文王的臣子，稱爲「太公望」，後世稱爲姜太公。武王伐商紂王，尊他爲師。後來封在呂國，又稱爲呂尚。他的故事見封神演義，故事裏稱他的號叫子牙，是武王的軍師，神通廣大，杏黃旗是他的指揮旗。【夢寐不忘】寐，口，睡着了。夢寐不忘，睡夢中也不會忘記。

【抓地毯】毯，去，和氈（出）不同音。狗抓地是找食物，但是抓地毯只是「蠻性的遺留」。這是隱喻，指「喜歡打仗」或好鬥也是「蠻性的遺留」。【封神】

傳】封神演義敘述武王伐紂、諸神助戰的故事，據近人考證，是明朝陸西星（公元十六世紀末在世）做的。【三國志演義】敘述魏蜀吳三國的故事，以蜀漢爲正統。元明間羅貫中（公元

十四世紀末在世）編，現在的通行本是清朝康熙年間（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毛宗崗改定的。【西遊記】敘說唐朝的和尚玄奘到印度取經的故事，孫悟空做了他的大徒弟。明

朝吳承恩（公元一五〇〇？——一五八二）作。【水滸】滸，尸，水邊。水滸傳敘述北宋以

來傳說的梁山泊英雄宋江等的故事，「水滸」就指梁山泊。羅貫中編，現在的通行本是明清間金聖歎改定的。

【福壽雙全】「福」和「蝠」同音；「全」紹興話讀音和「錢」同。【必定如意】「必」和

「筆」同音；「亭」紹興話讀音和「定」相似。【自出心裁】自己出主意剪裁，剪裁隱喻

製造。【芙蓉有餘】「芙蓉」和「富榮」同音。【骨董】古物，又寫成「古董」。

【炕】ㄎㄨㄥ，北方的土炕是砌成的，很寬大。【骰子】骰，ㄉㄞˋ，讀音，ㄩˋ，北平語音。讀音是

讀書的音，語音是說話的音，各地字音都有這個分別。【玉堂富貴圖】玉堂，用白石做欄杆

和臺階的殿堂，指朝堂。玉堂富貴，做了大官進到朝堂裏。玉堂富貴圖，畫些牡丹花來象徵這

句祝福詞，因為牡丹花向來是象徵富貴的。【亥年】農曆用天干地支記年。甲到癸叫十干，

子到亥叫十二支。十二支配鼠到豬十二種動物，叫做十二屬。亥年生的人屬豬，是豬年。

【己亥】公元一八九九年，清德宗光緒二十五年。【袍褂】清朝的官服。【紅纓花翎】清朝

官服的帽子叫「大帽」，有頂子，有紅纓，有時還拖一根翎子。翎子有幾種，花翎是大官戴的。翎

頂合稱「頂戴」。【錢幣】指有方孔的圓的銅錢，「光緒通寶」四個字在方孔的四周；「通

寶」的意義和「通貨」相同。

【頂榮身】頂戴榮身，官服榮身，就是做官榮身。【劉海】劉海蟾，或說後梁時人，或說遼時人，

傳說他成了仙，稱爲劉海。有灑金錢的故事，是看破金錢的意義，又有戲金蟾的故事。民間的畫常用這兩個故事做題材。

【太歲】就是木星。相傳太歲所在的方向是凶方，忌掘土建築，「太歲頭上動土」一句話就是這樣來的。【九日得辛，十干四丙】從前也用干支紀日，九日得辛，那末十日是壬，十一是癸，十二是甲，十三是乙，十四是丙。

【春牛】從前在立春前一天地方官行迎春禮，行列裏有牧人牽着紙糊的牛，象徵努力耕田，叫做春牛。這牧人和春牛都代表着神性，這種神管着農人的勤惰和一年的收成。【秋香桂子登】桂花獻秋香。【三陽開泰】春天的吉利話，三陽說陽氣多，

開泰指草木生長。畫這個圖是畫三隻羊來象徵，「羊」和「陽」同音。【春風得意】唐朝

孟郊中了進士，做了一首詩，後兩句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春風得意」是祝科舉得中的吉利話。【塗鴉】唐朝盧仝的詩「塗抹詩書如老鴉」，說他的兒子在書上亂塗

墨。後來用「塗鴉」隱喻書法拙劣。

【楊柳青】地名，在天津西南。

【威納斯】(Venus)羅馬的愛神，西洋畫和雕刻常用她做題材。【曼陀】鄭曼陀，廣東人，畫

「時裝美女」月份牌，曾經風行一時。【畫餅充飢】隱喻，指民衆用空虛的吉利話自慰。

討論 「一」爲什麼年畫不如劇畫多？ 「二」年畫有幾類？作者強調的是哪一類？——他爲

什麼強調這一類？

「三」「新年多吉慶」這幅畫裏表現着怎樣過年？——過年做哪幾件事？

「四」這幅畫裏哪些是動態？哪些是靜態？——作者怎樣描寫出來畫裏的動態？

「五」年畫

的作用在哪裏？牠的藝術的特點在哪裏？缺點在哪裏？

「六」作者對民衆藝術和一般藝術

家是什麼態度？

「七」作者在本文第二段開頭說，「這些事於我有什麼相干呢？我何必管

他？」頭段裏敘述的情形到底和下文相干還是不相干呢？——作者爲什麼這樣說呢？

練習 「一」「大家……提高而且推廣他們的營業，」這提高和推廣的意義是相同還是不同？

「二」「時代精神所趨」用了引號，除了表示引用成句外還有什麼用意？「趨」如果換成「驅」，

意義是否一樣？

「三」「不怕筆頭禿的描寫」怎樣講？

「四」同音和象徵有什麼不同？

「五」爲什麼說到國學專家？

「六」在「新年多吉慶」那張畫的描寫裏說到：「一個懷抱中

的小孩，……硬要近去玩一回，其實此生遲早總要玩一回的。」玩什麼？末一句話怎樣講？這

幾句話夠明白嗎？

「七」爲什麼說畫「時裝美女」的鄭曼陀有魄力？

「八」畫餅充飢有

什麼「可做的」？

山水畫

承名世

要說明山水畫的布置，先得說明山水畫的構圖原理。原來山水畫的構圖不是

對景實寫，而是用鳥瞰的方法將真景縮小，然後加以描寫的。眼睛中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層山或一重水，這樣簡單的景物是不容易構成山水畫面的。作畫的人得走入山水的深處，遍觀所有的風景，回到家裏，把所經歷的地方像畫地圖似的縮寫出來，得把自己放得很大，把風景縮得很小，好像看假山似的，纔能構成「咫尺千里」的畫面。

中國的山水畫也有很像真景的，如宋代的米芾、馬遠、夏珪，明末清初的石濤、石谿、龔半千、梅瞿山等人的畫，往往與真景相去不遠。但這祇是中國山水畫裏的變格，不能代表中國山水畫法。我們普通所看見的山水畫總是重山複嶺，深遠無際，這種風景祇可用腦子去想像，或者在畫裏看到，在真的自然界裏我們是看不到全部的。

有人說中國山水畫所代表的是由上看下的景致。這句話固然也有相當的理由，因為人的立足點愈高，所見便愈廣，所見的東西也愈小。不過中國山水畫如果真是寫的由上看下的景致，那末山腳下的東西便不能看得十分大而清楚。現在普通的山水畫卻以山腳下面的景物為主，所謂主樹主石往往描寫得十分到家，而上面

的山峯反而多是描寫大意。所以說中國山水畫所描寫的是由上看下的景致，理由並不十分圓滿。

總而言之，中國山水畫所畫的是詩，所畫的是經過詩人剪裁的材料，不是原來的呆山笨水。所以繁的布景，千山萬壑，極雄偉之致，簡的布景，一樹一石，又極高曠之趣。它是象徵的，文學的，甚至哲學的，不能用科學的學理來解釋。這是它的短處，同時也是它的長處。

中國山水畫的佈景，普通有三種法則。第一種是平遠——是由近看遠的景致，布置宜平坦曠遠，而不宜高峻重疊。第二種是高遠——是由下看上的景致，布置宜高危峻峭，而不宜平曠深隔。第三種是深遠——是由外看內的景致，布置宜深邃渺遠，而不宜淺露板實。也有平遠而兼高遠或深遠的，高遠而兼深遠或平遠的，深遠而兼平遠或高遠的。布局之法千變萬化，但其原則總不外乎「三遠」的道理。（小幅和橫幅宜用平遠，橫幅又宜用深遠，大幅和直幅宜用高遠和深遠，直幅尤宜用高遠。）

平遠的布景多用坡腳和沙、水表現，高遠的布景多用路徑和瀑泉表現，深遠的



布景多用層巒和雲煙表現。

無論平遠、高遠和深遠，布置樹石山巒的層次祇有一個祕訣，便是「人字排列法」。所謂「人」字是倒寫的「人」字。譬如偏左畫一叢樹石，算作一層，偏右再畫一叢樹石，又是一層，偏左的左面高，向右斜下，偏右的右面高，向左斜下——這兩層的结构便成一個倒「人」字。再偏左畫一座山峯，偏右畫一座山峯，又成一個倒「人」字。如此重疊上去，便成無數個倒「人」字了（平遠的層次少，高遠和深遠的層次多，尤其是深遠，層次不多便乏幽邃的



趣味)。不過每一層所佔面積的大小不可一律。第一層面積大，第二層面積便應該較小，第三層面積小，第四層面積便應該較大，如此參差變換，布局便不會呆板了。還有一點，三個大「人」字的當中往往包含着許多小「人」字。總之，無處不參差，無處不變化，纔算盡了能事。

除了「人字排列法」以外，還有縱橫、虛實的道理。什麼叫縱橫？就是直的布景與橫的布景相間。原來一幅畫應該有聳直的處所，同時也應該有橫列的處所，纔顯出有變化，有層次。譬如樹是聳直的，下面的坡石便應橫列；主峯是聳直的，遠處的山巒便應橫列。又，一幅畫的主要部分是聳直的，配襯的部分便應橫列，主要部分是橫陳的，配襯的部分便應聳直。古畫的布景所以易見深遠，便是應用這個道理。

什麼叫虛實？實是有筆墨的部分，虛是空白的部分。一張畫必須有虛有實，或實多虛少，或虛多實少，應隨地斟酌，求其穩妥。近人論畫，以爲與其實多虛少，寧可虛多實少，這話也不盡然。古畫往往千山萬樹，填塞滿紙，然而並不見得就不空靈。近人的畫雖然一丘一壑，滿紙空白，有時反覺板實。這是古人布置得宜，近人不善章法的緣故。譬如崇山峻嶺之中，在最適宜的處所露出一段煙雲的空白，便覺得無限空靈，而滿紙空白有時反倒沒有空靈之趣。

山水畫以樹石爲主（石包括山）。一幅畫必有主樹主山。就全幅說，幾叢樹裏必有一叢主樹（往往是較近的一叢），幾重山裏必有一重主山。就一層說，幾株樹裏必有一株主樹（往往是最前面的一株），幾座山裏必有一座主山。主樹主山，描寫應該特別着力，主樹主山一好，全幅便得勢了。

有樹有山是山水畫的正格，有樹無山或有山無樹是山水畫的變格。變格祇可偶一爲之，多作便乏意趣。變格的布景宜於奇特，使人看了不嫌單調，最要緊的是變化。

統一、均勻、變化三原則，雖然畫中無處不要應用，但在布局方面尤應特別注

意。一幅畫所以要有主樹主山，便是應用統一的原則——用主樹主山統領聯絡一切，使觀者的注意力集中起來。一幅畫的布局不可太偏重一面，須要各處勻稱，便是應用均勻的原則。但一幅畫的布局又不可各處太勻稱，須要或偏左，或偏右，或偏上，或偏下，疎處見密，密處見疎，一起一伏，一實一虛——這便是應用變化的原則。而全幅之中，各處須相呼應，不可使氣脈間斷，這也是最要緊的。

普通的山水畫，上下須留「天地頭」，大致約當全畫的四分之一，不宜過多過少；「地頭」約當「天頭」的三分之一，不過並不固定，應隨處斟酌。有的畫不露「天頭」或不露「地頭」，也有「天地頭」都不露的，這也是一種變格。大致高遠的畫往往不露「天頭」，以見其高，深遠的畫往往不露「地頭」，以見其深（有的在上面露出一段雲氣，有的在下面露出一段雲氣，更見深邃）。至於平遠的畫，則多留「天地頭」以見平曠。所以平遠的布局是山水畫中的一種最普通的章法。

篇題 本篇原題山水畫的布置法，是說明文。山水畫在中國畫的傳統裏佔着最高的地位，是給士人欣賞的，民衆懂不到。一般將山水畫看得很神祕、很複雜，了解和欣賞都不易。本文扼要的說明了「山水畫的布置法」，指示了了解和欣賞的道路；並且也說明了山水畫的性質，那是

了解和欣賞的基本。作者的經歷我們不知道。本文在三十五年的申報裏。

音義

【鳥瞰】(a bird's-eye view) 瞰，5, 4，往下看。鳥瞰，看全局，看大概。

【咫尺千里】

咫，2，周朝的八寸。咫尺，逼近，八寸或一尺的距離都是極近的。咫尺千里，咫尺有千里之勢。極局促的範圍包含極遠大的氣勢。

【米芾】一一六，號元章，北宋襄陽人，書畫家。

【馬遠】南宋時做畫院的待詔。

【夏珪】南

宋錢塘人，畫院的待詔。

【石濤】道濟和尚的號，明朝皇室的後人，畫家。

【石谿】髡殘和

尚的號，俗姓劉，江蘇武進人。又寫成石溪。畫家。

【龔半千】龔賢，號半千，江蘇崑山人，

書畫家。

【梅瞿山】梅清，號瞿山，安徽宣城人，書畫家，詩人。

討論 「一」山水畫是寫實的吗？怎樣說「山水畫所畫的是詩」？怎樣說山水畫「是象徵的，文

學的，甚至哲學的」？山水畫的短處在哪裏？

「二」什麼是鳥瞰的構圖？為什麼要求「咫尺

千里」的畫面？

「三」我們怎樣看假山？

「四」山水畫的題材是些什麼？為什麼「以山

脚下面的景物為主」？山水畫有遠近嗎？——用透視法嗎？

「五」綜合的說明「統一、均勻、

變化三原則」。

練習 「一」怎樣叫做「把自己放得很大」？

「二」什麼叫正格和變格？

「三」描寫並說

明一張畫。

動物的大小

海爾丹

各種動物之間的各種差別之中，最明顯的是大小的差別，可是不知什麼緣故，動物學家竟沒有很注意到這一點。在我面前的一本詳細的動物學教科書裏面，我找不到一句話，告訴我們鷹比麻雀大，河馬比兔子大，雖然在說到老鼠跟鯨魚的時候勉強地承認一個極小，一個極大。然而要說明兔子不能跟河馬一般大，或是鯨魚不能跟鯀魚一般小，其實並不怎麼困難。對於每個類型的動物有一個最適宜的大小，體積方面若是有了大的變化，形態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要有變化。

讓我們取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看看一個身是六十呎的巨人會怎樣——我少年時代的插圖本天路歷程裏的教皇巨人跟異端巨人就差不多有這麼高。這兩個怪物不但有十個克利斯欽的高，並且有他十倍的寬，十倍的厚，所以他們的體重就有他的一千倍，大概得有八九十噸。不幸，他們的骨頭的橫切面只有他的一百倍大，所以這兩位巨人的骨頭的每一方吋所必得支撐的重量就有一個普通人的骨頭的每一方吋所支撐的重量的十倍。我們人的大腿骨要是負擔十倍於我們的體重就要折

斷，所以教皇跟異端他們兩位只要抬腿走一步就要把大腿骨折斷。我記得我所看見的那個插圖裏他們倆是坐在地下的，大概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可是這麼一來，我們對於克利斯欽跟殺巨人的傑克這兩位英雄的武勇的欽佩也就未免要打點折扣了。

還是來講動物吧。假設一個羚羊，那個有着長而細的腿的秀麗的小動物，要往大裏長，它就要折斷它的骨頭，除非它在兩件事情裏做成一件。它可以讓它的腿長的粗而短，像犀牛一樣，那末每一磅的體重仍然能有差不多同面積的骨頭來支撐。要不然它可以把身體收緊，把四隻腳斜斜的伸出去，用來維持全身的穩定，像長頸鹿那樣。我提出這兩種動物來比較，因爲它們恰好跟羚羊屬於同一目，而這兩種動物在力學方面都是成功的，都是跑得很快的。

地心吸力對於克利斯欽只是一點小小的不便，對於教皇，異端，跟絕望就是莫大的恐怖。對於老鼠以及更小的動物，它簡直是毫無危險。你儘可把一個家鼠打一個一千碼深的礦穴裏扔下去；它到了底下，只是略略受點震驚就走開去，只要那地下是相當的軟和。一個野鼠就得送命，一個人就會碎裂，一匹馬就會化成血泥濺

在四處。因爲空氣對於運動所生的阻力是跟那個運動體的面積成比例的。把一個動物的長，寬，高各減成十分之一；它的體重就減爲千分之一，而它的面積只減爲百分之一。所以這個較小的動物所受的阻力比之它所受的地心吸力相對地增加了十倍。

所以，一個昆蟲是不怕地心吸力的；它落下來也沒有什麼危險，它釘在天花板上不費多大事。它能怪誕而好看地維繫它的身體，像長腳蜘蛛一樣，可是有一個力量是昆蟲的大威脅，跟地心吸力之於哺乳類相同。這就是表面張力。一個人洗了澡出來，身上帶一層薄薄的水，大約有一時的五分之一厚。這層水大概有一磅重。一隻淋了水的老鼠身上帶的水跟它的體重大致相等。一個淋了水的蒼蠅得攜帶多少倍於它的體重的水；大家都知道，一個蒼蠅讓水或是別的液體弄溼了之後，它的處境是很嚴重的。一個昆蟲去喝水，它所冒的危險跟一個人在懸崖之上探出身子去找東西吃不相上下。它一旦落在水的表面張力的掌握之中——那就是說，讓水弄溼——很可能就此走不開而終於淹死。有少數昆蟲，例如水甲蟲，它有法子使身上弄不溼；大多數昆蟲是憑藉一個長的吸管跟它們的飲料維持相當距離。

當然，高大的陸地動物還有其他困難。它們必須把血輸送到比人類更高的高度，因此需要更大的血壓和更結實的血管。有許多人會因血管破裂而死，尤其是腦子裏的血管容易破裂；這個危險，我們不妨假定，對於象或長頸鹿更加來得大。

可是各種動物都會因身體的加大而感覺困難，爲了以下的理由。一個標準的小動物，比方說，一個顯微鏡底下纔看得見的蠕蟲或輪蟲，它有平滑的皮膚，它所需要的氧氣全部能打這個皮膚透進去；它有一條筆直的腸子，腸子的面積足夠吸收它的食物；它只有一個腎臟，（已經夠用）。若是把它的身體在長，寬，高三方面全都增加十倍，它的重量就加了一千倍，於是倘若它要使用它的肌肉跟原來那個小動物有同樣的效率，它就需要一千倍的食物和氧氣，並且排洩一千倍的廢物。

可是倘若它的形狀不變，它的面積只會增加一百倍，於是每一個平方公釐的皮膚每分鐘非吸收十倍於從前的氧氣不可，每一個平方公釐的腸子每分鐘非吸收十倍於從前的食物不可。它們的吸收力達到極限之後，就非用特殊方法增加它們的面積不可。例如把一部分皮膚一簇一簇的拉出來做成鰓，或是把它按進去做成肺，這樣增加吸收氧氣的面積，使它跟那個動物的個兒成比例。例如一個人就有一百

平方碼的肺。同樣，腸子也不能還是平而直的了，它變成盤旋曲折，同時具有毛絨狀的表面。其他的器官也都變複雜了。高等動物不是因為比下等動物複雜所以纔比它們大。是因為它們更大所以纔更複雜。植物也是這樣。最簡單的植物，例如死水裏或樹皮上的綠藻，只是圓的單個的細胞而已。高等植物生長出葉子和根來，用以增加它們的面積。比較解剖學可說大部分就是增加面積使與體積成比例的一段奮鬥史。

有幾種增加面積的方法是在某限度之內有用的，可是不能廣大地適應。舉個例，脊椎動物從鰓或肺裏把空氣傳給血液送到全身，可是昆蟲是用一種叫做導管的許多細小的管子直接把氧氣送到全身各處，這些管子一頭通皮膚，那一頭可是不通的。這樣一來，它們雖然能用呼吸的動作把這個導管系統的接近體外的那一部分裏頭的空氣常常除舊換新，可是在那更裏頭的一部分細管子裏頭，氣就必須靠擴散作用透進去。氣體擴散在極短的距離是很容易的，這個距離比一個氣體分子跟別的分子的撞擊的間歇期間所走的一段路大不了多少倍。到了要作四分之一吋這麼長的長途旅行——從一個分子的觀點來看這是很長的旅程——這個程序就變得異常

之慢了。所以一個昆蟲的身體內離開空氣有四分之一吋的那些部分就會老得不到充足的氧氣。因此，幾乎沒有哪種昆蟲是厚到二分之一吋以上的。螞蟻的構造大體上跟昆蟲相同，還要笨重得多。可是它跟我們人類相同，用血液來攜帶氧氣，所以就能長得比任何昆蟲都大得多。倘若當初昆蟲會想到一種辦法，不是讓空氣滲透進去而是把空氣打進它們的組織，它們也許能長到龍蝦這麼大，雖然另有其他方面的顧慮會阻止它們變得跟人類一般大。

在飛行這方面也有完全相同的困難。航空學裏有一條基本原理，維持某一形狀的飛機使不下落所需要s的最小速率跟它的長度的平方根成比例。倘若它的長，寬，高各加四倍，它就必須增加一倍的速率纔能不掉下來。這樣，最小速率所需要的動力就比飛機的重量增加得更快。那個較大的飛機的重量比那個較小的六十四倍，可是得有一百二十八倍的馬力纔能維持在空中。把這條定理應用到鳥類，我們就會發現它們的大小很快就達到極限。一個天使，倘若他的肌肉不比老鷹或鴿子更有勁，那末他就需要一個突出大約有四呎的胸脯，纔能裝載運用他的翅膀的肌肉，而爲了減輕體重起見，他的兩條腿必須瘦削如高蹺。實際上，一個大鳥，如鷹或

鳶，它在空中維持並不主要地靠翅膀的運動。我們常常看見它在翱翔，就是平衡在一股上昇的氣流之上。連翱翔也會因為身體的加大而越過越困難。要不是這麼着，老鷹會變成老虎一樣大，對於人類的可怕將不在敵國飛機之下。

好，現在該掉過來說說身體大的好處了。最明顯的一個好處是能讓你保持溫暖。所有的溫血動物，在靜止的時候從每一單位面積的皮膚裏失去的熱量都相等；爲了補償這個損失，它們需要食物，但這個食物的量只要跟它們的面積成比例，無需跟它們的體重成比例。五千頭家鼠纔有一個人這麼重。可是它們聯合起來的面積，以及所消耗的食物或氧氣，卻有一個人的十七倍。事實上，一個老鼠一天所吃的東西有它的體重的四分之一，這些食物的主要用途就是維持它的體溫。爲了同一理由，小動物不能在太冷的地方生活，寒帶地方沒有爬蟲類，也沒有兩棲類，也沒有小哺乳類。斯壁次貝根島上最小的哺乳類是狐。小的鳥類冬天飛往別處，昆蟲則死去，雖然它們的卵能有六個月或更長的時期不凍死。最成功的哺乳類是熊，海豹，海象。

同樣，眼睛是非達到相當的大小沒有多大用處的器官。人類的眼的後部，外面

的世界的影像投射在那上面的，跟照相機的底片相當的那個東西，是由一些圓柱體及圓錐體鑲嵌組成的，這些圓柱體和圓錐體的直徑比一個平均的光波的長度大了多一點。每一隻眼睛大約有五十萬個這種圓柱體及圓錐體，要分清兩樣東西必須讓它們的影像落在各別的圓柱體或圓錐體之上。很明顯的，倘若圓柱體跟圓錐體的數目減少而直徑加大，我們看東西就沒有原來清楚。倘若它們有原來的加倍寬，在一定距離外的某兩點，必須離開加倍的遠，我們纔能辨別。可是倘若縮小它們的大小而增加它們的數目，我們也不能看得清楚些。因為要造成一個確實的影像，比光的波長更小，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個老鼠的眼睛不是一個人類的眼睛的縮小的模型。它的圓柱體和圓錐體比我們的小不了多少，所以數目就比我們的少得多。一個老鼠不能分清六呎之外的兩個人的臉。爲了要使它們還有點用處，小動物的眼睛，比例起它們的身體來，要比我們的大得多。在另一方面，大動物只需要比例地較小的眼睛，鯨魚的眼跟象的眼都比我們的大不了多少。

爲了更奧妙的理由，同一原理適用於腦。倘若我們比較一系列的很相類似的動物的腦的重量，如貓，齊他，豹，和虎的，我們就會發現體重增加四倍時，腦的重量

僅只加倍。較大的動物要有比例地更大的骨骼，可是能在腦，眼，以及一些別的器官上經濟些。

以上這些考索，證明每一類型的動物有一個最相宜的大小。然而儘管蓋利略在三百年前已經證明其不確，現在還是有很多人相信倘若蚊蚤有人這麼大，它會跳的一千尺高。事實上，一個動物能跳多高，與其說是跟它的大小成比例，無寧說是不相干。蚊蚤能跳二呎，人能跳五呎。倘若我們不去計及空氣的阻力，要跳到一定的高度，需要耗費的能量跟跳者的體重成比例。可是倘若管跳躍的肌肉是動物的身體的一定的幾分之一，每一噸肌肉所生的能量是與身體的大小無關的，只要在小動物身上能夠產生得足夠的快。實際上，一個昆蟲的肌肉，雖然收縮得比我們的更快，卻好像沒有我們的有勁；否則一個蚊蚤或蚱蜢準能跳起六呎高。

(呂叔湘譯)

篇類 本篇是科學的說明文，說明「每個類型的動物有一個最適宜的大小」。作者海爾丹(J. B. S. Haldane, 1892-)，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他的重要的著作有可能的世界(Possible Worlds, 1927)，科學與倫理(Science and Ethics, 1928)，演化的道路(The Course of Evolution, 1933)。

本文在一個科學的小冊子裏，是通俗的作品。譯者呂叔湘，江蘇省丹陽縣人，現任金陵大學教授。他譯的有美國薩洛揚 (Sarovay) 的石榴樹等書。

音義 **【天路歷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英國班揚 (John Bunyan, 1628-1688) 根據聖經做的寓言體小說，敘述基督徒克利斯欽 (Christian) 做了一夢，夢見滌除罪惡，歷盡艱難，終於上了天路，進了聖城。書裏把各種抽象的概念人格化，用這些概念作為故事中的人物。克利斯欽就是「基督徒」的概念的人格化，教皇、巨人和異端、巨人也都是概念的人格化。這叫做寓言體。這部書影響極大，各種文字的譯本很多。中國有威爾遜 (J. Wallace Wilson) 舊譯孫榮理重訂的語體本等。

【它】去，第三身指稱詞，指物。又寫成「牠」。複數可以用「它們」。中國語言裏不大用指物的第三身指稱詞，通常把那個物件的名稱重說一遍，複數在物名上加「這些」「那些」。不論單數複數，能省略就都省略。現在語文歐化，「它」和「它們」漸漸通用起來，但是說話裏用得很少。屬於同一目【羚羊、犀牛、長頸鹿都屬於脊椎動物哺乳類裏的有胎盤類。

【表面張力】物理學名詞。液體有表面張力，能夠吸住小東西。——表面張力和浮力不同。

【斯壁次貝根島】(Spitzbergen) 挪威的一串小羣島。

【齊他】(cheetah) 東方動物，像豹，幫助狩獵，意譯是「獵豹」。

【蓋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義大利天文學家。通常稱他的名字，不稱姓。

討論 「一」爲什麼動物學教科書裏不注意動物大小的差別？ 「二」爲什麼用巨人以及天使

來比方？ 「三」大動物有些什麼困難和好處？小動物呢？ 「四」動物的適宜的大小是憑

什麼定的？ 「五」什麼是體積？什麼是形態？ 「六」體重和面積怎樣關聯着？體積和面

積怎樣關聯着？ 「七」地心吸力和表面張力對大小動物有些什麼影響？ 「八」鰓和肺有

些什麼作用？ 「九」本文提到哪些動物的次數比較多？——爲什麼？ 「十」本文用數字

很多，除了表示確實外還有什麼作用？ 「十一」指出本文裏遞進的表現。

練習 「一」背誦或默寫「所以，一個昆蟲是不怕地心吸力的」一段和「在飛行這方面」一段。

「二」摘出本文裏幽默的句子像「我找不到一句話，告訴我們鷹比麻雀大……」等。 「三」提出不容易明了的句子，大家來解釋。

地球！我的母親！

郭沫若

地球！我的母親！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懷中的兒來搖醒，
我現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親！

你背負着我在這樂園中逍遙，

你還在那海洋裏面

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過去，現在，未來，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樣纔能夠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不願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這開曠的空氣裏面，
對於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裏的農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保母，
你是時常地愛撫着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的是你的寵子，那炭坑裏的工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 Prometheus，
你是時常地懷抱着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除了這農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你不肖的兒孫，

我也是你不肖的兒孫。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兒孫，

他們自由地，自主地，隨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們的賦生。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動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不羨慕那空中的飛鳥：

他們離開了你要在空中飛行。

地球！我的母親！

我不願在空中飛行，

我也不願坐車，乘馬，着襪，穿鞋，

我只願赤裸着我的雙腳，永遠和你相親。

地球！我的母親！

你是我實有性的證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個夢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個妄執無明。

地球！我的母親！

我們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縹緲的天上

還有位甚麼父親。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宇宙中一切現象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聲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飛騰。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縹緲的天球，是你化妝的明鏡，

那晝間的太陽，夜間的太陰，

只不過是那明鏡中的你自己的虛影。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過是我們生物的眼球的虛影；
我只相信你是實有性的證明。

地球！我的母親！——

已往的我，只是個知識未開的嬰孩，

我只知道貪受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飲一杯水，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親！

我聽着一切的聲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動，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感覺着一切的芬芳采色，

我知道那是你給我的贈品，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的靈魂便是你的靈魂，

我要強健我的靈魂，

來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要報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愛我你還要勞我，

我要學着你勞動，永久不停！

篇題 本篇是詩，是地球的讚美詩，把地球當作母親，歌唱對於她的感恩。中國古代說天父地

母，希臘農神地米突（Demetter）也是女的。作者郭沫若，原名開貞，四川省樂山縣人，留學日本

學醫，創造社的創始人，詩人，作家，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專家，思想史家。他的詩有兩個新的

主題，就是汎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由於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

由於後者，他要做個「地之子」，地球的兒子。我們選他做五四時代的詩人的代表之一。他的

第一部也是代表的詩集是女神，本詩在女神裏。

晉義 【樂園】伊甸 (Eden) 園，在天上，聖經說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原住在那裏。本詩裏的樂園是在地上。

【Prometheus】希臘神話說他到天上偷了火給人類，因此人類能夠超出萬物。

【隨分地】照着大自然所給的一份那麼着。 【賦生】賦，給。賦生，天賦的生命，大自然所給的生命。

【夢幻泡影】見金剛經，說世界像夢幻泡影。夢幻是虛空的，水泡的影子也是虛空的，隱喻。

【妄執】佛家語，認為我是實有的叫「我執」，認為物是實有的叫「法執」。兩種「執着」都是虛假的，不可信的，都是妄執。 【無明】佛家語，癡暗的心，漆黑一團。佛家以為一切妄執起

於無明。

【空桑】古代傳說伏羲 (Fuxi) 族的姑娘去採桑葉，在空的桑樹幹裏得到一個男嬰，就是伊尹。見呂氏春秋本味篇。 【父親】指天父，就是上帝。

【太陰】月亮。

討論 「一」地球怎樣做着母親？作者要怎樣做兒子呢？ 「二」地球是怎樣的樂園呢？

「三」本詩怎樣讚美地球的「實有性」？——作者對佛教和基督教取什麼態度？ 「四」誰是

地球母親的肖子？——爲什麼？

〔五〕爲什麼「要常在開曠的空氣裏面」表示「孝心」？爲

什麼「不願坐車，乘馬，着襪，穿鞋」？——怎樣叫做「永遠和你相親」？

〔六〕怎樣報地球母

親的深恩呢？

〔七〕摘出本詩裏重疊的句子，分別說明重疊的作用。

練習 〔一〕背誦或默寫十三至十五段。

〔二〕哪些是母職的最確切的隱喻？

〔三〕「炭

坑的工人」和 Prometheus 怎樣關聯着？伊尹和「父親」怎樣關聯着？

〔四〕爲什麼尤

其羨慕蚯蚓？

〔五〕「雪雨」和「血液的飛騰」相比，確當嗎？

〔六〕爲什麼要說星球

是「我們生物的眼球的虛影」？

〔七〕本詩各段的哪幾行一致的用韻？

居里夫人小傳

——一個新女子的模型——

陳衡哲

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是鐳質的發明者，也是近代一個第一等的科學家。關於她在科學上的貢獻與地位，國內的科學雜誌上已經有過專門的介紹，不用我多說了。我現在要說的，是她的身世與人格。

夫人原名 Marie Sklodowska，於一八六七年的十一月七日，生於波蘭的華沙

城。父親是一位中產的地主，但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喜愛文學，擅長數學物理，曾做過大學的教授及校長。母親也是一位奇女子，是一個著名女校的校長。在家庭中，她又是兒女的良師，丈夫的益友。夫人生長在這樣優美高明的環境之下，在知識和人格的兩方面，便早已得到了一個良好堅固的根基。

在兒童的時代，夫人的嗜好是傾向於文藝音樂的，但對於數學物理，也有同樣的欣悅與了解。後來她的母親死了，她修習音樂的機會便減少了。在十七歲的時候，她離開了華沙，別了她的老父與家庭，到一個富農的家裏去教書，以求分一點老父在經濟上的擔負。在這個時期之內，她決定了她求學的宗旨——她要到巴黎去專修數學與物理——於是她便開始積蓄她求學時的費用。

在離開波蘭之前，她曾回到華沙，同她的老父過了一年快樂的生活。同時，她也在這時參加了一點波蘭青年們的祕密救國工作。這些青年志士們，與夫人一樣，都相信復興波蘭的事業是應該建築在學問與人格的基礎之上的。故他們都願砥志礪行，到異國去做苦學生。在一八九一年的初冬，夫人乃別了老父，到了巴黎，開始她的苦學生活。在巴黎的波蘭學生是很多的，夫人初去之時，也常常參加他們的工

作與聚會，但後來因專心研究科學，便無暇再及此類的活動了。

到巴黎的第三年，夫人在一個家庭宴會上，遇到了一位青年科學家。「我一進客廳，」夫人在她的自述中這樣說，「便見一位高個子的少年，站在窗前。他有琥珀色的頭髮，大而清明的眼睛，莊嚴和藹的態度，以及一個夢想家的神情。我們談話之後，他便要求我允許他常來看我，因為我們的志趣很相同，意見也很一致。」這位青年科學家不是別人，乃是因為研究科學而不願結婚的居里先生。後來居里先生告訴她，他並不是一個忘情戀愛的人，但他怕女人，因為「女人常用生命與自然的力量，來引導我們向後走。」夫人在寫她丈夫的行述時，也說，「我常常對我說，他到三十六歲還不會結婚的緣故，是因為他不易得到那位夢中的同志，那位能與他同做科學之夢的伴侶。」但在那一夕的宴會上，居里先生居然把他的夢中的伴侶找到了，而且這位伴侶也真能不使他失望。

相識一年以後，這一對科學上的情人，彼此便都明白，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是沒有第二個人能代替眼前這一位的了。於是他們便在一个簡單的儀節之下結為夫婦。在普通女人的生命中，結婚雖不必一定是戀愛的墳墓，卻沒有不成為學問或事

業的墳墓的。但在居里夫人的生命中，結婚竟是她事業與學問的開始。這固然由於他們夫婦的志同道合，但也未嘗不由於那所志所道能超乎平凡。不然，跳舞場中，賭博檯上，飲食衽席之間，一個男的或是一個女的又豈不能一樣的覓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伴侶？

自此以後，居里夫婦便開始去做他們的科學的夢了。關於這夢的奇偉成績——鑄質的發明及其他——我已說過，不在此處記述了。此處且讓我來述一下他們兩人的夢中生活。

第一，他們所做的，並不是一個柔軟的，玫瑰色的夢，乃是一個與環境奮鬥的壯健的夢。他們兩人都不是有錢的人，而在結婚的第三年，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孩子，於是這位未來的女發明家，除去烹調及家事之外，又須兼做保姆了。但她絕不以此爲苦。他們夫婦間的高超情感，能使她享樂一切的工作，無論是科學的或是廚房的，雖然她也未嘗不惋惜她的精力與光陰。當他們結婚的時候，有人送了他們一點錢，作爲禮物。他們便把那錢買了兩輛自行車，逢星期日或是假日，便雙雙的騎着車子到郊外去，作一天或是數天的旅行。他們常常採集了許多野花，回來供在瓶中。居

里死後的一晚，夫人有這樣的記載：「在那書室中，他親自從鄉間折來的野花，是仍舊新鮮的開放着，但人是沒有了。」這寥寥數語的酸楚的回憶，反襯出了他們的生
活多少恬淡與和諧！

第二，在學校的設備上，他們兩位也是得不到什麼便利的。他們沒有自己的試驗室。最初居里先生的工作室是在一個課室外的過道上。後來學校給了他們一間破屋，作為他們試驗鐳質的場所。那屋遮不住風雨，趕不出暑熱，「在寒冷的冬天，一個舊而小的火爐，只烘暖了圍近牠的那一點面積。」他們沒有儀器，除了幾件簡陋的管子與量杯。這時他們對於鐳質的研究，已經不能不分工了。居里先生研究的是鐳的性質，而夫人研究的卻是採取鐳質的方法。她終日用極細的頭腦，做着極笨重的工作。有時她須用一個和她一樣長的大鐵棍，不住手的攪動那燒着的流質，至於數小時。有時又須把那試驗過的物質，大量大量的往室外傾倒。他們沒有助手，也沒有僕人，但他們絕不以爲苦。他們不會嚷着「設備不周，供給陋劣，我們不能工作」這一類的話。他們一天一天的做去，一步一步的試驗，終在一八九八年獲得了那個驚人的發見。

我們看了這兩位天才夫婦在這時期的生活，第一個感想是，天才是不受環境支配的。有天才的人即使在陋屋破桌間，也能作驚人的科學發明，即使在黑暗的囚室中，也能有奇偉的文藝創作。雖然優良的環境比了惡劣的環境有時更能幫助天才的成功，但環境的惡劣也決不能作爲一個人人生失敗的藉口與推諉。

我們的第二個感想是，天才雖然不受物質環境的支配，但精神上的恬靜與慰樂，尤其是夫婦間的契合與協作，卻是成就天才的一個重要條件。居里夫婦的簡陋的物質環境，與他們的偉大發明，即是一個證明。假使在他們中間缺少了一個精神上的和諧——從興趣，人格，及天才的相同而得到的和諧——這個霄壤懸殊的環境與發明是不容易發生關係的。不信，且看居里夫人自述的一段。

「我們終日在試驗室工作，喫的是學生們所喫的簡單飲食。在我們那個破陋的棚子中，照臨着一個偉大的安靜。有時在等待一個試驗的時候，我們兩人便來回的走着，談談現在，又談談將來。有時我們覺得冷了，便在小火爐的旁邊飲一杯熱茶，這便能使我們重新振起精神來。我們在這樣的遐想中生活着，像做一個完美的夢一樣。」

我看到這裏，不由得想起了那位七百餘年前的大詞人李易安居士的結婚生活。我們且看她的自述。

「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後屏居鄉里十年，……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見李著金石錄後序）

這兩位天才女子，生時不同，國籍不同，教育與志趣也各不相同，而兩人在學問上及家庭中的生活，卻有這樣一個極相似的精神。她們像顯示奇蹟一樣，給我們看到一個完美的人生，看到一個夫婦結合的最高意義。

我們的第三個感想是，一個人若欲成就他的天才，他對於他的事業與學問，必

須先有一個虔誠與專一的信心。社會的浮華與虛榮，乃是擾亂這個信心的最強仇敵，所以是很可厭的。關於這一個意思，居里先生說得最痛快。他說：

「最痛苦的是，我們不得不在我們所生存的偏狹的社會中作種種的讓步。

要是一個人的讓步太少了，他必然受到摧殘；要是讓步太多了，他又成爲一個沒有骨氣之人，他將看不起他自己。我現在已不能如十年前的堅定了。在那時候，我以爲……一個人是不應該對於他的環境讓一步的。我甚至相信一個人不妨發展他的過失，猶如發展他的美德一樣。」（見夫人

著居里傳）

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這豈不是一個怪物的口吻？但這個意見卻是與居里夫人的意見完全一致的。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科學是最神聖的，最值得尊敬虔拜的。他們的愛情，也是因爲能建築在這個聖壇之上，方才有了價值。假使他們但知道趨承社會的意嚮，或是應付社會的膚淺的要求，他們還能有偉大的成功嗎？後來他們的發明爲一般人士接受之後，他們的名譽更一天高似一天，而他們的痛苦也就隨着來了。居里夫人對於這個情形，有這樣的幾句記載。

「因爲我們的發見，可厭的聲名便起來了。牠擾亂了我們在試驗室的安靜工作。後來我們同 Becquerel 三人分得了諾貝爾獎金之後，我們的工作便更爲人所注目了。有時竟至絕對沒有平安。訪問的，要求寫文章與講演的，每天都來打斷（我們的工作）。」（見夫人自述）

但除去誠意的不願枉費時間與精神於無謂的酬酢之外，這兩位夫婦卻並不是什麼怪物。他們敬愛道義的朋友，喜歡恬淡簡樸的生活，愛樂天然的景物。對於社會與國家的事業，他們也能盡力相助，絕不漠視。故他們對於鐳質的採取與施用的方法，完全公開，遂使鐳質的製造與治療成爲一件對於社會的重大貢獻。而在歐戰初起之時，巴黎的危亡迫於旦夕，夫人卻又隻身來往巴黎，把鐳質遷移到安全之地。又親到前線去，爲傷兵施用鐳質的治療，爲醫生看護講解施用那治療的方法與手續。但這都是後話了。

在一九〇六年，居里先生的名望正如日到中天的時候，一夕在朋友處走回家的途中，他突然的被一輛汽車壓死了。這晴天的霹靂打在夫人的身上，最初是但見全世界都變爲黑暗。但慢慢的，她記起她的兩個女兒，和他們夫婦兩人同做的夢了。

她又記起了丈夫常常對她說的話，「即使我死了，你還當繼續的做你的工作。」這一句話給了她一個再與生命奮鬥的勇氣。後來巴黎的科學院又決議使她補充了她丈夫在巴黎大學的教授席。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因為那裏是從來不會有過女教授的。在一九一一年，夫人又獨自受到了一個諾貝爾的化學獎金。一九一二年，巴黎大學又創立了一個鑛質研究所，請夫人做了主任。

在這樣繁忙，這樣艱巨的工作中，夫人卻不會忘了她的兩個女兒的教育，和她對於她們的責任。那時居里的母親是早已去世了，他的老父久已搬來和他們同住，並且幫助他們撫育這兩個女孩子。居里死後，夫人的研究及教授的工作便更加繁重起來，她的女孩子的教養責任也就更加移到了那位老翁的肩上。夫人對於兒童教育的見解是很不平凡的。她主張兒童不必多讀書，但是應該注重科學的觀察與文藝的嗜好，尤應該鍛鍊身體，與天然接近。她因老翁喜愛鄉居，所以他們不久便全家遷到巴黎的郊外去住。不幸老翁在一九一〇年死了，於是夫人便與同志們組織了一個實驗學校，大家親自參加教授的工作，使兒童們能在文藝與科學兩方面得到平衡的發展。經過了兩年的這樣的訓育，她的兩個女孩子便居然很年輕的進入

了大學。她的大女兒對於科學尤有興趣，她不但得到了一個好助手，還得到了一個青年的同志與伴侶。

一九一四年，歐戰突然開始。德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侵入中立的比利時，不到幾個星期，巴黎便可以聽到敵人的礮聲。於是夫人奉了政府的命令，把她試驗室中的鐳質親自攜帶到法國的臨時國都 Bordeaux 去。但是她並不願離開她的職守，她把鐳質放到安全地點之後，仍即日回到了危在旦夕的巴黎城。此後三年之中，她的生活便大半消磨在傷兵醫院中，如我上面所說的。

現在夫人已經六十五歲了，卻仍在做着那鐳質研究所的主任，不斷的爲一班青年科學家做着領路的工作。她受到了全世界的敬仰，爲地球上所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女科學家。但她仍是那樣的簡樸，那樣的謙和，那樣的恬淡翰晦。我們因此明白，她的成就已經超出了她丈夫的期望，她所做的夢已經不是科學所專有的榮光。因爲她給予我們的，不但是——一個科學上的偉大貢獻，並且是一個更爲偉大的人格，一個完美高尚的人生模型。

篇題 本篇是簡單的傳記，傳主科學家居里夫人是「一個新女子的模型」。作者陳衡哲女士，湖南省衡山縣人，留學美國，學歷史。回國後和任鴻雋結婚，歷任各大學歷史教授。本文一九三三年作，居里夫人還活着。她死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死後中波文化協會編印了一本居禮斯克渥多斯喀夫人榮哀錄，本文也收在裏面，題爲居里夫人。書裏還有同作者的哀悼居禮夫人和居禮夫婦合傳譯本介紹語。合傳是黃人傑譯的。

音義 【錳質】居里夫人在一八九八年從瀝青鈾礦裏提煉出一種稀異的新原素，定名 radium，譯爲錳。錳質的放射能力極大，能夠蛻變，可藉以測定岩石年代，治療癌症等。 【人格】作

者在哀悼居禮夫人那一篇裏指出「夫人人格的光輝處」，「第一是她對於科學的忠心與專一」，「第二是她的完滿的人生」，「第三是她的恬淡簡樸的生活」。

【華沙城】(Warsaw)波蘭的首都。 【擅長】專長。擅，戶口，專。

【復興波蘭】波蘭建國在公元十世紀，到十八世紀末被俄普奧三國瓜分。 【砥志礪行】砥，又讀世。礪，力。砥和礪都是磨刀石，常用作磨鍊的意義。

【自述】居禮夫人作居禮傳，附自述，中文譯本改稱居禮夫婦合傳。 【居禮先生】(Pierre

Curie, 1859-1903)

【戀愛的墳墓】瑞典散文家和人生批評家愛倫凱女士 (Ellen Key, 1849-1926) 說「結婚是戀愛

的墳墓」，後來成了名句。

【衽席】衽，日，又寫成衽，睡的席。中國古代沒有桌椅，地上鋪

席，坐也在席上，睡也在席上。

【絕不】斷不，絲毫不。

【藉口】藉||借。

【契合】融和，一致。

【霄壤懸殊】霄壤，天地；懸，遠，殊，差——差得遠。霄壤懸殊，像一個

天一個地似的差得那麼遠。

【遐想】T-Y，遙遠的想望。

【李易安居士】李清照，別號易安居士——居士是不做官的人，別號常用這個名稱。她是北宋末南宋初濟南人，活了七十多歲（公元一〇八一——？），有漱玉詞。她和諸城趙明誠結婚。他搜集了許多古代銅器和石刻的拓本，加上題跋，編成金石錄，現在還存着。他死後，她給這部書做後序，敘述夫婦「在學問上及家庭中的生活」，和兵亂後書籍拓本等散失的慘狀。趙做過幾回郡守，所以她用相當於他的官階的古代的爵位稱他做「侯」。

【太學】在汴京，現在河南開封。

【族寒】家族微小，聲勢不大。

【朔望】農曆每月初一叫

朔，十五叫望。

【謁告】請假，宋朝用語。謁，一，請。

【質衣】當衣服。

【相國寺】

開封城內廟會場所。

【市】買。

【展玩咀嚼】一面賞玩碑文，一面吃果子（咀，口）。

【葛天氏之民】葛天氏，傳說裏的上古帝王，無爲而治。東晉陶淵明作五柳先生傳（就是他的自傳），傳贊末尾有「葛天氏之民歟！」一句，指自由自在的生活着的人。

【屏居鄉里】屏， ウレム ，退。屏居，退隱。鄉里，指諸城。

【校勘】 ウレム ，拿同書的不同的本子來比對審查。

【整集】整理，集合。

【籤題】古代的書是卷軸式，用象牙牌子題名，叫做籤，拴在卷軸上。後來的書本，改在書面上貼一張籤條題名字。

【鼎彝】古代銅器。鼎三隻腳，燒煮用具，和現在的鍋的作用相像。彝， ニ ，常用的器具。鼎上常有鑄的或刻的銘文，拓下來就是拓本。

【摩玩舒卷】摩玩鼎彝，舒卷書畫。舒，打開；卷，捲起。

【夜盡一燭爲率】率， ムシ ，限制。每夜點完一枝燭爲限。

【甘心老是鄉】願意在這種情境裏終老。鄉，隱喻。

【顯示奇蹟】聖靈顯示奇蹟，聖經裏常見。

【諾貝爾獎金】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 1833-1896），瑞典化學家和工程師，製造炸藥，成爲大富人。遺囑定下物理學、化學、醫學或生理學、文學、和平五種獎金，每年給予成績優異的人，不分國別。獎金的數目固然很大，更其重要的，這獎金已經成了世界的榮譽。

【酬酢】 ウツク 。酬，主人敬客人酒；酢，客人敬主人酒。現在和「應酬」同義，範圍很廣，不專指敬酒。

【晴天的霹靂】霹靂， ウカ ，暴雷。晴天的霹靂比喻意外的打擊。

【破天荒】唐朝荊州人考進

士，老取不上。大家把荊州叫做天荒，就是文風不盛的荒地。後來有人中了進士，大家就稱他爲破天荒。後來用作「從沒有過現在才有」的意義，隱喻。

【迅雷不及掩耳】迅速。這句話比喻出乎意外，來不及防備。【Bordeaux】在法國西南部，

沿大西洋。【韜晦】去么——藏而不露。

討論 「一」居里夫人的家庭對她有什麼影響？ 「二」她的祖國的情形對她有什麼影響？

「三」居里先生怎樣是「一個夢想家」？他的夢是什麼？ 「四」他爲什麼不願意結婚？

「五」結婚怎麼會成爲學問或事業的墳墓？居里夫人的結婚爲什麼又是她事業與學問的開始？

「六」居里夫婦怎樣與環境奮鬥？ 「七」什麼是「那個驚人的發現」？ 「八」天才受環境

支配嗎？ 「九」什麼是居里夫婦「精神上的和諧」？ 「十」他們和李清照夫婦怎樣相似？

「十一」我們應該對社會讓步嗎？ 「十二」居里夫婦，尤其是夫人，怎樣盡力於社會與國家的

事業？ 「十三」居里先生死後，重新鼓起夫人的奮鬥的勇氣的是些什麼事？ 「十四」夫

人對兒童教育有些什麼不平見的見解？ ——怎樣不平凡？ 「十五」什麼是她丈夫對她的期

望？她怎樣超出了他的希望？ 「十六」「一個新女子的模型」應該是怎樣的？ 「十七」本

文裏屢次提到的一個意思是什麼？ ——爲什麼老提到它？

練習 「一」本文敘述居里夫人身世的部分和描寫她的人格的部分，作法不同，不同在哪裏？

「二」「相識一年以後，這一對科學上的情人，彼此便都明白，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是沒有第二個人能代替眼前這一位的了。」怎樣講？

「三」「戀愛的墳墓」怎樣講？

「四」怎樣叫做「柔軟的，玫瑰色的夢」？——舉例說明？

「五」那「寥寥數語的酸楚的回憶」怎樣「反襯出了他們（居里夫婦）的生活多少恬淡與和諧」？

「六」嚷着「設備不周，供給陋劣，我們不能工作」這一類的話的是哪樣的人？

「七」居里先生說，「我甚至相信一個人不妨發展他的過失，猶如發展他的美德一樣。」怎樣講？——為什麼一般人會把這種話看成「怪物的口吻」？

「八」「他們（居里夫婦）的愛情……能建築在這個聖壇之上」，什麼是「這個聖壇」？——愛情怎樣「建築」在上頭？

文人宅

朱自清

杜甫最能行云，「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經注，秭歸「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看來只是一堆爛石頭，杜甫不過說得嘴響罷了。但代遠年湮，渺茫也是當然。往近裏說，孽海花上的「李純客」就是李慈銘，書裏記着他自撰的楹聯，上句云，「保安寺街藏書一萬卷」；但現在走過北平保安

寺街的人，誰知道哪一所屋子是他住過的？更不用提屋子裏怎麼個情形，他住着時怎麼個情形了。要憑弔，要流連，只好在街上站一會兒出出神而已。

西方人崇拜英雄可真當回事兒，名人故宅往往保存得好。譬如莎士比亞吧，老宅子，新宅子，太太老太太的宅子，都好好的，連傢具雜物都存着。莎士比亞也許特別些，就是別人，若有故宅可認的話，至少也在牆上用木牌標明，讓訪古者有低回之處——無論宅裏住着人或已經改了鋪子。這回在倫敦所見的四文人宅，時代近，宅內情形比莎士比亞的還好。四所宅子大概都由私人捐款收買，布置起來，再交給公家的。

約翰生博士宅在舊城，是三層樓房，在一個小方場的犄角上，靜靜的。他一七四八年進宅，直住了十一年；他太太死在這裏。他和助手就在三層樓上小屋裏編成了他那部大字典。那部寓言小說刺塞拉斯大概也在這屋子裏寫成；是晚上寫的，只寫了一禮拜，爲的要付母親下葬的費用。屋裏各處如門堂，複壁板，樓梯，碗櫥，廚房等，無不古氣盎然。那著名的大字典陳列在樓下客室裏；是第三版，厚厚

的兩大冊。他編著這部字典，意在保全英語的純粹，並確定字義，因為當時作家採用法國字的實在太多了。字典中所定字義有些很幽默：如「女詩人，母詩人也，」(she-poet, 準 she-goat——母山羊——字例)又如「燕麥，穀之一種，英格蘭以飼馬，而蘇格蘭則以為民食也，」都夠損的。——倫敦約翰生社便用這宅子作會所。

濟茲宅在市北漢姆司台德區。他生卒雖然都不在這屋子裏，可是在這兒住，在這兒戀愛，在這兒受人攻擊，在這兒寫下不朽的詩歌。那時漢姆司台德區還是鄉下，以風景著名，不像現時人煙稠密。濟茲和他的朋友布朗同住。屋後是個大花園，綠草繁花，靜如隔世；中間一棵老梅樹，一九二一年乾死了，幹子還在。據布朗的追記，濟茲夜鶯歌似乎就在這棵樹下寫成。布朗說，「一八一九年春天，有隻夜鶯做窩在這屋子近處。濟茲常靜聽它歌唱以自怡悅；一天早晨喫完早飯，他端起一張椅子坐到草地上梅樹下，直坐了兩三點鐘。進屋子的時候，見他拿着幾張紙片兒，塞向書後面去。問他，才知道是歌詠我們的夜鶯之作。」這裏說的梅樹，也許就是花園裏那一棵。但是屋前還有草地，地上也是一棵三百歲老桑樹，枝葉扶疏，至今結桑椹；

有人想夜鶯歌也許在這棵樹下寫的。濟茲的好詩在這宅子裏寫的最多。

他們隔壁住過一家姓布龍的。有位小姐叫凡耐，讓濟茲愛上了，他倆訂了婚。

他的朋友頗有人不以爲然，爲的女的配不上。可是女家也不大樂意，爲的濟茲身體弱，又像瘋瘋顛顛的。濟茲自己寫小姐道：「她個兒和我差不多——長長的臉蛋兒——多愁善感——頭梳得好——鼻子不壞，就是有點小毛病——嘴有壞處有好處——臉側面看好，正面看，又瘦又少血色，像沒有骨頭。身架苗條，姿態如之——臍膊好，手差點兒——腳還可以——她不止十七歲，可是天真爛漫——舉動奇奇怪怪的。到處跳跳蹦蹦，給人編譚名，近來愣叫我『自美自的女孩子』——我想這並非生性壞，不過愛鬧一點漂亮勁兒罷了。」

一八二〇年二月，濟茲從外面回來，吐了一口血。他母親和三弟都死在癆病上，他也是個癆病底子；從此便一天壞似一天。這一年九月，他的朋友賽焚伴他上羅馬去養病；次年二月就死在那裏，葬新教墳場，才二十六歲。現在這屋子裏陳列着一圈頭髮，大約是賽焚在他死後從他頭上剪下來的。濟茲死後第二年，賽焚向人談起，說他保存着可憐的濟茲一點頭髮，等個朋友捎回英國去。他說他有個怪想頭，想

照他的希臘琴的樣子作根別針，就用濟茲頭髮當絃子，送給可憐的布龍小姐，只恨找不到這樣的手藝人。濟茲頭髮的顏色在各人眼裏不大一樣：有的說赤褐色，有的說棕色，有的說暖棕色，他二弟兩口子說是金紅色，賽焚追畫他的像，卻又畫作深厚的棕黃色。布龍小姐的頭髮，這兒也有一餅存着。

他倆訂婚戒指也在這兒，鑲着一塊紅寶石。還有一冊翻「四摺本」莎士比亞，是濟茲常用的。他對於莎士比亞，下過一番苦工夫；書中頁邊行裏都畫着道兒，也有些精湛的評語。空白處親筆寫着他見密爾頓髮作和獨坐重讀黎瑯王劇作兩首詩；書名頁上記着「給布龍凡耐，一八二〇」，照年份看，準是上義大利去時送了作紀念的。珂羅版印的夜鶯歌墨蹟，有一份在這兒；另有哈代漢姆司台德宅作一詩手稿，是哈代夫人捐贈的，宅中出售影印本。濟茲書法以秀麗勝，哈代的以蒼老勝。這屋子保存下來卻並不易。一九二一年，業主想出售，讓人翻蓋招租。地段好，脫手一定快的。本區市長知道了，趕緊組織委員會募款一萬鎊。款還募得不多，投機的建築公司已經先向業主講價錢。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虧得市長和本區四委員迅速行動，用私人名義擔保付款，才得挽回危局。後來共收到捐款四千六百五十

鎊（約合七八萬元），多一半是美國人捐的；那時正當大戰之後，爲這件事在英國募款是不容易的。

加萊爾宅在泰晤士河旁乞而西區。這一區至今是文人藝士薈萃之處。加萊爾是維多利亞時代初期的散文家，當時號爲「乞而西聖人」。一八三四住到這宅子裏，一直到死。書房在三層樓上，他最後一本書弗來德力大帝傳就在這兒寫的。這間房前面臨街，後面是小園子；他讓前後都砌上夾牆，爲的怕那街上的囂聲，園中的雞叫。他著書時坐的椅子還在，還有一件呢浴衣。據說他最愛穿浴衣，有不少件。蘇格蘭國家畫院所藏他的畫像，便穿着灰呢浴衣，坐在沙發上讀書，自有一番寬舒的氣象。畫中讀書用的架子還可看見。宅裏存着他幾封信，女司事願意給訪問的人聽，朗朗有味。二樓加萊爾夫人屋裏放着架小屏，上面橫的豎的斜的正的貼滿了世界各處風景和人物的畫片。

迭更斯宅在「西頭」，現在是熱鬧地方。迭更斯出身貧賤，熟悉下層社會情形；

他小說裏寫這種情形，真是酣暢淋漓之至。這使他成爲「本世紀最通俗的小說家，又，英國大幽默家之一」，如他的老友浮斯大給他作的傳開端所說。他一八三六年動手寫匹克威克外傳，在月刊上發表。起初是紳士匹克威克等行獵故事，不甚爲世所重。後來僕人山姆出現，談諧嘲諷，百變不窮，那月刊頓時風行起來。迭更斯手頭漸寬，這才遷入這所宅子裏，時在一八三七年。

他在這裏寫完了匹克威克外傳，就是這一年印成單行本。他算是一舉成名，從此直到他死時，三十四年間，總是蒸蒸日上。來這屋子不多日子，他借了一個飯店舉行外傳發表週年紀念，又舉行他夫婦結婚週年紀念。住了約莫兩年，又寫成塊肉餘生述、滑稽外史等。這其間生了兩個女兒，房子擠不下了。一八三九年終，他便搬到別處去了。

屋子裏最熱鬧的是畫，畫着他小說中的人物，牆上大大小小，突梯滑稽，滿是的。所以一屋子春風。他的人物雖只是類型，不免奇幻荒唐之處，可是有真味，有人味；因此這麼讓人歡喜讚歎。屋子下層一間廚房，所謂「丁來谷廚房」，道地老式英國廚房，是特地布置起來的——「丁來谷」是匹克威克一行下鄉時寄住的地方。

廚房架子上擺着帶釉陶器，也都畫着迭更斯的人物。這宅裏還存着他的手杖、頭髮；一朵玫瑰花，是從他尸身上取下來的；一塊小窗戶，是他十一歲時住的樓頂小屋裏的；一張書桌，他帶到美洲去過，臨死時給了一女兒，現時罩着紫色天鵝絨，蠻伶俐的。此外有他從這屋子寄出的兩封信，算回了老家。

這四所宅子裏的東西，多半是人家捐贈；有些是特地買了送來的。也有借得來陳列的。管事的人總是在留意搜尋着，頗爲苦心熱腸。經常用費大部靠基金和門票、「指南」等餘利；但門票賣的並不多，「指南」照顧的更少，大約維持也不大容易。

格雷以挽歌辭著名。原題中所云「作於鄉村教堂墓地中」，指司安克波忌士的教堂而言。詩作於一七四二格雷二十五歲時，成於一七五〇，當時詩人懷古之情，死生之感，親近自然之意，詩中都委婉達出，而句律精妙，音節諧美，批評家以爲最足代表英國詩，稱爲詩中之詩。詩出後，風靡一時，誦讀模擬，遍於歐洲各國；歷來

引用極多，至今已成爲英美文學教育的一部分。司妥克波忌士在倫敦西南，從那著名的溫澤堡去是很近的。四月一個下午，微雨之後，我們到了那裏。一路幽靜，似乎鳥聲也不大聽見。拐了一個小彎兒，眼前一片平鋪的碧草，點綴着稀疏的墓碑；教堂木然孤立，像戲臺上布景似的。小路旁一所小屋子，門口有小木牌寫着格雷陳列室之類。出來一位白髮老人，慇懃地引我們去看格雷墓，長方形，特別大，是和他母親、姨母合葬的，緊挨着教堂牆下。又看水松樹，老人說格雷在那樹下寫挽歌辭來着。挽歌辭裏提到水松樹，倒是確實的。我們又兜了個大圈子，才回到小屋裏，看挽歌辭真蹟的影印本。還有幾件和格雷關係很疏的舊東西。屋後有井，老人自己汲水灌園，讓我們想起「灌園叟」來。臨別他送我們每人一張教堂影片。

篇題 本篇是遊記，記述倫敦幾所文學家住過的舊宅子，附帶敘述附近的地方一位文學家的遺跡。作者朱自清，號佩弦，江蘇省江都縣人，祖籍浙江紹興，現任國立清華大學教授。著有背影、歐遊雜記、倫敦雜記等，本文見倫敦雜記。

晉義 【杜甫最能行】杜甫，號子美，唐朝鞏縣人，做到「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來稱爲「杜工部」（七一二——七七〇）。他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最能，水手，唐朝蜀地方言。【屈原】戰國

時代楚國大夫，不得志於國君，自投汨羅江淹死（約在公元前三四〇——二九六）。他著有離騷、九章等，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

【水經注】漢末桑欽著水經，後魏酈道元（公元五六世紀間在世）做注，稱爲水經注。後來經文就和注文混合難分。

【秣歸】秣，現在湖北有秣歸縣，楚國舊境。 【代遠年湮】年代模糊（湮，一）。

【孽海花】清末著名的小說，裏面的人物多半影射當時的人物。作者「東亞病夫」，是曾樸（一八七一——一九三五）的筆名。

【李慈銘】別號菴客，清朝浙江會稽人，名士和學者，著有越縵堂日記。

【楹聯】對聯。楹是堂屋前面中間兩根柱子。對聯常刻在或掛在或貼在這兩根柱子上，所以通稱楹聯。

【保安寺街】在北平宣武門外，清朝所謂「宣南」的住宅區裏。 【憑弔】據遺跡發感慨。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國大戲劇家，詩人。他的故鄉是愛文河上的斯特拉福特（Stratford-On-Avon），那裏保存着他的老宅子，新宅子，他的太太老太太的宅子。

【低回】猶「徘徊」。

【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著名的字典學者，又是作家。

【舊城】倫敦市「中東區」。

【刺塞拉斯】（Rasselas）書裏亞比西尼亞王叫這個名字。 【損】尖刻，北平話。

【濟茲】（John Keats, 1795-1821）浪漫派大詩人。 【漢姆司台德區】（Hampstead）

【布朗】（Charles Armitage Brown） 【夜鶯歌】（Ode To A Nightingale） 【扶疏】茂

盛。

【布龍】(Brawne) 【凡耐】(Fanny) 【肱膊】くわくご，臂，膀子，北平話。又寫成胳膊。

【譚名】「メロ」，綽號，開頑笑的名字。 【愣】カム，副詞，硬，不能通融。ハ發獸。

【賽樊】(Joseph Severn) 【拊】「ム」，帶，北平話。 【希臘琴】豎琴。

【四摺本】四摺本指書本的大小，這裏指莎士比亞早期的印本。翻四摺本是重印的四摺本。

【密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 詩人，著有失樂園等。 【黎琊王】(King Lear) 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又譯為李爾王。

【珂羅版】(colotype) 照相印刷，用玻璃版，版上

塗「珂羅丁」和別種藥的混合液。 【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 詩人和小說家。

【千鈞一髮】鈞，古代的重量單位，一鈞是三十斤。一根頭髮繫着一千鈞的重量，表示非常危急，

誇張的隱喻。

【加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91) 散文家，著有法國革命史，英雄與英雄崇拜等。

【泰晤士河】(Thames River) 橫貫倫敦。 【乞而西區】(Chelsea) 【維多利亞時代】

Queen Victoria, 英國女王，一八三七——一九〇一在位。 【弗來德力大帝傳】(History

of Frederick II)

【迭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小說家。 【浮斯大】(John Forster)

【匹克威克外傳】(The Pickwick Papers) 有蔣天佐譯本。 【山姆】(Sam Weller)

【快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 有林琴南(文言)、董秋斯(題「大衛·科波菲爾」)、許天虬(題「大衛·高柏菲爾」)三種譯本。 【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 林琴南譯本(文言)。

【突梯滑稽】滑(ㄍㄨ)稽，沒有棱角，隨順世俗。突梯，形容滑稽的樣子。見楚辭卜居篇，古代方言。現在說「突梯滑稽」，就同通常說「滑稽」一樣。 【一行】一光，一羣(人)。 【蠻】很，吳語。用「蠻」爲的強調。

【指南】嚮導書。

【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 詩人。 【挽歌辭】(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風靡一時】靡，𦉳，草木被風吹倒。一時的人像被風吹倒似的，隱喻影響之

大。 【司安克波忌士】(Stoke Poges) 【溫澤堡】(Windsor Castle) 英國皇室的離宮。

【水松樹】(yew tree) 【來着】表示動相的詞。這裏表示「寫」的動作已經有過，這種動相

叫做「後事相」。北平話。 【灌園叟】莊子天地篇記着子貢經過漢陰，看見一個老人從井裏

取水灌菜園，又慢又吃力。他勸老人用木頭做個桔槔來打水。桔槔是槓桿作用，打起水來快而省力，現在內地還在用。老人卻不高興用機械，說用了機械就失去天真了。

討論 「一」憑弔古蹟和崇拜英雄完全是一回事嗎？

「二」爲什麼提到屈原、李慈銘、和莎士

比亞？

〔三〕說說關於約翰生博士大字典的幾件事。

〔四〕濟茲的夜鶯歌是怎樣寫成的？

〔五〕他怎樣訂婚？訂婚的戒指什麼樣子？他到羅馬去的時候，送給他未婚妻什麼紀念品？

〔六〕他怎樣死的？——說說他的頭髮的故事。

〔七〕他的屋子裏還留着他的什麼筆蹟？

〔八〕加萊爾有些什麼怪脾氣？

〔九〕迭更斯怎樣成名的？

〔十〕他的屋子裏的紀念品有幾

類？哪一類最足以紀念他？——爲什麼？

練習

〔一〕講講杜甫的兩句詩。

〔二〕「靜如隔世」怎樣講？「自美自的女孩子」怎樣講？

〔三〕怎樣叫「一屋子春風」？

〔四〕爲什麼說教堂「像戲臺上布景似的」？

〔五〕爲什麼

作者看見老人想起「灌園叟」來？

〔六〕本文敘述四個文人宅，或詳或略，有一貫的原則嗎？

社 戲

魯 迅

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爲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後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麼來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平的時候，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面麼？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

麼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鑿鑿地響。我們挨進去，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卻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墜墜的響着了，用了心，纔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我們退到後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卻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腳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着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許多路，忽聽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他很詫異的說，「怎麼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只在鑿鑿墜墜的響，並沒有聽到你的話。」

後來我每一想到，便很以為奇怪，似乎這戲太不好——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臺下不適於生存了。

第二回忘記了哪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

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於是忘了前幾年的瑟瑟嚶嚶之災，竟到第一舞臺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爲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使用了纔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臺是遲的，而第一舞臺卻是新式構造，用不着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鐘纔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那老旦嘴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纔疑心他或者是目連的母親，因爲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小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我的斜瞥了我一眼，說道，「龔雲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於是看小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麼事物，而況這身邊的胖紳士的吁吁的喘氣，

這臺上的鑿鑿噹噹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加以十二點，忽而使我省悟到這裏不適於生存了。我同時便機械的擰轉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擠，覺得背後便已滿滿的，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後無回路，自然擠而又擠，終於出了大門。街上除了專等看客的車輛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了，大門口卻還有十幾個人昂着頭看戲目。別有一堆人站着並不看什麼，我想，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而叫天卻還沒有來……

然而夜氣很清爽，真所謂「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這樣的好空氣，彷彿這是第一遭了。

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彷彿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於劇場，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遠遠的看起來，他自有他的風致。我當時覺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會想到的話，因為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

很好的好戲，到北京以後的連進兩回戲園去，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可惜我不知道怎麼一來，竟將書名忘卻了。

至於我看那好戲的時候，卻實在已經是「遠哉遙遙」的了，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我們魯鎮的習慣，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倘自己還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時我的祖母雖然還康健，但母親也已分擔了些家務。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了，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那地方叫平橋村，是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是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但在我是樂土：因為我在這裏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因為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裏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遊戲，在小村裏，一家的客，幾乎也就是公共的。我們年紀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卻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為他們合村都是同姓，是本家。然而我們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

我們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鉤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蝦是水世界裏的獸子，決不憚用了自己的兩個鉗捧着鉤尖送到嘴裏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釣到一大碗。這蝦照例是歸我喫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爲高等動物了的緣故罷，黃牛、水牛都欺生，敢於欺侮我，因此我也總不敢走近身，只好遠遠地跟着，站着。這時候，小朋友們便不再原諒我會讀「秩秩斯干」，卻全都嘲笑起來了。

至於我在那裏所第一盼望的，卻在到趙莊去看戲。趙莊是離平橋村五里的較大的村莊；平橋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戲，每年總付給趙莊多少錢，算作合做的。當時我並想不到他們爲什麼年年要演戲。現在想，那或者是春賽，是社戲了。

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這一年，這日期看看等到了。不料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決沒有留用的道理。其餘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鄰村去問，也沒有，早都給別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氣惱，怪家裏的人不早定，絮叨起來。母親便寬慰伊，說我們魯鎮的戲比小村裏的好得多，一定看幾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親卻竭力的囑咐我，說萬不

能裝模裝樣，怕又招外祖母生氣，又不准和別人一同去，說是怕外祖母要擔心。

總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戲已經開場了，我似乎聽到鑼鼓的聲音，而且知道他們在戲臺下買豆漿喝。

這一天我不釣蝦，東西也少喫。母親很爲難，沒有法子想。到晚飯時候，外祖母也終於覺察了，並且說我應當不高興，他們太怠慢，是待客的禮數裏從來所沒有的。喫飯之後，看過戲的少年們都聚攏來了，高高興興的來講戲。只有我不開口；他們都歎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間，一個最聰明的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他說，「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嗎？」十幾個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攙掇起來，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興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們，不可靠；母親又說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們白天全有工作，要他們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這遲疑之中，雙喜可又看出底細來了，便又大聲的說道，「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

誠然，這十多個少年委實沒有一個不會鳧水的，而且兩三個還是弄潮的好手。外祖母和母親也相信，便不再駁回，都微笑了。我們立刻一闕的出了門。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櫓，一枝兩人，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嚷的，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卻還以為船慢。他們換了四回手，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還有幾點火，料想便是戲臺，但或者也許是漁火。

那聲音大概是橫笛，宛轉，悠揚，使我的心也沈靜，然而又自失起來，覺得要和他瀰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漁火；我纔記得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趙莊。那是正對船頭的一叢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經去游玩過，還看見破的石馬倒在地下，一個石羊蹲在

草裏呢。過了那林，船便彎進了叉港，於是趙莊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胡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裏出現了。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臺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臺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

「近臺沒有什麼空了，我們遠遠的看罷，」阿發說。

這時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臺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對戲臺的神棚還要遠。其實我們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願意和烏篷的船在一處，而況並沒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見臺上有一個黑的長鬚子的背上插着四張旗，捏着長槍，和一羣赤膊的人正打仗。雙喜說，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能連翻八十四個筋斗，他日裏親自數過的。

我們便都擠在船頭上看打仗，但那鐵頭老生卻又並不翻筋斗，只有幾個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陣，都進去了，接着走出一個小旦來，咿咿呀呀的唱。雙喜說，「晚上看

客少，鐵頭老生也懈了，誰肯顯本領給白地看呢？」我相信這話對，因為其時臺下已經不很有人，鄉下人爲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覺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不過是幾十個木村和鄰村的閒漢，烏篷船裏的那些土財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戲，多半是專到戲臺下來喫糕餅、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簡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卻也並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願意看的是一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許多時都不見，小旦雖然進去了，立刻又出來了一個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託桂生買豆漿去。他去了，一刻，回來說，「沒有，賣豆漿的鬻子也回去了。日裏倒有，我還喝了兩碗呢。現在去舀一瓢水來給你喝罷。」

我不喝水，支撐着仍然看，也說不出見了些什麼，只覺得戲子的臉都漸漸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漸不明顯，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沒有什麼高低。年紀小的幾個都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談話。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給一個花白鬚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纔又振作精神的笑着。在這一夜裏，我以爲這實在

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終於出臺了。老旦本來是我所最怕的東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這時候，看見大家也都很掃興，纔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當初還只是踱來踱去的唱，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擔心；雙喜他們卻就破口喃喃的罵。我忍耐的等着許多工夫，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抬，我以為就要站起來了，不料他卻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舊唱。全船裏幾個人不住的吁氣，其餘的也打起呵欠來。雙喜終於熬不住了，說道，「怕他會唱到天明還不完，還是我們走的好罷。」大家立刻都贊成，和開船時候一樣踴躍，三四人徑奔船尾，拔了篙，點退幾丈，回轉船頭，架起櫓，罵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進了。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縹緲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

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躡，連夜漁的幾個老漁夫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離平橋村還有一里模樣。船行卻慢了，搖船的都說很疲乏，因為太用力，而且許久沒有東西喫。這回想出來的是桂生，說是羅漢豆正旺相，柴火又現成，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喫的。大家都贊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裏，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羅漢豆。

「阿阿，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老六一家的，我們偷哪一邊的呢？」雙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說。

我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且慢，讓我來看一看罷。」他於是往來的摸了一回，直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裏，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為再多偷，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於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裏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們中間幾個年長的仍然慢慢的搖着船，幾個到後艙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剝

豆。不久豆熟了，便任憑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匿起來用手撮着喫。喫完豆，又開船，一面洗器具，豆莢豆殼全拋在河水裏，什麼痕跡也沒有了。雙喜所慮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鹽和柴，這老頭子很細心，一定要知道，會罵的。然而大家議論之後，歸結是不怕。他如果罵，我們便要他歸還去年在岸邊拾去的一枝枯柏樹，而且當面叫他「八癩子」。

「都回來了！哪裏會錯。我原說過寫包票的！」雙喜在船頭上忽而大聲的說。我向船頭一望，前面已經是平橋，橋腳上站着一個人，卻是我的母親，雙喜便是對伊說着話。我走出前艙去，船也就進了平橋了，停了船，我們紛紛都上岸。母親頗有些生氣，說是過了三更了，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但也就高興了，笑着邀大家去喫炒米。

大家都說已經喫了點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纔起來，並沒有聽到什麼關係八公公鹽柴事件的糾葛，下午仍然去釣蝦。

「雙喜，你們這般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罷？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壞了不少。」

我抬頭看時，是六一公公掉着小船，賣了豆回來了，船肚裏還有贖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們請客。我們當初還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蝦嚇跑了！」雙喜說。

六一公公看見我，便停了楫，笑道，「請客？——這是應該的。」於是對我說，

「迅哥兒，昨天的戲可好麼？」

我點一點頭，說道，「好。」

「豆可中喫呢？」

我又點一點頭，說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來，將大拇指一翹，得意的說道，「這真是大市鎮裏出來的讀過書的人纔識貨！我的豆種是粒粒挑選過的，鄉下人不識好歹，還說我的豆比不上別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給我們的姑奶奶嘗嘗去……」他於是打着楫子過去了。

待到母親叫我回去喫晚飯的時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羅漢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給母親和我喫的。聽說他還對母親極口誇獎我，說，「小小年紀便有見識，

將來一定要中狀元。姑奶奶，你的福氣是可以寫包票的了。」但我喫了豆，卻並沒有昨夜的那麼好。

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籀題 本篇是隨筆體的小說，敘述兒童時代看鄉村野臺戲的情景。作者魯迅，原名周樹人，號豫才，浙江省紹興縣人（一八八一——一九三六）。魯迅是筆名，他的外家姓魯。這是他的很早用最常用的筆名，別的筆名還很多。他的作品題本來名號的極少。他原學海軍，後來留學日本學醫，後來才決定做文學的工作來教育民衆。他的創作從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狂人日記開始，而影響最大的是阿Q正傳。他的題材是農村，主題是打倒封建的禮教。同時他用了尖銳的筆批評舊傳統，諷刺老中國。他做過中學校長，做過大學教授；愛護青年，領導青年，直到死的一天，始終如一。他對舊社會始終在戰鬥着，後來並創造了雜文做更尖銳的戰鬥武器。他和許多青年人在一起努力的促進新社會的實現，青年人最信服他。現在有魯迅全集；又有魯迅三十年集，是不包括翻譯的作品的。本篇在他的第一個創作集吶喊裏。

音義 【社戲】社日是春秋兩季祭神的日子。在這祭日常有種種賽會和演戲，來報答神的恩德，

一面大家也樂一回。社戲就是這種酬神的戲。

【見見世面】看看外面的情形，開開眼界。

【戲文】戲（吳語）。

【爍】戶Xε，耀。

【辮子很光的】指看座兒的，也就是茶房。那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所以還有人留着辮子。

【毛骨悚然】悚然，ムXZ，害怕的樣子。毛骨悚然，彷彿說「打個寒噤」，汗毛和骨頭都驚了一下似的。北平話又單說「毛骨」。

【譚叫天】譚鑫培，藝名「小叫天」，又稱「叫天兒」，平劇最著名的鬚生。他的腔調學的人極多，稱爲譚派。【聊以塞責】姑且用來應付那請求。【法要】道理（文言）。【延宕】—勿尤，

拖延着不就做。【目連】佛的徒弟，神通廣大，曾到地獄裏救出母親。目連救母的故事在中國

非常流行，至今依然。【龔雲甫】平劇著名的老旦。

【沁】—ム，滲透。

【哩】カ一，舊有的語助詞，作用同「呢」，現在只有「呢」。

【魯鎮】作者小說裏常用這地名，指他的故鄉紹興。

【歸省】—T-L，回家看望老人。

【掃

墓】上墳，通常在農曆清明節就是現在的植樹節前後。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詩經小雅斯干

篇的頭兩句。干，借作「澗」。——緩緩的澗水，深深的南山。

【行輩】—カ一。行是行列；輩也是行列。行輩，班輩。

【犯上】冒犯在上的人。論語裏把「犯

上」和「作亂」連起來說，在宗法社會裏「犯上」是個大罪名。

【憚】ウマ，怕，文言。

【春賽】春天報答神恩的祭禮。

【航船】定期來往的客船。

【央求】

【絮叨】ウマ，叨嘮，通常說「絮絮叨叨」。

【伊】

他（浙東話，但是這裏用作女性第三身指稱詞）。

【攛掇】ウマ，勸人去倣。

【鳧水】ウマ，浮水，游水。鳧的本義是野鴨，這裏恐怕只是作「浮」的同音字用。

【弄潮】

在潮水裏游泳。

【潺湲】ウマ，水聲。

【瀾散】ウマ，擴散。

【蘊藻】ウマ，金魚藻，一種水草。

【蹲】ウマ。

【屹】ウマ，聳起。

【筋斗】ウマ，跟頭。

【白地】空地。

【咎】ウマ。北平話說ウマ或ウマ，寫同一個字。

【縹緲】ウマ，若有若無。

【羅漢豆】蠶豆（浙東話）。 【旺相】×尤丁尤，長得多，長得足。相，樣（浙東話）。

【渴睡】カゼー，睏，現在通行寫「瞌睡」。

【楫】リノ，槳（文言）。

【中喫】中×△，好喫（浙東話，北平話裏這樣用的「中」字只見於「中用」）。

討論 「一」作者在北京看了兩回戲，看見的怎樣？聽到的怎樣？想到的怎樣？——爲什麼他

願意去看這兩回戲？ 「二」他怎樣批評這兩回的戲？ 「三」從這兩回看戲裏看出作者的

性格是怎樣的？ 「四」北京的人怎樣愛看戲？ 「五」作者怎樣想到了社戲？——日本人

的批評對嗎？ 「六」作者在平橋村的生活是怎樣的？ 「七」他不能去趙莊看戲，怎樣表

示他的失望？ 「八」趙莊的戲臺是怎樣的？——戲是怎樣的？——他欣賞些什麼？討厭些

什麼？ 「九」土財主的家眷怎樣看戲？——爲什麼他們這樣？ 「十」孩子們偷豆，他們

的天真的態度從哪些處可以見出來？ 「十一」「六一公公是怎樣的人？ 「十二」爲什麼那

夜的豆和那夜的戲那麼好呢？——完全是豆好戲好嗎？

練習 「一」背誦或默寫「兩岸的豆麥」一段和以下的三段。 「二」作者怎樣描寫戲園裏的

擠？——怎樣描寫那條長凳？ 「三」他怎樣描寫那在他身旁的紳士和他的胖？ 「四」他

怎樣遞進的描寫他在第一舞臺的不耐煩？ 「五」他怎樣描寫在去趙莊看戲的時候的高興和

性急？

「六」怎樣叫「自失」？他聽到笛聲怎樣的「自失」？

「七」為什麼有「神棚」？

「八」為什麼他們的「白篷的航船本也不願和烏篷的船在一處」？

「九」怎麼「戲子的臉都

漸漸的有些稀奇」呢？

「十」作者怎樣寫了母親的愛？

「十一」為什麼作者要寫社戲卻

先從在北京看戲寫起？這在全篇的效果上有什麼作用？

活在謊話裏的人們

李廣田

含着淚，手心裏緊緊地握着那封信，他從外甥那裏告別了出來。走幾步，又躊躇一陣，他甚至想再去切實向外甥叮囑一番：千萬別把信中的消息告訴長庚的母親，就是鄉裏鄰舍中任何人也不要告訴。但他終於不會再回去，因為他完全信託他的外甥，他相信他會記得他的囑咐，不把那消息洩漏。自從自己的兒子出去了，這個外甥便成了他唯一的親信，就連讀一封信，也必須跑了遠路來找外甥讀，因為他讀得又確切，又詳細，而且一字一句講出來，正如長庚的母親所說，「就好像聽那寫信的人對面說話一樣。」他又想，如果長庚在家，他和外甥一樣，也可以自己當門遮戶了，他們兩個的年齡相差不多，都是從小在他眼前長大起來的。但是現在……他

再也想不下去了，他迎着冷風，一雙老眼裏落下淚來。他蹣跚涼涼地走向回家的道路。

他，六十歲。他的女人，五十五歲。但表面上看來，女人比他顯得更衰，更老，因為她日日夜夜總在想念着兒子。

他們有幾畝薄田。耕作之餘，還營一個小小生意：賣燒餅。兒子在家的時候，田裏的事情多由兒子管，生意上的事情由兩個老人管。老婦人淘麥，推磨；老頭子和麵，掌爐，並挑擔子去賣。老頭子脾氣剛愎躁急，恨家不富，恨兒子不成人。他希望兒子多作工，最好日夜不休息。又希望兒子少花錢，最好是一個小錢也不用。可是兒子的性情卻又恰恰相反。他終日罵兒子，甚至打他，而且無輕無重，摸到扁擔，就是扁擔，摸到棍子，就是棍子，不論什麼，儘管打過去，反正兒子不還手。把個兒子逼得沒頭沒路，不知哪裏吹來一陣風，一個奇怪機緣，把個年輕人帶到天外去了。一飛他媽！飛到天邊也不管，」他當時這樣說。他嘴硬，他心裏卻暗暗地軟了。田地裏的草荒起來，缸裏的水也不再永久溢滿，連那賣燒餅的生意也受了些連累。何

況那個作母親的還在指着鼻子數量。老頭子有時候工作疲乏了，就難免嘆息一聲，說道：「老了，不中用了！」於是老婦人的責備就擲了過來：「誰叫你長庚趕了出
去呢，你這老昏君！」他沒有話講，只訥訥地喊道：「你你你你……」其初兒子一
去無音信。過不半載，信來了，兒子說，他已經在那邊有了一個棲身的巢穴，他很想
家，他想賺到大把錢帶回來給老人家。又過了兩年，兒子果然歸來了，他從那個多
森林與野獸的邊陲上帶來了一個堅實粗碩的身軀，還有一口奇奇怪怪的語音，把兩
個老人喜得瘋狂起來。「那個地方簡直和外洋一樣，風俗人情和中原全不同，太遠
了，過山，過水，過大海，坐車，坐船，騎驢，騎馬……太遠了！」可是過不十天半月，
老頭子的脾氣又發了，兒子的歸來像一個夢，夢醒了，兒子也不見了。老婦人哭得
涕淚縱橫，罵道：「孩子回來，留還怕留不住，你又把他打跑了，你這老昏君！」他還
是沒有話講，只是訥訥地喊道：「你你你你……」

兒子第二次出走後又來過信。他又回到了那個多森林與野獸的巢穴。他說他
不久要娶一個女人，並且說，一年兩年，頂多三年，便帶着女人回家，說不定還抱一
個孫孫。可是這以後不久，兩個國家的戰爭便爆發起來了，連這小小的農村中，經

過種種傳說，也知道有番邦外國來爭奪中國的江山了。至於兒子的信息，那就根本不敢盼望了。

這遙遠的戰爭是不是已經結束了呢？從那戰爭的開始到現在，已經又過了多少歲月，他們自然記不清，總覺得極其久遠罷了。然而今天又忽然接到這封信，真是出人意外。當時老婦人興奮得哭起來，她急忙到佛堂裏叨唸一陣，並叩了一陣頭。老頭子莫知所以，他恍恍惚惚覺得那信上的字迹有點不對，他心裏暗暗跳着。

此刻他手掌中緊緊握了那封信，從外甥家裏回來，將近自己村舍了，他還記得臨去時她一再囑咐：「快去快去，去叫外甥給唸唸，叫他一字一字唸，一字一字講，你記好，別糊糊塗塗的，回來好講給我聽！」他真願意他的家更遠一些，願意這條路更長一些，但是他終於來到自己門上了，而且迎面就是長庚的母親。他切一切牙齒，用力趕了幾步，還不忘記偷揩一下眼睛。不等女人開口，他就把那信在空中搖着，強堆了滿臉笑，用了高朗的聲音喊道：

「長庚在信上說，他很好，他發了財，就要娶新媳婦了。」

他抖擻着精神向家裏走，老婦人在後面追，笑着問道：

「怎麼樣？就要成親？」

「是啊，就要成親了。」他倉皇地答，他一點兒也不停留，他急急忙忙到廚房裏去提水桶，拿扁擔，他故意使扁擔水桶碰得叮叮噹噹響，他把擔子挑起來，一股勁兒向外衝，他此刻彷彿年輕了許多。老婦人追着，問着：

「他可寫了那新媳婦的模樣？」

「模樣很俊，大腳板，不纏小腳。」

他一面回答，一面挑了空水桶向外闖，出門時水桶卻猛烈地碰在門框上，兩個水桶左右搖擺，幾乎把他搖個跟斗。

「你簡直瘋了，老昏君！」

老婦人無可如何，笑着一個極自然的微笑，轉回來。

老頭子挑了水桶，走到街上，他腳步慌張，不想同人招呼。可是村中人卻有的已經知道長庚來信了，就問道：

「聽說長庚又有信來了？」

「是啊，又有信來了。」他一面回答，一面走。

「信上說些什麼？」村人還在打聽。

「說得很好，說就要娶媳婦了。」

他急忙走向井邊去，還聽到後面有人說：

「好極了，要吃喜酒啊。」

當他挑了水回家時，看見老婦人正在廚房裏燒火，他心裏一驚，纔發覺自己幾乎忘了一件大事。他悄悄地到堂屋裏一看，果然那封信不在桌面上，他知道長庚的母親已經把那封信放在那個小包裏了。那是一個紅布小包，那裏邊包了十幾封信，自從兒子出門以後，所有來信都在這個小包裏。像珍惜田畝文書一般，他們也同樣珍惜這個小包。一旦有認字的人來了，尤其是當那個親信的外甥來了，老婦人就打開這小包，請他給她唸，給她講，像講故事一樣。她聽了有時笑笑，有時嘆息，有時落下淚來。老頭子輕手輕腳，站在凳子上，把那個小紅包從門龕上取了下來。他打開它，那封信果然就在裏邊。他把那信取出來，又把紅包網好，放在原處。他在那門後費心尋找，終於找到了一個洞，他把那裏的土塊取開一點，把那信藏在裏邊。又

把土塊塞好。當他剛好做完這件事時，老婦人進來了。

「你弄甚麼呢，你？」

「我我我……」他沒有說明白，兀自走出去。

天色暗下來，鷄已進了埕。每天傍晚，老婦人總不忘記看看鷄，並把鷄埕的門杜起來。今天老頭兒特別慇懃，他到處張羅，看看這裏，望望那裏，他代替了老婦人，把鷄埕也杜好了。掌燈之後，老婦人喊他吃飯，他卻無心吃。一面吃着喝着，老婦人就一再問及那信中情形，他卻只說明天要作多少燒餅，淘多少麥，磨多少麵粉。飯後不久，他就上牀睡了，他剛剛把身子交給土匠，就不能自己地長嘆一聲。老婦人說：

「你今天可真是太疲乏了。」

「是太疲乏了，還有點頭痛，」他含糊地回答。

稍稍沈默一會，老婦人又忍不住問道：

「長庚將來帶媳婦回家，你應當早給他們弄一間屋子，一間屋子可不是一口氣能吹成的，這件大事你可曾想過？」

「想過了，」他說，「這些事有我，不用你操心！」

他不耐煩，猛然翻過身去，臉朝向牆壁，不再動，不再言語，連氣也似乎不出了。

這以後，老婦人就一心盼望兒子的喜訊。她更切盼兒子的歸來，並且還帶着一個年輕媳婦，至於孫孫，她並不急切，因為她想，媳婦生孩子，還是來家纔好，她可以照顧媳婦生產，不致出毛病。但這又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假設要生，就非生不可，絕不能十萬八千里，翻山過海，等到來家生。她想到這裏，不覺笑了笑。她還擔心，那個外路女人也許奇裝異服，南腔北調，不慣於這裏的生活，或性情不投，以致婆媳間不能相安。她下了決心，一定要好以待承媳婦，她知道自己能忍耐，自己生來仁慈。她想得很多。她常常同老頭子談這些。但老頭子卻並不熱心，常常含含糊糊，彷彿三心二意，胡思亂想。而且，在她眼裏看來，他真是忽然老了十年。她有時聽到他在嘆息，她就問道：

「怎樣啊，你可是不舒服？」

「不，」他回答，「沒有什麼不舒服，只是覺得太勞累罷了，稍稍作點事，便腰

痛腿軟，喘不出氣來。」

老婦人卻又故意嘲笑他：

「你啊，你棉花店裏失火，燒包。兒子快回來了，你老太爺要捋着鬍子享清福啦，偏你又這樣，要死也得等個時辰啊。」

「你你你你……」他照例這樣訥訥一陣，爲了避免再談下去，他走開。他故意去找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作。缸裏並不缺水，然而他寧願去挑一些。而每當他站在井臺上，用長長的井繩拔着沈重的水桶時，他的腿就戰慄起來，他喘着，身子搖搖的，心裏暗暗念道：

「真是老了，站在井口，就好像自己要跌下去似的！」

而每當一雙水桶壓在肩頭時，他覺得兩隻桶好像比從前增大了，走起路來格外沈重，路本是平坦的，而他的腳下卻磕磕絆絆很不穩當。他們的生活過得很緊，地裏的生活須備短工，小小的生意還須支持。老婦人照常淘麥推磨，他也照常和麵掌爐，可是他卻常常忘記爐裏的燒餅應當翻轉，等聞到焦糊的氣味時，他纔知道自己剛纔是在夢中。

日子過得很快，半年過去，一年又過去。老婦人就常常納悶：「爲甚麼長庚沒有再來信呢？」她想，難道兒子的婚姻不成？即便不成，也該來信。她時常追問老頭子：

「那些打仗的可還在打嗎？」

「不知道，也許還在打吧，」老人回答，「反正他們要打就會打起來的。」

「那麼是因爲打仗信不通？你應當去打聽一下。」

「打聽？我向誰打聽？」

他不耐煩，不想談這些，他還是走開。

期待中的日子又過了很久，老婦人實在等得不耐了。她彷彿嗅到了什麼不好的氣息，她心裏作惡起來。她不能睡，也不能吃。她時常嘆息，流淚，罵老頭子，怪他不去打聽消息。她越見衰弱，她的兩個眼睛漸漸昏花，她沒有氣力再去工作。他們的小生意就不得不停歇下來。她終於病了，倒在匠上。她長夜不眠，偶一閉目，卻夢見兒子。她做了許多惡夢，她相信她的夢。許多夢只有一個解釋，她對於兒子的歸來是絕望了。當兒子第一次出門以後她也曾夢見兒子。早晨醒來，她第一句

話就是：

「我夜裏夢見長庚……」

「夢夢，我不聽你的胡說八道！」還不等她說完，他就截斷她的話。

她卻不管他聽不聽，還是把自己的夢境講出來。如今卻不然了，她把她的夢藏起來，她還想：「讓這個老昏君睡在鼓裏吧，這樣還好些！」她不再說話，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她的生命已到了最後的頃刻。老頭子心裏明白，他知道她的病不是藥石可以爲功的。有一天他忽然從外面跑進來，一進門就喊道：

「長庚到底又來信了。」

他手裏搖着一封信，那是他偷偷地從那個小小紅布包中拿出來的，他還把那封信重又封起來。他不等病人說話，就急忙自言自語道：

「我要趕快到外甥那裏去，叫他給我唸信。你等着，我回來一五一十講給你聽。」

他作出歡欣鼓舞的樣子，拿了一封舊信出去了。走出村莊，他纔覺得無可去處。他當然不到外甥那裏去。他順着大路向前走。秋天的原野在他面前顯得特別

蕭疎，世界真是空曠極了。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他來到了自己的田邊，他走向田中去。在那裏有一叢樹，是白楊樹，葉落枝高，只餘很少幾片不落的葉子在風中發出颯颯的聲音。那一叢樹下是一些墳堆，他的祖父母，他的父母，都在這裏長眠。他覺得很疲乏。他頹然坐在一個墳前，這是他父母的墳。他把頭垂下，抱在兩手裏，深深地嘆息一聲。他又仰起蒼老的面孔，看看藍天，天很高，他向遠方望，望到天邊，他彷彿看定了遠方一個什麼東西，他凝眸沈思。他想像那個多森林與野獸的邊界，那裏的一個山坡上，有一個孤零零的墳墓，他想，逢年過節，可有誰祭掃那座荒墓？淒風冷雨，孤魂伴枯骨，好不荒涼！……

他想得很多，他心裏沉重極了。看看日影，知道他在這裏已經消磨了頗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是足夠他從外甥的村子裏歸來的。他立起來，手心裏緊握了那封信，他還不忘記把那封了起來的信又拆開，他又踽踽涼涼地走回家去。

他像一個遊魂似地蕩進了大門，他想起他上一次從外甥家看信回來的情形。

但一到病人的面前，他就抖擻起精神，並且喘噓着，彷彿走了遠路的樣子，他堆出滿臉笑，搖着信，用高朗的聲音說道：

「外甥把信講得很詳細，他說，長庚媳婦已經生了小孩，是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子，正等待爺爺奶奶給孩子取名呢。並說，等孩子大些，就一同回老家來……」

他一面說着，一面望着病人的面孔，他看見病人臉上閃了一個微笑，他正想補充說，「長庚說從前來過幾次信，我們都不曾收到，大概是路上失落了，」還不曾說出，他就看見病人臉上的微笑早已變成了兩滴清淚，她慢慢把眼睛閉起來，永不再睜開。

他在這世界上完全成了孤單的。他的小小的庭院也成了一個摸不到邊際的空洞天地。他現在反倒有點迷糊，究竟兒子是在呢？還是不在呢？對於他自己所說的那些謊話，他簡直疑惑起來，他不再意識到那是謊話了。當他一個人在屋子裏不知如何安排的時候，他想起了那個紅布包，他打開了那些信，一頁頁地翻弄過去，彷彿他自己也是認字的一般。他想起那一封信，那是被他藏在牆洞裏的。他急忙掏出那土塊，抽出那封信，彈去了那封面上的塵土，鎖起門戶，帶着信到外甥那裏去了。

「給我唸唸這封信！」

他見了外甥，拿出信來，這樣吩咐。

外甥看了那信，覺得愕然，說道：

「舅爺，這不是從前看過的那一封嗎？」

「不管，你只要唸給我聽就是了！」

那外甥無可如何，只好把信攤開來唸道：

「……我是長庚的朋友，我們就像骨肉弟兄一般，……戰爭開始不久，這個地方便被毀了，……他的墳墓埋在豹子山的下邊，墳墓前邊立一個木牌，上書『亡友滿長庚之墓』……那地方很容易認識，那豹子山後有一座森林……」

回到家裏，他一個人忙碌起來。他在打掃屋子，他把許多零亂破爛的器物都堆在磨房裏，他把自己的衣物都搬到廚房裏。他把那座大屋子裏掃得光光的，連牆壁也都掃了，把比較完整的器物重又安排起來，他又打掃院落，掃除垃圾。村人們有的來看望他，本是來慰問的意思，但看了他那情形，就不能不問道：

「你老人家是忙些什麼呢？」

他並不停止他的工作，他一面忙着，一面回答：

「長庚和長庚媳婦，還有小娃娃，就要回家來了，我要給他們安排一個房間，叫他們住得滿心滿意。」

篇題 本篇是短篇小說，敘述一對農家老夫婦巴望兒子回家的故事。背景是山東，這地方常有人上東北去墾荒，故事裏的兒子就是走的這條路。他在那裏趕上了九一八事件。作者李廣田，山東省齊東縣人，現任清華大學教授。他寫詩，散文，小說，批評，有灌木集、金鑼子、詩的藝術、文學枝葉等。本文在金鑼子裏。

音義 【當門遮戶】當家。

【踽踽涼涼】獨自懶散的寂寞的走着的样子。踽，ヒビ。

【悞】ク，整扭，固執。常和「剛」字連用。【數量】アメカ一尤，數和量都是列舉，列舉錯處。隱喻。

普通用「數說」。【訥訥】ろ，又讀ろぞ，口吃和不大會講話的樣子。【棲身】安身。

棲，ク，同「栖」，息。【邊陲】エドモ，邊疆。【碩】アノ（語音）或ア（讀音），大。

【番邦】番原是一種外族的名稱，指吐蕃。後來用作一般的通稱，是輕視的口氣。這裏的「番邦」指日本。

【莫知所以】不知道什麼原故。

【抖擻】——ム又，奮發，振作。擻，搖。 【俊】——ユリ，又讀——ヨシ，漂亮。

【田畝文書】田契。 【門龕】——カマ，門框。 【兀自】——クダリ，只管，元朝用語，戲曲和舊小說裏

常見。

【壻】——ア，雞窩。 【杜】——カマ，通常寫「堵」，塞。 【掌燈】點燈。掌，拿來。 【匠】——カマ，炕。

【棉花店裏失火，燒包】自己的東西，無福消受，山東話。 【捋】——カマ，理。

【納悶】——カマ，不明白，懷疑。

【藥石】藥，草藥；石，礦物質的藥。這裏只指藥。 【爲功】見效。

【颯颯】——ム。 【凝眸】瞪着眼。凝，定住；眸，カマ，眼珠。

【垃圾】——カマ，或カマ。

討論 「一」長庚姓什麼？他爲什麼兩次離開家？——他父親愛他嗎？ 「二」長庚離開家，

上了什麼樣的地方？他在那兒生活怎麼樣？想家嗎？——爲什麼？ 「三」他怎麼死的？

「四」他父親怎麼樣知道他死了的？他母親知道嗎？ 「五」老頭兒爲什麼要跑了遠路找外甥

唸信？ 「六」老夫婦接到那封「出人意外」的信，他們覺得怎麼樣？ 「七」老頭兒怎麼

告訴老女人的？——爲什麼要說謊話？ 「八」他爲什麼藏起那封信？怎樣藏起的？

「九」他們一家子怎樣過活的？長庚走後老夫婦的工作受了怎麼樣的影響？ 「十」老女人怎

麼樣想兒子？老頭兒怎麼樣體貼她？她又怎麼樣體貼老頭兒？

〔十一〕老女人死後，老頭

兒爲什麼去叫外甥重唸那封信？爲什麼回了家要給「長庚和長庚媳婦，還有小娃娃……安排

一個房間」？

〔十二〕本文的主題是什麼？

〔十三〕本文的關鍵是什麼？

〔十四〕謊

話的作用在哪裏？

練習 〔一〕背誦或默寫「他作出歡欣鼓舞的樣子」一段和以下四段。

〔二〕指出本文裏倒

敘的部分。

〔三〕指出本文裏重疊的表現，說明重疊的作用。

〔四〕本文怎樣寫長庚第二

回離家？——爲什麼這樣寫？

〔五〕老頭兒第一回從外甥那裏回家，迎面見到老女人，爲什

麼要「切一切牙齒」，「偷揩一下眼睛」？

〔六〕老頭兒「拿了一封舊信出門」，爲什麼走到

他家墳地上去待着？

詩三首

我童年時的王國

蘇夫

我童年時的王國呢？

我的童年時的王國在戰爭裏倒塌啦。

我那個龜形的錫油燈呢？

——那個油燈曾端在姐姐的手裏

她剪了奇怪的人形

用它照在窗紙上

左歪右晃的奇怪的舞蹈。

我那個紫色的油漆小木凳呢？

——我曾經坐着它由早晨到黃昏

讀完了四年的國民小學校。

我那個紅紅的罐子呢？

——那裏面會裝滿了紅紅的醉了的棗子

我每天每天向裏面摸索。

那全是祖母的祖母留下來的啊。

——不知道裏面藏了多少叮嚀。

那耕種了收穫了

無數春秋的犁鋤和鐮刀呢？

那和我一塊長大了又生了小牛犢的

老黃牛呢？

那爺爺每年夏天都戴的

藤子皮編的大草帽呢？

都沒了啊。

都沒了啊。

被人家搶去啦，

被人家搶去賣到小貨攤上啦，

被人家拿槍把砸的粉碎啦，

被人家點一把火給燒光了啊。

那個終日隆隆地響着的磨房呢？

——我記起了那個跛腳人

像候鳥一樣的鑿磨者，

每年冬季在凜冽的北風裏趕到這裏，

兩片磨扇在他手下冒着火星。

我還記起了那個悲慘的故事：

我的一個遠房的妹妹，

受不了後母的虐待，

一天晚上

吊死在那裏，

她天天向着北風唱「小白菜，地裏黃。」

那個老鐵匠鋪呢？

鐵匠鋪門前的那棵大榆樹呢？

——鐵匠老伯鎚子下的火星

曾吸引了我無數童年的黃昏。

那個大門洞呢？

——那個大門洞裏睡着我的大花狗。

那個後花園呢？

——那個後花園爺爺會種滿了

煙棵，牽牛花，扁豆，絲瓜。

都沒了啊，

都沒了啊，

被人家點一把火燒光了啊。

我的哥哥弟弟們呢？

被人家牽去了，

像牽牲口的一樣牽走啦。

我的姐姐妹妹們呢？

受不了蹂躪，

到別處逃難去啦，

由一個地獄逃到另一個地獄裏去啦。

爺爺們的頭髮早就愁白啦，

白的像秋風裏的蘆葦。

奶奶們的嘴永遠述說着

悲哀和憤恨的故事。

爹和娘呢？

在不分晝夜的低着頭哭泣。

我的夢呢？

埋在灰燼裏啦。

我的回憶呢？

被戰爭攪碎啦。

我童年時的王國呢？

我的童年時的王國在戰爭裏倒塌啦。

離家

蘇金傘

從集上措回一筐煤，

——以後不能再檢柴了。

又帶回幾粒金雞納霜，

叫正在害瘧疾的兩個孩子吃了。

然後打滿一缸水，

夠一天用的。

於是告訴他的妻子說：

「家裏我真不敢住了，

以後請你多操心吧！

不過我希望

回來時

你們都還活着。」

從窖洞裏走出來，

孩子躺在牀上哭着。

妻子送到高岡上，

一再叮嚀：

「不打仗時

可要回家。

切記着常來信！」

他茫然的答應着

走了……

兩旁穀地裏，

蠶^o兒^o叫得正響。

他後悔不會捉幾隻

掛在牀頭，

好在他走後，

代替他

安慰孩子的寂寞。

希望

北原

希望從今年起，

世界上不再聽見礮聲，

人民都坐入

和平的會議室。

希望從今年起，

人民能真正使用自己的嘴巴，

不再是

屠板上的肉，

或別人穿用的木屐。

希望從今年起，

人民都忘掉歎息、眼淚，

把日子

當做糖果吃。

希望從今年起，

人民都笑着在陽光裏，

工作，飲食，

並欣賞自己的汗粒。

希望從今年起，

世界真的改變了，

人民都能從天國的音樂裏，

聽到

「人」的消息。

篇題

這裏的三首詩都是近年的作品，反映着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和痛苦。這些詩都很樸素。

比五四時代的詩還要樸素些，因為寫的是一般人民，不止於知識分子。前兩首的題材是農村，第三首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希望」。這末一首原有一段「附識」，說是三十五年新年寫成這首詩，「當時以極大的興奮歌唱祖國的重獲自由，和人類的即將到來的美麗的前景。」然而轉眼間一年過去了，不但飢餓和死亡的威脅沒有減除，人民的災難和痛苦卻更日漸加深了。這些詩只第三首有韻，但是不太規則。第一首的節奏靠重疊，第二首很短，詩行也短，節奏靠那自然而緊湊的說話的調子。三首詩都登在天津大公報上。第一位作者蘇夫，我們不知道。第二位蘇金傘，有詩集地層下，在創造詩叢裏。第三位北原，詩後面原記着「北平北京大學」。

音義

【王國】快樂的環境，快樂的生活，隱喻。

【倒塌】王國破壞了，像房屋倒塌一樣，隱喻。

【小白菜，地裏黃】「小白菜，地裏黃。七八歲時離親娘。好好的跟着爹爹過，又怕爹爹娶後娘。娶了後娘三年整，養個兄弟比我強。他吃菜，我喝湯，哭哭啼啼想親娘。」——歌謠。

【蹂躪】日又カレ，踐踏，糟踏。

【措】つへ。

【窰洞】北方有幾省人常在土山脚下挖些洞來住，好像燒磚瓦的窰似的，叫窰洞。

【蝸蝓兒】くそくそ，南方叫「叫哥哥」，秋蟲。

討論 「一」什麼是蘇夫的「童年時的王國」？

「二」他的家是怎樣的？

「三」他的鄉村

是怎樣的？

「四」他那「王國」是怎樣「倒塌」的？

「五」「倒塌」以後他的鄉村又怎

樣？

「六」他那「王國」現在還剩下些什麼？

「七」第二首詩裏的男主人爲什麼要「離

家」？

「八」他怎麼準備「離家」？——準備得充分嗎？

「九」他們夫妻的共同希望是

些什麼？

「十」他怎樣愛他的家？——從哪些事見出？

「十一」第三首詩裏「希望」的

是些什麼？

「十二」什麼是「天國的音樂」？什麼是「人」的消息？

練習

「一」背誦或默寫離家一首。

「二」指出三首詩裏的重疊的表現和遞進的表現。

「三」指出三首詩裏的隱喻。

政黨是幹什麼的

費孝通

那位朋友把手按住了額頭，「好罷，我來講一課書罷。我們知道民主政治是要以人民意見來決定有關大眾的事，可是要知道人民意見卻是件極困難的事。每個人對於每一個問題都有他自己的意見，各人的意見又可以很不相同。若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怎能根據人民意見來辦事呢？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整理意見』，將各種意見歸納成幾個主要的不同的意見，然後可以讓人民根據這幾個意見投票表決，尋出一個大多數人的意見作爲辦事的依據。

「於是問題是在怎樣去『整理意見』了。若是每一個人你說一句，我說一句，意見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實的方法是有個人起個草案，根據這草案，再讓人家批評，修改，編成條文。這其實就是政黨的一個重要任務。民主國家的政黨並沒有不變的『主義』，更沒有發起人的『遺教』必須被遵守的，他們每次選舉時都要臨時編出個綱領來。這些綱領就是整理過的意見。

「一個國家的人民因爲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個一致贊成的意見，

所以若干政黨便同時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相反的意見。最後每黨提出一個他們認為可能最合人民大眾意見的綱領來。人民就根據自己的意見去看哪個綱領最中意，中意哪個就投哪個黨的票。票子多的政黨猜中了民意，就可以掌握政權，去推行他們的綱領。政黨是一個整理民意的機構，他們實行的綱領必須是大多數人民的意見。

「政黨的第二個任務是推舉人才。有了綱領，若是沒有合式的人去執行，還是沒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個公民都有資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決不能個個都成爲總統。誰來選擇呢？若是每一個人都自己站起來競選，都是候選人，那又會亂烘烘的一團糟了。所以又要一個機構來推出少數候選人，然後讓人民來挑選他們所中意的。這裏又需要政黨了。政黨爲了要取得多數選舉票，所以必須盡力的去尋找出衆的人才來做候選人。這樣，有能力的人就有機會被挑中了。」

趁勞萊停一停，喝口茶的時候，我太太加了一句：「你這樣說來，美國政黨有一點像我們的薦頭店，薦頭店的老闆要熟悉哪一家的主人脾氣，性情，工作，然後去挑一個合式的老媽子送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們的確把我們的官吏當老媽子看的，稱他們爲公僕，有時還要很苛刻的對待他們。」勞萊很得意的點頭。

我們的談話於是轉入了家務。

那天晚上我記日記時寫下下面的話：

「民主國家的政黨不是一個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團，而是整理民意，推舉人才的政治機構。這機構的基礎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結社，自由言論；二是用選舉票來決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沒有政黨，可是政黨的積極貢獻也必須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現。」

本篇是說明文，說明一個民主國家中政黨的作用。作者費孝通，江蘇省吳縣人，留學英國，是人類學家和文化史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 1884—1942)的學生，現任清華大學教授。他的著作很多。有一本小書叫做民主·憲法·人權，潘光旦的序言裏「認爲可以當作一册公民讀本來讀」。書的第一篇是人民·政黨·民主，本文是第四段。前一段作者敘述和太太看完了威爾遜總統傳的電影，太太和他討論，問到「美國的政黨是幹什麼的？」恰好來了一位叫勞萊的美國朋友，太太就轉問他。本文就從這裏開始。潘光旦在序言裏說書裏

的「幾篇稿子寫得都很成功……因爲在孝通，這種寫法——用對白而穿插着故事的寫法——是一個新的嘗試。……談論民主政治的基本認識，深入淺出，意遠言簡，匠心別具，趣味盎然。」

音義 【紛紜】亂的情形。

【莫衷一是】沒有一種說法可以當做唯一正確的道理。衷， ㄅㄨㄛ ，適當。

【綱領】綱，綱上的大繩子，領，衣服的領子，都在重要的地位。綱領，譬喻重要的條文。

【粥少僧多】譬喻官職少，公民多，不够分配。

【薦頭店】介紹老媽子的店。薦頭，介紹人，吳語。北平叫媒人店，現在通稱傭工介紹所。

【老闖】 ㄌㄠˇ ㄨㄢˋ ，又寫成「老板」，南方話。北平叫掌櫃。這裏就指薦頭。

【自由結社】自由組織團體。

討論 【一】什麼是民主政治？

【二】政黨有些什麼重要任務？怎樣就誤解了政黨？

【三】政黨怎樣執行第一個重要任務？

【四】人民怎樣投票？

【五】政黨怎樣才能取得政

權？

【六】政黨怎樣執行第二個重要任務？

【七】爲什麼稱官吏爲「公僕」？爲什麼「有

時還要很苛刻的對待他們？」

【八】什麼是政黨的基礎？

【九】民主政治和政黨怎樣相

互的依存着？

練習 【一】勞萊爲什麼說「講一課書」？

【二】「必須被遵守」若說成「必須遵守」，通嗎？

——哪個說法好些？——爲什麼？

「三」爲什麼說到老媽子？

「四」勞萊回答女主人的

話的時候爲什麼「很得意的點頭」？

「五」本文除用對話的寫法外還用了什麼別的寫法？

海德公園

費孝通

九年前我在倫敦，初到的時候，我會打聽寓所的主人：「我想認識倫敦應該先到哪裏去？巴力門，還是唐寧街？」那位老太太搖搖頭說：「這種地方你去幹什麼？你得先上海德公園，在海德公園裏你纔能瞭解我們英國怎麼會有巴力門和唐寧街的。」她的意思是說造成英國政治的是英國人民的精神。並不是有了議會和內閣，英國纔得到民主的政治，而是人民有了民主的精神，纔有英國的議會和內閣。海德公園正是民主精神表演的地方。

多霧的英倫常使人懶得出門。可是我既然得到寓所主人的指導，不能不下個決心到海德公園去看看了。海德公園和英國其他的公園一般，並沒有太多的奇花異草，更沒有關在籠子裏的孔雀，祇是一片曠地，保留着一叢叢比倫敦年齡更高的林木。海德公園所以著名，卻是在園角那片寬闊的草地。每逢星期日下午，這草地

上有各色各樣的人，站在桌子上，椅子上，肥皂箱上，同時對着遊客演說。有些吸引着幾十到幾百個聽衆，圍得密密層層；有些祇有一兩個人，甚至一個聽者都沒有，還是提高了嗓子在說話。我憑着好奇心擠進了一羣人。那位演說的先生正在大發議論，說當時首相鮑爾溫是個僞君子，他說了幾個理由；臺下就有人接口，問他自己是不是僞君子？天下哪個人不是僞君子？另外又有一个人卻出來爲演說者辯護。很多人中有點頭的，有叫 *heari heari* 的（贊成的意思），也有氣得鬍子都翹起來的。毫不相識的人卻熱烈地互相辯論了一場。

一忽，又換了一個人上臺，大大地批評在離開不到五十碼的那個臺上說話的人的意見。對面那個是工黨，在這裏站起來的是保守黨。兩人唱對臺戲。聽衆裏有些人聽了一會不滿意，走到對面去了。同時也有人從對面走過來。

聽的人有話想講，隨時隨地可以站起來講。聽一陣，覺得沒有趣味，隨時可以走開。在海德公園裏真可說是議論紛紛了。幼稚可笑的，胡言亂語的，有條有理的，引經據典的……種種色色，無不具備。從立場說，有極端的保守派，有過時的傳道士，也有激烈的共產黨，真是無派不全。可是有一點，也就是我寓所主人要我去看

的一點，值得我們這些異邦人記得的，是在海德公園中，從來沒有人打過架，沒有人流過血，沒有人投過手榴彈，沒有人阻止過別人說話。即使沒有人聽你，你照樣可以直着戲嗓子發議論，沒有人笑你。我確曾看到一個沒有聽衆的演說家，而且據別人對我說，他是每星期日必定來的。大家非但不恥笑他，而且認爲這人不錯，自己認爲對的就得說。他每星期日可以來獨白，可是他卻不能強迫別人來聽他，更不能不許別人說，祇讓他說。他若這樣做，就不能在海德公園裏待下去了。

篇題 本篇也是說明文，記述倫敦海德公園裏演說的情形，說明英國人民的民主精神。本文在民主·憲法·人權的第二篇言論·自由·信用裏，原來題作我想起了海德公園。

音義 【海德公園】(Hyde Park)在英國京城倫敦(London)市的中西區，佔地三百六十四英畝。 【巴力門】(Parliament)英國議會，分上議院和下議院，上院裏是貴族，下院裏是各階

層的人民代表。議會是最高的立法機關，下院的權更重。 【唐寧街】(Downing Street)英

國首相官邸在唐寧街十號，英國內閣就在這裏開會。 【瞭解】瞭，力公，明。從前寫作「了解」，

現在常寫「瞭解」。 【內閣】英國政府是內閣制，內閣由議會內多數黨的領袖分任首相和各

部大臣等，組織起來，執行政務，對議會負責任。

【英倫】即「英格蘭」。

【園角那片寬闊的草地】在公園的東北角。

【鮑爾溫】(Stanley Baldwin, 1867—1947) 保守黨領袖。

【工黨】(The Labour Party) 代表中下層人民的利益的政黨，主張用溫和的手段改革社會，謀取勞工福利。工黨是英國現在的執政黨。

層階級利益的政黨。

【保守黨】(The Conservative Party) 代表上

討論 「一」作者「想認識倫敦」，為什麼想到去巴力門或唐寧街？

「二」什麼是「英國人

民的精神」？

「三」巴力門和唐寧街不是「民主精神表演的地方」嗎？

「四」海德公園

裏怎樣表演着民主精神？

——在演說的人是怎樣？在聽的人是怎樣？

「五」一個聽者都

沒有」，為什麼演說者「還是提高了嗓子在說話」？為什麼大家不恥笑他？

「六」為什麼「毫

不相識的人卻熱烈的互相辯論」？

「七」「大大地批評在離開不到五十碼的那個臺上說話

的人的意見」，是不是不客氣？

「八」海德公園的「議論紛紛」裏有哪一點最值得我們注意？

——為什麼？

「九」海德公園裏的演說家不能做的有些什麼事？

練習 「一」「海德公園和英國的其他的公園一般，並沒有太多的奇花異草，更沒有關在籠子裏

的孔雀。」這些話是什麼用意？

「二」本文三次提到沒有聽衆，是什麼用意？

「三」一個

演說的人「說當時首相鮑爾溫是個偽君子」，就有人「問他自己是不是偽君子？」又問「天下哪個人不是偽君子？」這兩句話問得有道理嗎？——原文「問他」以下的話並沒有放在引號裏，卻用了兩個疑問號，可以嗎？——用了疑問號，句義是不是鮮明些？

蛻變〔節錄〕

曹 禺

「左門緩開，丁大夫輕步走出。——丁大夫現在又蒼老許多，兩鬢斑白，前額已有深深的皺紋。笑起來嘴角有些癟進，顯得分外和藹動人。她的眼睛已開始不能視近，讀書寫字戴着一副非常精緻的無邊老花眼鏡，襯出她微微下陷的眼圈，彷彿已是五十開外的婦人。但她腰挺胸直，神色健壯，說話做事依然堅決有力。她勇敢地面對着多少憂患苦難。時常無言微笑，剛毅幫了她度過許多難關。慘痛的經歷使她更慈祥惺惺。她時常放下橫在目前自己的憂慮，殷殷關懷她所愛護的傷兵們的安危。從那大半來自田間的士兵心裏，她學得更誠樸單純的氣質。一兩樣簡單的表示，哪怕是一句話，一聲感激的歎息，都發自衷心的誠懇。每次治愈了一個傷兵，她就受着這樣深摯動人的安慰。這人情的溫暖使她忘記個人的安適，深切感到活着應該為一個偉大的信仰。只有如此，人才獲得精神的自由。

她現在仍套着醫士白衣，衣袋內藏有她的眼鏡盒，袋外露出一段聽診管。大衣下穿

一件深灰的細呢旗袍，頸上懸挂着黑絲線繫好的自來水筆。她現在臉上罩滿了憂慮，但見到那精神勃勃的李營長又頗爲興奮，欣然微笑。

李 | (突見她出來，莫名的欣喜。搶上一步，雄赳赳，鏗然一聲行了個軍禮) 丁大夫！(又跑過去)

丁 | (伸手，李熱烈地握她的手) 李營長！

李 | (笑得誠摯動人) 鐵川這次又得見您老人家一面，簡直是高興極了。

丁 | (仁慈地望着) 我也高興，李營長。

李 | (注視) 哎呀，您老人家瘦多了。

丁 | 嗯，這兩天沒怎麼睡好。

李 | 聽說您的少爺從山西回來，負傷很重。

丁 | (悵惘) 是，在前線不小心，胸部中了一槍。以後又轉成肺炎。好了，現在盲腸彷彿又有了毛病。

李 | 醫院事您還在管。(直率而熱誠地) 您太累了，鐵川不，不贊成。

丁 | (微笑) 現在的院長非常負責，什麼事都很順手的。

況西堂 李營長，昨天一夜丁大夫又沒有睡。

李 (非常關懷) 怎麼，少爺的病更重了麼？

丁 倒不是，因為這孩子——

況 昨天晚上，我聽說丁大夫又跟一個傷兵同志的老婆接生，鬧了一夜晚。

李 (猛將軍) 丁大夫，這不成！您太辛苦了！鐵川主張您得休息一下。鐵川老家就在附近，還有幾間草房。丁大夫，您要不嫌棄，叫我老婆親自來接您，住在我家，侍候您；叫我的母親給您老人家天天做她的拿手燉雞湯。(感激) 您不知道一提起上次您把血過給我，幾天幾夜不睡，硬救出鐵川一條命，鐵川的老母老婆一說就哭，一直忘不了您的恩典。

丁 (緩緩地) 我是不預備休息的。

李 不，丁大夫，您得去！(直爽的讚美) 我那個地方太好了！鐵川是個老粗，不懂得藝術。可是多少人說我們鄉下風景很好。雞也肥，豬也大，您去休息，您少爺也跟着去養病。我回頭就跟我的老婆說，叫她就來接您老人家。

丁 (頗為感動) 李營長，如果聽你的話，我去休息，那麼你呢？

李 (剛勁) 我要到前線!

丁 那麼爲什麼你們就要到前線打仗，辛苦，(微笑)我就到你家裏休息，喝雞湯呢？

(略停) 李營長？

李 回丁大夫的話，那，那是因爲抗戰兩三年，您實在太，太辛苦了。

丁 (搖搖頭) 不，你知道我的脾氣。(緩緩)在我們抗戰還沒得到最後勝利以前，我決不肯一個人找舒服的。

李 那麼鐵川，鐵川主張您該——

丁 哦，李營長，你還記得我說過，你們再開江西去，我還預備跟你們到前線，再做點事情？

李 記得，可是現在——

丁 (點頭)現在我還是預備去。(揚起眉)我只希望我那個小孩子的病有轉機，不過(戰抖)——萬一(向前望)——

李 萬一——

況 (安慰)這哪裏會？

丁 (淚瑩瑩然) 我想那個時候我是更應該去的。

李 你不要怕，這不會的。

丁 哦，我不怕，抗戰以來，我無論什麼事，從來不從悲觀處想。不過，到了這種時候，一個做母親的心總有點管不住——(用手帕擦眼淚)就是了。

李 (突然) 丁大夫，您知道前線比從前打得更好了。台州收復，廣縣收復，大莊收復，現在陽川又收復了！(驕傲而興奮)最近還要有更大的勝利消息。

丁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樂觀，高興。抗戰三年，軍事有辦法，國家有辦法，人心有辦法，局勢一天比一天好。(又擦眼)我自己一點私事算什麼？

李 (忽然) 報告丁大夫，鐵川倒忘了一件最要緊的事。

丁 什麼？

李 我們今天就要上船了。

丁 好！(鼓勵) 打——上前線！

李 這次鐵川所帶的官兵，大部都是以前從醫院轉來，重新編制的榮譽大隊。這一營人差不多都是在醫院受過您的恩惠的。

丁 那麼(微笑)都是我的老朋友了。

李 嗯，丁大夫，在我們上船以前，我們全體官兵都要見您一面，聽完您的訓話，再
回前線。

丁 訓話？你知道，我最不喜歡說話的。

李 這是我們全體官兵的意思，我們最低限度也要見您一面。

丁 他們在哪裏？

李 離此地三十里，高家村。

丁 你知道(看鐘)我現在沒有工夫分身去看他們。

李 回丁大夫的話，這一層請您放心。鐵川已經命令他們徒步跑來。

丁 (大吃一驚)徒步？叫他們跑三十里？

李 是，丁大夫。

丁 (忍不住)你怎麼這樣不知道時間寶貴，精力寶貴？你讓他們在上船以前跑這一
趟做什麼？

李 回丁大夫的話，其實也不是鐵川的命令，是他們自動非來不可。他們說怎麼也

得見您老人家一面上船，我想他們現在已經跑了一大半，說不定就要到院裏來了。

〔陸葳由左門上。〕

陸 大夫，丁昌又彷彿不大好，請您看看！

丁 〔對陸點點頭〕哦，哦。（回向李）那麼，只好這樣，不過你該先通知副院長一聲。

李 好，鐵川就去。再見。（敬禮）

丁 哦，（追上一歩）我的小孩他昨天還跟我說，要託你許可他，在你的部隊裏，一
同——

李 嗯。

丁 〔忍不住眼淚流下來〕唉！這有什麼用——一會再說吧，我現在（突停）——再見。

〔丁由左門下，李楞一楞由中門下。〕

〔條几上電話鈴響。〕

況 〔走去接電話〕喂，我是傷兵醫院。——找丁大夫？您哪位？哦，（客氣地）是您啊！是，她在醫院。——她的少爺？（皺眉）聽說是不好。嗯，我就請她去。

「況」到左門前輕叩。

（低聲）丁大夫。

（開門露出半身，低聲）什麼事？

有您的電話。

誰來的？

梁專員。

「況」悄悄由中門下。

「丁」大夫走出來，手帕堵住鼻孔，輕輕擤一下，眼眶裏含滿了淚水。

（拿起耳機）您，梁老先生，我丁大夫啊。——嗯，是。（不由得望望左門）我的小孩，

——還是不大好，熱度很高。——嗯，需要開刀，我已經請了胡醫官。（搖頭，哀感）

我不知道這個手術他靠得住靠不住。嗯，嗯。（咬唇閉目）嗯，——我現在只有

盡了做母親的——心！（手帕又放在眼上，驚訝）我？我自己？（苦笑，搖頭）不，我

自己動不下去手，——這（搖頭）這太難了。（點頭）我正在等着他。（望望中門）奇

怪，胡醫官到現在還沒有來。——太晚了，現在不能再找旁人了。（誠懇）不，不，

不。您不要來，您來也幫不了什麼忙的。——不，不要——（急按機鈴，終於廢然放下耳機。低聲向左門）陸葳！

〔陸由左門出。〕

丁 你找徐護士問問，胡大夫回來了沒有？（母親的聲調）怎麼樣了？

陸 他又昏昏糊糊睡着了。（欲下）

丁 屋裏有人麼？

陸 有。

〔陸由中門急下。〕

〔梁公仰由中門上。他近來面色益發紅潤，精力似乎更充足。臉上微微有些汗。除了頭上斑白的髮根少許脫落而外，看不出他比以前添了多少老態。他現在穿一身頗為整潔的黃軍服，腹部微挺。脚下依然是那一雙長統黑皮靴，但是擦得十分潔淨。他手裏拿一根棗木削成的粗巨手杖，進了門後，掏出一方白手帕揩臉。〕

梁 （同情地）丁大夫！

丁 您怎麼還是來了？

梁 (誠懇) 丁昌現在真要動手術麼？

丁 (低頭) 嗯。

[夏霽如由左門上。]

夏 丁大夫，胡醫官來了。

丁 哪兒？

夏 屋裏。病人樣子不大好看。

[丁忙由左門下。夏隨下。]

[徐護士由中門急上。]

徐 (二面走，一面對況講話) 況先生，你太太來了，在內科室等你。(一直走向左門，輕輕

叩門)

況 (對梁) 專員，西堂有點事。(梁點點頭)

[況西堂對梁略彎身，由中門急下。]

徐 (同時，低聲) 丁，丁大夫。

[胡醫官由左門走出。他神色焦急，眉梢間冒着汗，眼瞳不定，表示他心裏有些慌亂。]

他拿着聽診管，不安地敲着手。他穿着醫士白制服。

胡 什麼事？

〔丁低頭由左門出，似乎和胡大夫商量後，斷定病人情況十分惡劣危險。〕

徐 丁大夫，一百五十七號傷兵同志喊着非要您看他的病。

丁 〔呆滯〕一百五十七？

徐 就是那滿臉鬍子的那個——

胡 你沒有說丁大夫有甚麼？

徐 〔着急〕我說了。他病得快死，他現在還不肯吃藥，他說非丁大夫來叫他吃他纔肯吃。

胡 〔煩躁〕那麼，你請柳醫官去得了。

徐 不成，不成，他像個大孩子，誰去也不成。他鬧着非要丁大夫看他吃藥不可。

〔丁大夫彷彿聽見，慢慢向中門走。陸葳悄然由中門走出，立在門前。〕

胡 〔擋住她〕這不成，我去。（丁大夫又木然立着）你現在得看着丁昌。（欲走）

梁 胡大夫，你去也是沒有用的。你不懂，他們離家離久了，又恰巧有病，好容易見

着一個像母親一樣的人，鬧一點孩子脾氣，也是免不了的。

胡 不過，丁大夫現在——

丁 (彷彿突然由夢中清醒，堅決地) 不，我要去的。(對胡) 如果五分鐘我不回來，請你跟我的孩子動手術，不要等我。(急切地) 再等一下，他的病是絕無希望的。徐護士，開刀間預備好了麼？

徐 預備好了。

丁 (走了一步，又回頭向胡) 其實不等這五分鐘也可以！

胡 (爲難) 不過，丁大夫——

丁 好，我就來。

〔丁由中門下，陸微微擦着眼邊淚痕。〕

梁 胡醫官，我進去看看。

胡 可以。

〔梁由左門下。〕

胡 (突然抬頭，提起精神，對陸) 陸看護長，再檢查一下開刀室，快！

〔陸〕立刻由右後門下。

胡〔同時跑向中門，對外喊〕陳看護，趕緊找李護士，江看護，叫他們到開刀室來。（轉身跑一步，又想起，回來）陳看護，趕快把開刀室病牀預備好，——喂，叫你找謝護士呢？

外面 已經去了。

胡 夏小姐呢？

外面 在開刀間。

胡（跑到右後門）夏小姐。

〔夏〕由手術室出，同時由中門陸續走進兩個白衣的護士，捧着白布單，和放在白盤裏的其他消過毒的器械，一個一個走進右後門。

夏 什麼？

胡 電爐呢？

夏 點上了。

胡 返光燈？

夏 預備好了。

胡 謝護士呢？

夏 在屋裏。

胡 叫他們推病牀。

〔夏轉身走進右後門，立刻由右後門走出兩個白衣護士，推出一張空病牀，夏隨在後面。同時由左門沈重地走出梁專員。〕

梁 (微歎，低聲) 胡醫官，你看怎麼樣？

胡 我怕施手術已經太晚了，不行了。(又揩揩臉上的汗)

梁 爲什麼不早點動手？

胡 這個地方能動這種手術沒有幾個人，我出差，所謂的名醫都在旁的大城做自己的生意。我們的醫官又差不多都在前線，而且——

〔陸葳由右後門上。〕

陸 胡醫官，五分鐘差不多了，動手麼？

胡 不，不，等等！(一面又拭拭汗)我們再等她兩分鐘，就兩分鐘！

〔靜默。〕

胡 (轉對梁，解釋) 我要她在旁邊。您知道丁大夫是個寡婦，這又是她唯一的這麼一個好兒子。他這次傷重，又轉成旁的病。(不覺低聲) 我非常擔心，我覺得她，她在旁邊好些。

梁 胡醫官，我問一句痛快話，你覺得你的手術比她的怎麼樣？

胡 (老老實實) 那自然她的手術高明。

梁 (直快) 那麼，爲什麼她自己不——

〔丁大夫由中門靜默走上，後隨徐護士。外面有兵士們整齊的跑步聲，漸行漸近。〕

胡 啊，丁大夫來了。

徐 (笑着) 您看這幫傷兵，他們看見丁大夫掉眼淚，他們也跟着哭起來了。

丁 怎麼，還沒有動手？

梁 等着你。

陸 (對丁) 動手麼？

丁 嗯。(立着不動)

〔胡興陸〕正走進開刀室。

〔李營長〕非常興奮，由中門跑進來。

〔李〕〔敬禮〕報告丁大夫，他們跑到了！我的部隊跑到了！（丁不動）

〔梁〕噓！（指指左門，左門大開，李營長彷彿明白，向門內凝望）

〔丁昌〕睡在病牀上，被人推進，他熱度高，口焦唇乾，臉燒得緋紅，後隨夏齊如。

〔昌〕（一眼望見母親）媽！

〔丁〕（走近病牀，拉着他的手）昌兒。

〔昌〕（咬牙）媽，我——（微頓，氣聲）忽然有點怕。

〔丁〕（撫慰）不要怕，孩子，你開了刀就立刻會好的。（望一望推牀的護士，他們立刻向前

推轉）

〔昌〕（回頭）媽不跟着來？

〔丁〕我不想進去。昌兒。

〔病牀略停。〕

〔昌〕你來，媽。

丁 (微歎)好。(隨走一步)

昌 不，媽。你在旁邊看着會着急的。(牀又在動，丁昌忽忍不住)媽，(護士們又停住)

丁 (對他們)推進去。

〔病牀推進了手術室。

〕丁楞在那裏。

梁 丁大夫！丁大夫！

丁 啊？

梁 (輕輕撫拍着她的肩膀，如同對自己的女兒)你拿出勇氣來。

丁 (望着前面)我是。

梁 你該自己進去。

丁 不，不，(望着門不動)我怕看他的刀——萬一(微頓)下錯了。(淚幾乎奪眶而出)

梁 你，(鼓起勇氣)你該自己動手——

丁 我是想——但是(搖頭)我下不去手！

〔由右後門走進來夏霽如，捧着一隻白盤，上面遮着白布。

梁 怎麼樣？

夏 正上麻藥，就要開刀。

〔夏由中門下，門開時，看見門外立着許多院裏的人員，佇聽消息。〕

李 (無限同情) 丁大夫。

丁 (才看見) 哦，李營長。

〔二衛兵由中門跑上。〕

衛兵 報告營長，弟兄們已經在外面花園站好，等丁大夫訓話。

李 叫他們等着，丁大夫現在有事。

衛兵 是，營長。

〔衛兵望望，走向有陽臺的高門前，同時由右後門走進陸威。〕

陸 丁大夫，胡大夫請您去看一看。

丁 嗯。

〔丁進手術室。陸隨後進。〕

衛兵 (進了陽臺，對下面說) 諸位弟兄，丁大夫現在有事，諸位等等，她老人家就會出

來見我們。

「外面高呼：『抗戰勝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丁大夫又由手術室緩步走出。」

梁 怎麼樣？

丁 正在動手。

「外面又高聲大喊：『丁大夫萬歲！丁大夫萬歲！』」

李 (跑到陽臺前，立刻外面一個粗壯聲音喊：「立正！」突靜) 你們不要亂喊，丁大夫的少爺病重，正在開刀，小心驚動病人。(半晌，走到丁的面前，沈痛) 我們真難過，丁大夫，到了您最爲難的時候，我們沒有法子幫您的忙。

(點頭領情，用手指着椅子) 請坐。

梁 (低聲) 坐，坐。

李 (坐下) 唉！

「況與謝宗奮由中門上。」

況 (對李，低聲) 怎麼樣？

李 不知道。

謝 (關切，低聲) 有希望沒有？

梁 (指指立着的丁大夫，意思說不要在她面前問這句話)

〔況低聲和謝說了一句話。〕

〔丁立在右後門旁邊，彷彿在低聲默禱。〕

〔手術室門開，走進一個拿着白盤子的看護，由屋內穿過，大家一同望着他。幾雙眼睛隨着他的足步，直到他由左門出去爲止。〕

〔由中門跑進張營副，一個粗壯的紫臉膛的榮譽戰士。〕

張 (對丁敬禮) 丁大夫！ (丁大夫回首對他點點頭)

李 什麼事？

張 (立正) 營長，(走到面前，低聲) 現在已經十一點三刻，一點鐘準上船。要再晚一點，弟兄們就趕不上吃午飯了。

李 你沒有說現在丁大夫——

張 剛纔他們聽見營長說。

李 那麼告訴他們回去，等到打完了仗回來，再見丁大夫。

張 我跟他們說了，他們不肯。

丁 (回頭) 怎麼，李營長？

李 您不用管。(又走到陽臺前，對下面) 弟兄們，你們不要再等了(回頭看着丁大夫) 丁大夫說叫你們不要等，趕回去吃午飯，好上船。

外面一個粗壯的聲音 報告營長，我們情願不吃午飯！餓着也要見一次丁大夫，再上船！

李 (發脾氣) 不成，你們走，你們不能叫丁大夫——

丁 不，不，李營長，(惻然) 不要叫他們難過。(走過去) 我是要見他們的。(向陽臺走)

李 (看見她已走到陽臺，對陽臺下面) 丁大夫出來了！

〔外面歡呼：「丁大夫！丁大夫！丁大夫萬歲！」〕

張 (跑上前) 請丁大夫訓話。

李 (目視張營副，責止他，但——)

〔外面兵士高呼：「請丁大夫訓話！請丁大夫訓話！」〕

李 | (大聲) 立正！(外面兵士們齊聲立正)

丁 | (淒然) 諸位老朋友，我們忠勇的官兵同志，我今天說，說不成話。我——(這時忽然——)

[陸非常緊張，忙由手術室跑出來。

陸 | 丁大夫，丁大夫，胡醫官請你趕快進去一趟。

丁 | 怎麼？(忙由陽臺跑下)

陸 | (跟隨丁跑，一面說) 胡大夫要您幫忙動手。

[丁跑進手術室。

梁 | (同時) 怎麼？

李 | (跑下陽臺，同時) 怎麼啦？怎麼啦？

陸 | (已跑到手術室門口) 病人脈搏已經停止，胡醫官兩層衣服都汗透了。

[陸立刻轉身進去，大家面面相覷，靜默。

張 | (在陽臺上) 諸位弟兄，你們回去吧。病人開刀，經過危險，丁大夫現在自己動手去了。

一個山東兵士洪壯口音 不走！俺們要知道小丁大夫病沒有危險纔走。

張 你們難道不吃飯，願意等？

大家（同聲）不吃飯！等！

〔靜默。〕

〔李營長面色焦急，卻緩步來回走了兩趟。〕

〔風又吹來，帷幕輕飄飄地漲起。遠遠傳來單調的彈棉花的聲音。〕

〔半响。〕

梁 好長啊！

〔靜默中忽然有一個小孩的聲音，隨着口琴，非常悅耳地歡唱着：「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繼續唱下去。〕

況 這唱的是什麼？

謝 遊擊隊的歌。

〔門開，護士乙一言不發，由手術室走出，穿過屋內由中門下。大家眼睛又隨着繞了

一轉。

「外面隱隱聽見放爆竹的聲音。

李 遠遠的這是什麼？」

梁 爆竹。

丁 (不高興) 現在點的什麼爆竹！

況 也許人家辦喜事。

「由左門走出來護士甲，大家眼睛不自主又隨着他，直到他走進了手術室為止。

「電話鈴聲。

況 (接) 哪位？第十一傷兵醫院。哦——(對梁) 梁專員，您的電話。

梁 (接) 喂，我梁公仰——(望況) 斷了！(按了幾下機鈴) 喂，喂，喂。(對大家) 奇怪，怎

麼今天電話特別聲音亂，簡直聽不見話。(慢慢放下)

「遠處又有爆竹聲，並且聽見街市中喧囂異常。

梁 (微嘆)

李 (長歎一聲，坐下)

「忽然門大開，夏霽如和護士乙由中門進，走入手術室。大家眼睛隨他們繞了一圈，又

低下頭一聲不響。

「忽然門大開，緩緩走出來非常疲乏的丁大夫。」

丁 | (立在左門口，把頭靠在門框，摸着自己的額)

「大家楞住，不知消息是好是壞。」

梁 | (走近丁，無限同感) 丁 | ——

「門突開，一步走進胡大夫。」

胡 | (一手拭着汗，一面對丁，笑着) 恭喜！恭喜！

李 | 怎麼？(露出笑色) 胡大夫？

胡 | 大夫的少爺又叫丁大夫自己救活了。

梁 | (驚喜) 你 | ——

況 | (同時) 丁大夫，你 | ——

丁 | (突然哭泣起來)

謝 | (對胡) 完全好了。

胡 | 現在已經有完全好的希望了。

「大家驚喜得說不成話。」

「胡」又立刻向開刀室走下。

張（跑到陽臺前）諸位弟兄，小丁大夫又活了。（不由得）丁大夫萬歲！傷兵的母親萬歲！

外面（大喊）丁大夫萬歲！抗戰萬歲！傷兵的母親萬歲！我們請丁大夫再出來。

梁 恭喜你，丁大夫。

謝（跑到丁面前）你真是我們的英雄。

「丁大夫點頭領謝。外面連聲歡呼：「我們請丁大夫出來！」丁走了兩步，幾乎無力倒下。張營副忙上前扶掖。李隨在後，走到陽臺上。立刻外面呼聲震天：「丁大夫！丁大夫！」

丁（頻頻點頭，情感暫時激動得說不成話，一次再次舉起手，大家才漸漸靜下。她望着下面一片樸實可愛的面孔，緩慢而沈靜地）諸位老朋友，這幾分鐘，我覺得比一年還要長。（略重）幸虧諸位在我旁邊，你們不但增加了我的勇氣，並且無形中，是你們的榜樣，你們的力量，纔糾正我方纔心裏頭幾乎是犯定了的錯誤！（停，大家瞠目相

顧，低聲）謝謝諸位，現在我的小孩子平安了。（外面大歡呼，她揮揮手，人聲漸定。昂頭）五分鐘以前，我心裏想，如果他能夠再好了，我再也不讓他離開我，再也不許他到前線，再也不肯送他跟諸位一道出生入死的。因為想到一個小小的生命，從生下到長成，白日夜裏，無時無刻，加到母親身上的苦難。一個當母親的心會這麼可憐地自私的。（略停，四面望望臺下這一片誠摯動人的眼睛）但是那個時候我忘掉了你們。爲着一個做母親的私心，我把我們共同的大理想——一個自由平等，新的形式的國家給忘掉了。（各人互視，靜肅無聲。高亢地）同志們，我們這次抗戰，是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神聖戰爭，我們的敵人，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強暴敵人。這樣神聖的抗戰，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末一次了。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再毫無眼光，看不出奮鬥圖存的重要，我們的子子孫孫就會淪落到永世也不能翻身的地步。然而（挺起胸，斬釘截鐵）看到了！（微頓）奮鬥了！（微頓）戰勝了！我們就永遠打定下自由和平，一個理想新社會的基礎！（由心裏讚揚）同志們，你們纔真是我所崇拜的英雄。現在軍事勝利，經濟政治都有辦法，處處都是嶄新的青年氣象，這都是你們犧牲血汗，一次再次地

拋妻別母，爲着民族的生存，艱苦奮鬥的功勞！（停，非常留戀不捨地）現在你們又要走了！我看見了你們的榜樣，我怎麼能夠再顧念到一個小小的自己，不給我的孩子他應該得到的權利，不催他跟你們一道走呢！朋友們，（熱誠地伸出手）讓我們相親相愛地活下去吧！我希望我永遠配做你們的同志。（突然莊嚴地）在你們面前，我現在立誓，把我的孩子也獻給了我們共同的母親——我們的祖國！

「空氣靜默——突然爆炸似地大家歡呼起來：「丁大夫萬歲！」「丁大夫萬歲！」

李（感動）丁大夫。

丁（走下來）營長，我方纔說我孩子要求你的事就是這個。

李（立刻）我就辦。他什麼時候養好，請他隨時到軍部辦事處，隨時可以到前線來。

丁 謝謝你，李營長。

李 鐵川要上船了。

「突然附近有爆竹聲。

張 這是什麼！

謝 (欣欣) 大概附近民衆歡送諸位將士吧。

「同時外面集合號聲，在過道上彷彿有人連喊：『丁大夫！丁大夫！』」

張 (連忙立正敬禮) 丁大夫。

「張忙由中門跑下。這時由外面跑進來一個背了許多東西，臃腫異常，面頰紅得像一隻熟蘋果似的小兵，幾乎和他撞個滿懷。」

小兵士 (一眼找着了丁大夫，欣喜非常，氣都喘不過來，立正) 丁大夫！(立刻跑到她面前，喘着，傻笑) 你還記得我麼？(李營長咳嗽一聲，他回頭嚇了一跳，立正) 營長！(又回頭期盼似地望着丁)

丁 (驚喜) 你不是——小傷兵！

梁 (大高興) 小傷兵？(忙望丁一眼，轉向小兵) 你的腿——

小兵士 (驕傲地) 您不是叫我再上前線的時候來看您一趟麼？

丁 (憐愛地) 你胖多了。

小兵士 (點點頭) 嗯，我回了一趟家。(集合號連聲吹起，他回身望望，立即匆匆從胸前掏出一破報紙包，一面說，一面解) 跟您說不了話了，我又要走了。(打開包拿出一條小

得像女人手帕似的繡花紅兜肚，臍臍地）這是我奶奶——七十多歲的人，親手做的
一個小紅兜肚，叫我送給你的。

丁（接下去，笑着）給我？（小兵士忙點頭）給我戴？

小兵士（天真地笑起來）不，不，我奶奶說這是給小丁大夫的小大夫戴的。

李（笑起來）快走吧，小鬼。

「外面集合號聲和兵士們的排隊聲。」

小兵士 是，營長。（立正）再見，丁大夫。（走了一步，忽然轉身留戀地望着丁大夫，但又說不出話）您，您，（突然）您長命百歲。

「小兵士由中門跑下。」

丁（追到中門）孩子，孩子！

「鼓聲，號聲，領着兵士們整齊的步伐向前進行。」

李（跑到她面前）丁大夫，再見。（敬禮）

丁 再見，營長。

「李營長由中門跑下。丁跑到陽臺上，望着這一幫出發的再赴前線的兵士，悲哀而又

奮興，不住揮揚那小紅兜肚。

〔院外爆竹聲四起。〕

謝 怎麼到處都放爆竹。

況 奇怪。

〔電話鈴急響。〕

梁 〔跑去接電話，同時對謝〕謝先生，你出去看看。（謝點頭由中門跑下。況在一旁望着梁，彷彿在電話裏可以得到什麼異常消息）後方醫院——是我。我就是梁專員。什麼？（轉向況）又不通了，電話聲音亂得異常。（外面有賣號外聲，對話機）什麼？什麼？（回頭向況）況先生，你去看一下，外面有賣號外的。（況急由中門下。梁對電話）什麼？什麼？大都——大都克復？（狂喜）真的？——

〔謝與光行健由中門狂奔進來，拿着號外。〕

謝 〔大喊〕號外，號外，大都收復，大都收復！〔把號外交梁手，梁輕聲忙讀〕

〔同時夏由右後門跑出。〕

光 〔喜得狂喊，搖撼夏的肩膀〕大都收復，——大都收復！到處都是國旗！到處都是

爆竹！

〔光由右前門跑下。〕

夏〔狂喜，對手術室大喊〕大都克復！（又一路喊着跑到左門下）

梁〔看完，立刻跑到陽臺門前〕丁大夫，大都克復了！——

〔同時況由中門探出半身。〕

況〔喜氣盈盈〕專員，快來看！

謝〔拉着梁〕我們去走走，梁先生！

〔謝忙拉梁由中門下。〕

〔溫煦的陽光和悅地射滿了一屋。四面爆竹聲，鬧市歡呼聲，一直不斷。屋內靜靜的。手術室慢慢門開。〕

〔陽光下，望見這個飽經憂患，頭髮已經斑白的母親，緩緩轉過了頭。悲憫的臉上，歡喜的淚珠在眼眶內微微閃耀。〕

丁〔望前〕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

〔這時病牀慢慢推出。幕徐徐下。〕

篇題 本篇是戲劇。這個戲共有四幕，本篇是第四幕的節錄。這裏見出抗戰初期一個後方傷兵醫院裏的一位女名醫丁大夫在怎樣盡着她對傷兵的責任，又怎樣盡着她對兒子的責任。她是一個寡婦，丁昌是她的獨子。她的這兩種責任在衝突着，她卻在大家獻身於祖國的決心和行動裏調和了這個衝突。戲劇表現意志的鬥爭，本篇充分的表現了這種鬥爭。整個劇本也充分的表現着黑暗的勢力和光明的努力的鬥爭。

第一幕暴露一個省立傷兵醫院的黑暗，丁大夫被一位主任嫌惡，說她成天的找麻煩。這時候一位梁專員來視察，他是個熱心而認真的人。第二幕寫丁昌從戰地服務團轉到山西打游擊去，來向母親告別。恰巧一個小傷兵大腿受傷中毒，丁大夫要給他馬上開刀，母子倆只匆匆的分別。開刀沒有完，警報接着空襲，丁大夫卻不停止她的工作。梁專員也指揮着把病人移到安全的地方。病房震塌了，沒有傷着病人。警報還沒有解除，他拿出擬好了的關於醫院改革的計劃和丁大夫研究。這樣留下了本來決定辭職的丁大夫。第三幕寫醫院經梁專員徹底改革之後，「在短時期之內就開赴前線的後方，努力艱苦的救護工作。」過了整整一年半，大家的工作和效能，漸漸的上了軌道。「勤奮服務的風氣」已經養成，但是「勇於負責的進取精神」還不够。那位副院長總是抱怨客觀的環境，丁大夫不以為然，梁專員也不以為然。他竭力推動那副院長克服客觀環境，設法改造現狀。那時候前線戰事緊張，大家都擔心吃敗仗，但是結果是個大勝

利。一位李鐵川營長受了重傷，必須輸血，卻找不到同型的血。只有丁大夫和他血型相同，她就輸血給他。

第四幕寫「那前線醫院奉命把一部分有經驗、有學識、並且勇於負責的人員調回××大城，辦理一所規模更大的後方傷兵醫院。」這一幕裏交代了第一幕裏那些舊人物。梁專員向醫院的祕書況西堂說：

我告訴你，蟬要長成，他必須把從前的舊軀殼蛻掉的。蛻掉一層舊軀殼是艱難的，並且是痛苦的。但是爲着新的生命，更有力，更健全的新生命，這個小小的生物不但能忍耐，並且能忍心把他的舊軀殼不要的。我們的國家要在抗戰的變化中生長起來，這一些腐敗老朽的舊思想，舊人物，我們必須忍——心——蛻——掉！我們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敷衍，不苟且。我們要革除舊習染，創造新精神。在精神總動員之下，造成一個嶄新的青年中國。

這就是這個劇本命名「蛻變」的意義，也就是整個劇本的意義，也就是上文說的光明的努力。

作者萬家寶，筆名曹禺，湖北省人，曾任國立戲劇學校教授。他不但長於編劇，並且也長於演戲、導演戲。他的劇本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主要的表現原始的力量和運命的力量的衝突和鬥爭，可也表現現實生活裏的衝突和鬥爭，如日出和蛻變就是的，而蛻變更其是寫

實的。

音義 【蛻變】去又へ，蟲類脫皮變化，如蟬、蠶、蛇等。這裏用作隱喻，用意已在「篇題」裏說明。

【斑白】有黑有白。 【和藹】一，和氣一團。藹ハ藹，ハ，雲氣，煙氣。 【愷惻】ハ，和氣的，同情的。

【應】ハ，答應的聲音。

【怛惻】ハ，悲愁。

【陸葳】一，女看護長。

【擤】一，擤鼻涕。又寫成「醒」。

【梁公仰】專員。

【夏齋如】女學習看護。

【佇聽】ハ，站着等着聽。

【謝宗喬】醫院公務員。

【面面相覷】互相偷看，沒有辦法。覷ハ，又寫成覷，覷。

【彈棉花的聲音】第一幕開始敘述場景的部分描寫醫院的辦公室說過：「時時隔壁傳來空屋彈棉花的聲音，單調而遲緩，有如一

個衰弱的老人在嘆息。」用意跟這裏不同。

【瞠目】アム，瞪（ム）着眼睛直看。

【光行健】醫院職員。

討論 「一」丁大夫的服務精神是怎樣的？——別的「所謂的名醫」是怎樣的？ 「二」她的

人生觀是怎樣的？——對抗戰的態度是怎樣的？ 「三」李營長怎樣敬愛她？——爲什麼？

「四」小傷兵怎樣敬愛她？——爲什麼？ 「五」別的傷兵怎樣敬愛她？ 「六」丁昌是

什麼病？ 「七」梁專員來做什麼？ 「八」丁大夫爲什麼自己不給兒子開刀？——爲什麼

這樣？ 「九」她怎樣關心着兒子的病？ 「十」胡醫官的手術比丁大夫怎樣？——丁大夫

覺得怎樣？他自己覺得怎樣？ 「十一」傷兵怎樣影響了丁大夫？ 「十二」她對兒子有什

麼希望？ 「十三」她對中國有怎樣的信心？

練習 「一」爲什麼這個劇本叫做「蛻變」？ 「二」背誦或默寫丁大夫向李營兵士說的一段

話。 「三」本篇裏有幾個大場面？哪些緊張？哪些比較的平靜？這些場面是怎樣配合着的？

「四」哪一個場面最緊張？——爲什麼？ 「五」本篇裏敘述和對話在文體上有什麼不同？

「六」兵士們的話有些什麼特點？ 「七」分項舉出本文的宣傳的作用。 「八」丁大夫是什

麼樣子？ 「九」她一夜沒有睡，是爲兒子病重嗎？——爲什麼？ 「十」她爲什麼「不喜

歡說話」？ 「十一」本文裏敘述「遠遠傳來單調的彈棉花的聲音」，是什麼用意？和第一幕裏敘述彈棉花的聲音有什麼不同？

生辰綱

水滸傳

卻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箇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堦下道：「你常說這箇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悞。」

梁中書看堦下那人時，卻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的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

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箇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箇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箇壯健的廂禁軍，卻裝做腳夫挑着。只消一箇人和小人去，卻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

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遣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

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腳，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孀公謝都管并兩箇處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說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處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孀公，倘或路上與小人警拗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箇也容易，我叫他三箇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疏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箇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箇處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

貝，赴京太師府交收。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驚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

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箇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箇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腳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箇客人模樣，兩箇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子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箇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卻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箇廂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箇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

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箇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也嗔道：「你兩箇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卻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要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箇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卻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箇虞候口裏不道，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箇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箇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箇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鬻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箇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箇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

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箇客店裏歇了。那十一箇廂禁軍雨汗通流，都嘆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

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恨，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睡了，卻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卻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拿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箇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恨，兩箇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話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箇人沒有一箇不怨恨楊志。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卻監着那十一箇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里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腳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

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卻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裡是甚麼去處，你們卻在這裡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其實去不得！」這箇起來，那箇睡倒。楊志無可奈何。

只見兩箇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裡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裡停腳！」兩箇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里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有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箇不走的，喫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箇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

辯。」楊志罵道：「這畜生嘔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嬾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萬，都向着我啫啫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箇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箇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箇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里知道路途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剗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楊志卻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箇人，在那里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箇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里乘涼。一箇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箇人齊叫一聲「阿也！」卻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

「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里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箇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箇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卻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箇人道：「客官請幾箇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箇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

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里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里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不賣與你喫，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

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箇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箇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買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箇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鳥緊！看你不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鳥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里。」只見兩箇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箇椰瓢來，一箇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箇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箇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箇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箇客人把錢還他，一箇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尋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箇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箇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

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段囉唆。」

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箇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里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笑着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箇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願將這桶

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昏喫，陪箇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箇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箇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里肯喫！老都管先喫了一瓢，兩箇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箇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了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

那七箇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旁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箇人頭重腳輕，一箇箇面面相覷，都軟倒了。那七箇客人從松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箇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

唐三阮這七箇。卻纔那箇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卻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箇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箇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箇喚做「智取生辰綱」。

原來楊志喫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兀自捉腳不住。看那十四箇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里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箇死處！」撩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腳，尋思道：「爺娘生下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着時，卻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廝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嘆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

篇題 本篇是水滸傳演義第十五回的節錄，連上第十六回開頭的一段兒。第十五回的回目是：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這一回演義敘述宋朝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和夫人辦了金銀等等禮物十一擔，叫提轄官楊志押送到汴京，慶賀他的岳父當朝宰相蔡京的生辰。這批壽禮就叫做「生辰綱」。楊志忠心的小心的押送着這份壽禮上路，但是到底讓晁蓋吳用等七個「江湖好漢」用計劫走了。逼得他只好逃亡。

楊志是關西（陝西）人，將門之後，「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宋徽宗要建築萬歲山，差了十個制使到太湖邊搬運太湖石到京城，這叫做「花石綱」。楊志是其中之一。他不幸在黃河裏遭風翻了船，丟了太湖石，沒法交代，只好逃亡。後來朝廷赦了他的罪，他好容易湊了些錢到京裏運動官復原職。殿帥高俅是個貪官，十分糊塗，不識人才，大罵他一頓，把他趕出殿帥府。他流落在街頭，賣他的祖傳的寶刀。大流氓牛二要搶他的刀，給他殺了。官府定了他充軍罪，押解到北京大名府。梁中書看中了他，提拔他做提轄官。

梁中書名叫世傑，是當朝奸相蔡京蔡太師的女婿，做着北京大名府的留守司，兼管軍民政務。上年他也辦了一份金珠寶貝的禮物，叫人押送到汴京給岳丈上壽，路上被強盜劫走，一直沒有破案。這一次特別選了武藝高強、受恩深重的楊志押送前去。不料備辦禮物的事讓一位

好漢劉唐知道了，去報告另一位好漢晁蓋，要取這一筆「不義之財」。晁蓋和會出主意的吳用商議，又結合了五個人，定下了計策，劫取了生辰綱。——這段故事引出了後來梁山泊的頭領宋江。

水滸傳演義是演述山東梁山泊好漢宋江等一百零八人的故事的。宋江等三十六個強盜橫行南北，後來受了招安，見於宋史。但是他們的故事漸漸擴大、變化，人數也加到一百零八個。這故事是草澤英雄的傳奇，背景是「官逼民反」，目標是「忠義」。對君忠，對民義，所以要除暴安良，劫富濟貧。對朋友也忠也義，所以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一般人民恨貪官、糊塗官，想望英雄出世，所以這故事一直流行到現在，差不多有了九百年。寫定這故事的是太原人羅貫中（十四世紀在世），後來經過施耐菴還有許多人修改。現行的七十回本大概是金聖歎（十七世紀在世）改定的。書裏的白話主要的是明朝的，也許還有宋朝的，和現代的白話有許多不同。「演義」是就實事鋪張演述的故事。分回是「說話」（就是說書）的遺跡，「說話」或說故事，長的得分多少回才能說完。分回的演義或小說叫做章回體小說，和筆記小說對立着。

晉義 【生辰綱】唐朝中葉管理江河運輸的人把每十隻船編為一綱，叫做「綱法」。後來凡是轉運的大批貨物，需要編排車馬船隻的，都叫做綱。——原是壽禮運輸隊，卻就作壽禮講。

【北京大名府】宋朝的京城是汴京，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當時又稱為東京。大名府現在改稱縣，

在河北省南部，當時是北京。

【梁中書】中書令是皇帝的祕書長。這是梁世傑的官銜，北京

大名府留守是他的職守。

【貫】穿有孔銅錢的索子，引申爲錢數的單位。一一，一千個錢，

穿成一串兒。

【相公】宰相又封公爵，所以人稱爲「相公」。梁世傑帶中書令銜，中書令等於宰相，所以也稱「相公」。

【了事】能辦事，能幹。

【委紙領狀】委一張領狀，留下一張負責領運禮物的文書。

【悞】Ⅲ

誤。

【青面獸】楊志的綽（ヤクシ）號，他的臉上有一塊大青記，又勇武，所以人家給他加上這個帶頑笑的名字。綽號又叫諱（クシ）名。

【打點】安排，準備。這是合義複詞，但是「打」字意義很少，

差不多成了一個形式的詞頭。

【着落】命令，宋朝方言，後來公文裏只用「着」。

【廂禁軍】

保衛京城的軍隊叫禁軍。宋朝禁軍分編爲左右廂，又稱「廂」。大名府是北京，也有「廂」。

【太師】最高的官，君主的老師，宰相的尊稱。

【軍健】兵士的通稱。

【鈞旨】古代三十斤叫

一鈞，很重。「鈞」，可尊敬的命令，隱喻，敬語，現在說您的吩咐或命令。

【勅命】君主任

命官職的命令。勅，尊嚴的，Ⅲ敕。

【盜賊又多】蔡京握掌政權，貪污暴虐，各地方盜賊很多。

【恁地】日，如此，這樣。

【軍校】小軍官。校不讀「校」。

【廝】低賤的工役。

【行貨】商貨，這裏指禮物。

【誥命】也是君主任命官職的命令。誥，上告下。

【打拴】——戶，扣。合義複詞。

【揀】——戶，選擇，挑選。

【伺候】——戶，留心等候使喚。

【嬭公謝都管】嬭，奶。謝都管是饒蔡夫人奶的乳母的丈夫，所以稱為嬭公。他原是「太師府門下嬭公」，在梁家總管雜務和僕役，稱為都管。【虞候】管警衛的官。【蘇】——由。【夫

人行】——戶，夫人一邊。

【警拗】——戶，扯。

【提轄】管理訓練兵士、捉拿盜賊的軍

官。【干係】責任。

【勾當】事情。

【休】不要，別。

【擔仗】——戶，擔貨物用扁擔。貨重路長，更得帶一根木棍，有時候支着扁擔，休息一下。這就是仗。——戶，子。【一行】——戶，尤。

【趲行】——戶，趕着走。

【端的】的確。

【辰牌】從前的計時器是銅壺滴漏，時辰刻在水裏安

插着的竹箭或竹牌上，看水平面就知道時刻。——戶，辰時。

【須】略同「該」。

【俺】——戶，原

是「我們」的合音，也用作單數的自稱，——戶，我。北方話。

【洒家】——戶，我們，我，關西話。「咱」

原又讀——戶，也許是「咱家」的音轉，「家」往往表示複數，如「大家」。

【尷尬】——戶，

麻煩，進退兩難。

【不直得】不當，不該。

【強殺只是】最利害也不過是……。

【省得】——戶，曉——。

【兀的不】——戶，元朝方言，好像說「硬是，豈不！」「還不！」

【兀自】略同「硬是」「還」

【喏】——戶，

古時候見面拱手，嘴裏說「——」，表示敬意。這叫「唱——」。

【價】關係詞，詞尾，作用和「的」相同。

【江州】江西九江。

【阿也】阿呀。

【小本經紀】

——錢生意。

【濠州】安徽鳳陽。

【去休】——罷。

【足錢】一貫一千個錢，沒有折扣。

【胡亂】隨便。

【鳥】カニ，男子的下部，野話。不讀カニ。

【村鳥】——カニ，鄉下老。

【蒙汗藥】麻醉藥。

【他衆人】「他」的複數。本文裏不用「他

每」，「他們」，卻常用「他」做複數；用——，只有這一處。

【打緊】要——，仿語。

【不道得……】——說是……，莫說是……——好像說，「不必說在你算是『捨施了茶湯』，在我

們卻也救了熱渴，不是兩好嗎！」

【忒】たゞ，太。

【囉吽】カキカキ，麻煩。

【嘶覷】相——。

【聒噪】カキカキ，吵鬧，客氣話。

【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兄弟三人。

【涎】下云，口水。

【堂堂一表】堂堂，魁梧，雄壯。一表，整個兒儀表，相貌。

【十八般武藝】

明朝中葉政府招募勇士，有個李通會弓、弩、鎗、刀、以及「白打」等——，應徵第一名。

【比及】——起。

討論 「一」梁中書夫婦誰更注意生辰綱？——從哪些事上看？——爲什麼更注意？

「二」

梁中書打算怎樣運送生辰綱？——上年的生辰綱是怎樣運送的？

「三」楊志建議怎樣運送

生辰綱？——爲什麼？

「四」他第二次說「去不得」，是爲了什麼？怎樣解決的？

「五」

他們是什麼時候什麼天氣起程的？要在什麼時候趕到東京？

〔六〕他們起初每天什麼時候

起身，什麼時候歇下？後來爲什麼改變了？

〔七〕改變之後衆人在路上的情形是怎樣？誰

最先抱怨？怎樣抱怨？

〔八〕衆軍怎樣抱怨？

〔九〕老都管怎樣安慰兩個虞候？怎樣安

慰衆軍漢？怎樣向楊志發話？

〔十〕楊志怎樣回答老都管？

〔十一〕黃泥岡上誰先發見

那七個人？他們說是幹什麼的？

〔十二〕老都管怎樣譏諷楊志？楊志怎樣反應？

〔十

三〕那賣酒的唱的山歌是什麼用意？

〔十四〕楊志爲什麼不許衆軍漢買酒吃？

〔十五〕

那七個人怎樣買酒吃？怎樣饒酒吃？又怎樣下藥在酒裏？

〔十六〕那賣酒的怎樣做得叫人

不疑心？

〔十七〕楊志怎樣也吃了那酒？

〔十八〕

〔十九〕丟了生辰綱，楊志自己丟了些什麼？

〔二十〕丟了生辰綱，他打算怎樣？後來爲什麼

改變了？

練習 〔一〕本文富於戲劇性，如梁中書叫楊志押送生辰綱，楊志起先說「不敢不依」，後來卻兩

回說「去不得」，最後卻又應下，就是一例。試試指出別的相似的例子。

〔二〕黃泥岡一段裏

屢次說「歹人」，是什麼作用？

〔三〕黃泥岡一段的末了說，「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

又說，「卻怎地用藥？」「我」是誰，「你」是誰？

——這種說明不嫌直率嗎？

〔四〕黃泥岡

一段敘述「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緊接着說「六箇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里乘涼。」

爲什麼七輛車只有六個人？還是另有一個人在做別的事？

「五」黃泥岡前面一段裏說：

「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下文卻又說：「只見兩箇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這中間有矛盾。矛盾在哪裏？怎樣解決它？

「六」舊白話的條理往往沒有現在的白話清楚，試試把下面的句子改成現在的白話：「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箇壯健的廂禁軍，卻裝做腳夫挑着。」

「七」舊白話的句法有些和現在的白話很不同，試試把下列的句子改成現在的樣子：「我自坐一坐了走。」「客官請幾箇棗子去了去。」「你便剜做我七八段……」「八」怎樣叫「跨口腰刀」，「到來只顧喫嘴」，「一了不說價」，「擦衣破步」？

讀書雜談

魯迅

——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

因爲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裏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麼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爲升學，教員因爲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爲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尙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麼分別，並不見得高尙，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喫，那是多麼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強強強的，帶着苦痛的爲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

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牠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裏，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知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裏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文學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麼

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遊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喫力，因為不喫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只限於文學方面，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常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

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麼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裏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麼，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衆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裏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爲「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煩的銜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喫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嘗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麼呢，而

讀者因爲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越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爲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佔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糊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着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轡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馱子，空着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只騰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着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徵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

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只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只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勸本華爾之所謂腦子裏給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喫過乾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喫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喫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歷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麼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想恐怕是很有限制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

抵無用，只好先行泛覽，然後抉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篇題 本篇是演講錄，說明讀書的意義，還討論文學上一些問題。本文編在三閒集裏，這集子裏收的是一九二七年的「雜感」。魯迅先生是第一個用「雜感」來做批評和鬥爭的尖銳的武器的人。

音義 【手不釋卷】手裏不放下書本。古時候的書是一捲捲(リロ)的，所以叫做卷(リロ)。

【一葉】一張(兩面)。葉Ⅲ頁，但頁今通常Ⅱ面。 【博徒】賭——專門賭博的人們。

【暢所欲言】痛快的說出想要說的話。 【放達】不在乎，看得開。 【下意識】心理分析學

家發見人在意識之外還有——或潛——。自覺的行為屬於意識，不自覺的屬於——。

【銜學】誇耀學問。銜Ⅲ眩。

【給青年開書目】梁啟超胡適和梁漱溟都給青年開過國學必讀書和入門書的書目。 【張之洞

的書目答問】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清朝光緒年間做提督四川學政，編出這部書來

指導初學的人。書裏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列舉重要的書的書名、作者、和常見的版本，選擇得

很精當，用起來很方便。

【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本間久雄，現代日本文學理論家和批評

家。這部書有章錫琛譯本。

【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廚川白村，現代日本文學理論家，曾任日本帝國大學教授，已故。這部書講述文學創作產生的根源，有魯迅豐子愷兩個譯本。

【瓦浪斯基的蘇俄文藝論戰】瓦浪斯基 (Alexander Konstantinovich Varonsky, 1884—)，蘇聯文學理論家。這部書記載蘇聯革命以後關於文藝政策的論戰，有任國楨譯本。【格不相入】彼此抵觸，不能相合。

【鞍轡】——馬鞍兩頭翹（起）起，所以稱爲——。【旁徵博訪】徵求別人的意見，廣博的訪問人家的意見。這是從「——引」那個成語改造的。

【培那特蕭】 (Bernard Shaw, 1856—)。普通譯爲蕭伯納，英國戲劇家。二十二年到過中國，和魯迅見過面。【勛本華爾】 (Arthur Schopenhauer, 1783—1860)，德國哲學家。普通稱爲叔本華。

【陳年】保存多年。陳，舊。【騎牆】兩可，隱喻。【愛爾蘭】 (Ireland) 英國本部三島之一。

討論 「一」怎樣是「職業的讀書」 「二」爲什麼「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尙的事情」？

「三」「職業的讀書」是高尙的嗎？——爲什麼？ 「四」職業和嗜好爲什麼不能合一？

「五」怎樣是「嗜好的讀書」？ 「六」讀書不該「計及」「擴大精神，增加知識」嗎？

「七」作者怎樣指導「愛看書的青年」？ 「八」怎樣叫「泛覽」？ 「九」「現在中國有一

個大毛病，」是怎樣的毛病？

〔十〕「文學」和文章的分別在哪裏？

——作者的說法和現

在一般的說法一致嗎？

〔十一〕研究和創作是絕對不能相容嗎？

〔十二〕作者怎樣批評

那些給青年開的書目？

〔十三〕怎樣是「弄舊的」？

〔十四〕爲什麼看文藝作品要先看

選本後看專集？

〔十五〕作者認爲批評有什麼用？

〔十六〕他怎樣批評中國現在的批評

家？

〔十七〕那印度的比喻是什麼用意？

〔十八〕蕭說的意思是怎樣的？——作者怎樣

補充他的說法？

練習 〔一〕作者怎樣談到讀書？怎樣從讀書談到文學？又怎樣從文學談到一般的讀書？

〔二〕本文怎樣從平行的結構裏見出輕重？

〔三〕作者屢次聲明「並非」如何如何，有些什

麼作用？

〔四〕本文裏用了些什麼明喻來比喻讀書？

〔五〕怎樣是「靈魂上掛了刀」？

詩四首

城市

艾青

城市在前面等着你。

牠有酒館的氣味，
牠有汽車的氣味，
牠有車輪捲起的塵埃，
牠有泛溢的商業和標語。

牠將招待你，用吵鬧的市街，
用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欺騙，
用麻痹了的心腸。
像一羣野獸的蹲着，
城市在前面等着你。

生活

艾漠

我們的生活：

太陽和汗液。

太陽從我們頭上昇起，

太陽曬着我們。

像小麥

我們生長在五月的田野。

我們是小麥，

我們是太陽的孩子。

我們流汗，

發着太陽味。

多一些

田間

「多一顆糧食，

就多一顆消滅敵人的槍彈！」

聽到嗎？

這是好話呢！

聽到嗎？

我們

要趕快鼓勵自己底心

到地裏去！

要地裏

長出麥子；

要地裏

長出小米；

拿這些東西，

當做

持久戰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點糧食，

就多點勝利。

老是把自已當作珍珠

就時時有怕被埋沒的痛苦

把自己當作泥土吧

讓衆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

篇題 這裏是四首小詩，其中表現着城市和農村的生活的對比。城鄉的對比原來是個老的主題，但是這裏是摩登的城市，是新興的農村，對比起來就更不同了。城市更見得可憎，農村倒真見得可愛了。這裏還表現着一種新的生活態度。有了這種生活態度，就知道自己或個人不應該獨尊，自己也在衆人之中，並且衆人的大我到底比自己的小我大得多。艾青和田間是現在大家最熟悉的詩人，他們的經歷我們卻不知道。艾青有向太陽、火把、曠野、北方等詩集，田間有給戰鬥者等詩集。田間創造了作爲戰鬥武器的短小精悍的詩，全用說話的節奏來做詩；他多少受了蘇聯大詩人瑪耶可夫斯基 (A. Mayakovsky, 1894—1910) 的影響。魯黎有醒來的時候

詩集，泥土這一首卻是從泥土雜誌第一輯上鈔下的。他和艾漢的經歷我們也不知道。生活和艾青的城市都從孫望常任俠的現代中國詩選（一九四三）鈔出。城市是小詩四首之（三）。多一些是抗戰期中在陝北做的，在給戰鬥者裏。田間和艾漢的詩就是說話，可是還是相當的勻整。另外兩首雖然不像他們這兩首樸素，卻也是單純一路；詩形更見勻整些，泥土還押韻。

音義 【泛溢】過於滿的，超過需要的。

【隔膜】不了解。

【麻痺】—ㄇㄨˊ，—木。麻痺

癱，瘳，瘳。

【蹲】ㄉㄨㄣˊ，讀音，ㄉㄨㄣˊ，語音。彎下腿，坐（ㄉㄨㄣˊ）下身子。

討論 「一」酒館和汽車的氣味暗示怎樣的生活？「車輪捲起的塵埃」暗示怎樣的生活？「泛溢的商業和標語」暗示怎樣的生活？——這幾個項目是各自孤立着的，還是互相關聯着的？

「二」爲什麼城市裏特別見出「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欺騙」和「麻痺了的心腸」？「三」城市怎樣「像一羣野獸似的蹲着」？「四」生活的主題是什麼？——詩裏主要的項目（屢次提到的）是什麼？

「五」「我們」怎樣「像小麥」？又怎樣「是小麥」？

「六」多一些

裏的「好話」指的是哪些話？——是哪種身分的人的話？

「七」這首詩是對哪些人說的話？

「八」括弧裏的兩句「多一些」是什麼人的話？

「九」怎樣是「怕被埋沒的痛苦」？

「十」「讓衆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有什麼好處？

練習 「一」背誦或默寫頭兩首詩。

「二」城市和泥土都用對「你」的口氣，生活和多一些都

用「我們」的口氣，這兩種口氣在作用上有什麼異同？

〔三〕指出各篇詩裏的重疊和這些

重疊的作用？

〔四〕「城市在前面等着你。」怎樣是「等着你」？

〔五〕「泛溢的商業」

從哪裏具體的見出？

〔六〕「太陽的孩子」怎樣講？

〔七〕「我們流汗，發着太陽味。」

怎樣講？

